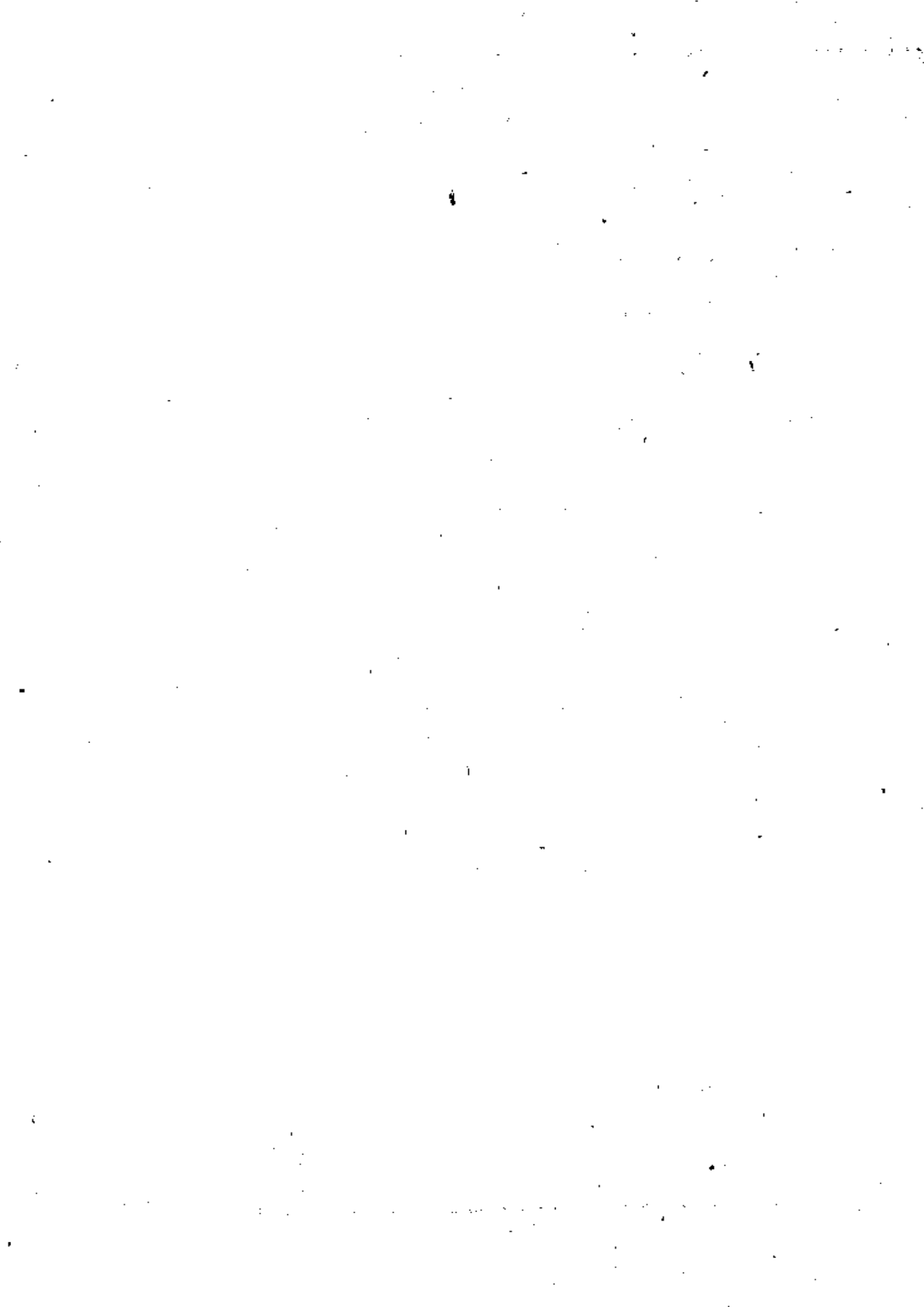


## 目 次

播州平野(叔嘉译).....	1
知风草(张梦麟译).....	159

# 播州平野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黃昏。妻子小枝往懸着古老挂鐘的飯厅桌子上，摆全家人吃晚飯用的碗碟。她開口問道：“孩子他爹，沒关系了吧？今兒晚上不用把灯光遮起来了吧？”

从飯厅外边的廊沿上，可以眺望到远在南方的安达太郎群山；那天整个下午都坐在那兒一声不响地抽着烟、眺望着山景的英雄，用他那素来不慌不忙的勁兒轉过身來說：“还不行吧……”然后他盯着小枝的脸瞧了一会兒，又說：“我看还是照旧，黑点兒就黑点兒吧，比較保險些。”

“——那倒也是。”

小枝順从地，沒有取下电灯上的防空罩，繼續摆她的碟子。

宏子守着靠桌子椅角坐着的四岁的侄兒健吉，正在打点他提前吃飯。她从旁听着弟弟和弟媳妇的对話，觉得那种悄声悄气、惊魂未定的神情，和自己的心境頗有一脉相通之处。

在日本东北部的此地，炎夏虽然快过去了，几天来还是酷热难当。粘土質的庭院地皮被晒得起了白花花的龟裂。每天早晨刚一过五点，在蔚蓝明朗的天空上就发出自天而降的轟鳴，大队的飞机就开始了空袭。

前天夜里、大前天夜里、八月十四日夜里，都是刚过十一点，空袭警报就响开了。一直到拂晓四点鐘，数百架 B29 重型轟炸机排成很多队，拥挤不堪地飞过了一点风也沒有的夏夜上空。

消息不灵的无线电台广播说，轰炸目标可能是秋田县。可是在富井全家疏散到这里来住的镇里，一个也没有听信了广播就放了心的人。就拿上次镇上的军事设备和火车站遭到猛烈轰炸的那回来说，遭受第一次的轰炸后过了好几分钟，才拉响了警报汽笛。

十四号夜里，行雄和宏子没有闭眼地守了个通宵。姐弟俩大敞着靠近防空洞那面的挡雨板，默默地坐在廊沿上。在前面，借着很晚才升上来的月亮的光，朦朦胧胧地可以瞧见徐缓起伏的耕地。趁着美军飞机通过的间歇工夫，街道警防团呼报着情况，其中还夹杂着一个人的声音。那清晰的细嗓门，拉着长声一句一句地拚命呼号着“敌——机——”的声音，使宏子听了不由得心里充满悲哀。前面是一块雾气弥漫的白薯田，再过去就是一片大池塘。那女人的断断续续的声音，就是打池塘对岸传过来的。那中年妇女的由于责任感而微微颤抖的绝叫，使宏子联想起那坐落在乡镇尽头的孤另另的、铁皮屋顶的住宅；联想起在那陈旧的蚊帐里，横躺卧倒的一群满身是汗的孩子们的睡相；还联想起一个老婆婆的睡脸……她知道，那户人家是没有成年男人的。

宏子时常要过去探望一下睡在蚊帐里的小枝和三个孩子。可是不管她怎样轻手轻脚，小枝总是要用安静而充满忧虑的声调对她说：“情况怎样？你们真辛苦啦！——孩子他爹还在那儿呐？唉，今儿夜里怎么飞机这么多呀！”

小枝的枕旁，放着一个遮掩得很严密的灯光，为的是一旦紧急，多少可以照亮脚下，好把孩子抢救出去。长得很漂亮的小枝，枕着白枕套，蚊帐的青色和灯光昏暗的阴影使她的鼻梁显得十分瘦削。

最后一批飞机队好象把耕地表面的一层土刮起来了似的，轟隆隆地从头上飞过去了。随后，任你怎样仔细倾听，空中只剩下一片寂靜。于是宏子觉得，混身上下一下子泄了劲似的。

“——看样子飞完了。”

穿着束脚裤的小枝从蚊帐里爬了出来，不胜其烦地摇晃着头这样说了句，然后把围在脖子上的防空头巾的紐带解开了。行凉鞋也不脱，站在台阶石上，点了根香烟，深深地吸进了去一口，吸得两颊都陷了进去。

十五号那天，开得比较晚的早饭快要吃完的时候，警报又响了。

“小型飞机呀！小型飞机呀！”

十二岁的伸一神情紧张，一边跑，一边往小健吉的头上包头巾，带他进了防空洞。大约三天前，附近的飞机場和軍事設備終日受到轟炸的时候，来的也是大队的小型机。

“媽媽，快点快点！还来得及，来得及！”

小枝的大女孩子正在生病，小枝抱着她坐到防空洞的最里头；一家人把亲手挖的这个防空洞挤得水泄不通。防空洞上边长满了夏天的野草。健吉待得不耐烦，脸上带出要哭的样子；于是宏子摘下一朵杂草里的野花，塞到他的小胖手里让他拿着，然后给他讲了个顺口编出来的故事。这天的空袭連續了三个多鐘头，到了十一点半，驟然間鴉雀无声了。

“奇怪呀，全都飞光啦！”

伸一站在洞頂，手里拿着望远鏡，张望着东西南北的天空，觉得很奇怪地大声喊着。到昨天为止，小型机只要一来，就要反反复复地轟炸，一直鬧到太阳西斜才肯罢休。

“会有这样奇怪的事。”

“大概是回家吃午飯去了吧，我看，早晚还得来！”

大家这样扯着，不过心里总是輕快多了；陆陆续續打洞里出来，又回到飯厅里来了。

“开飯不？还是听完广播再吃？”

今天得到通知，說是正午有重要广播，一定得听的。

“听了再吃也行，反正今天早飯吃的晚——姐姐，怎么样？不餓吧？”

“我无所谓。”

于是伸一眼睛盯着挂鐘，負責开收音机。不一会兒，传来了天皇的广播录音。

由于电压过低，致使那有气无力、咬文嚼字的声音非常不容易听清楚，所謂天皇的声音，对于伸一說来是非常出奇的；为了能听得更清楚些，他拚命調节那电鈕，对到最合适的地方，才勉勉强强能听出来說什么。健吉也坐在小枝的膝上乖乖地眨着眼睛。講了一陣子，就隱約听到“不得不接受波茨坦宣言”这样一句话。宏子本来是坐在靠近廊沿的地方，这时候就凑到收音机旁边去，几乎是把耳朵貼在收音机上似的听着。那广播詞虽然尽选用了些拐弯抹角、使人不易馬上理解的形式来表达，可是說来說去不外乎是个无条件投降的宣言。天皇的声音一断，宏子立刻瞰着弟弟和弟妹說：“听明白了吧？——无条件投降！”

接着，广播了一段《內閣告諭》。这段完了后，誰也沒吱声。过了好半天，行雄灰心丧气地哼出一句：“——真是誠惶誠恐的事兒啊。”

到了这时候，宏子忽然发现四下里寂靜得出奇。——八月正午的大气在炎暑中燃烧。漫无止境的热气在耕地和山区瀰漫着。整个鎮子悄然无声，一片死寂。

是啊！八月十五日的正午起到下午一点鐘，日本全国都靜悄悄地屏气吞声，而正在这个时候，历史无声无息地掀过了它的巨大的一頁。令人窒息的悶热和凝固了似的沉默籠罩了整个日本，連这个偏僻的东北小乡鎮也不例外。它仿佛是象征着：曾給宏子个人的生活也带来痛苦的残酷的历史正在咽它最后的一口气——宏子兴奋得心弦顫动，一时簡直压抑不住。

小枝抱着健吉走到廊沿里，暗地里抹一把眼泪。难以形容的安心和沮丧的情感，从她那彻夜不脫束脚褲的主妇打扮的背影上流露出来。

伸一那晒得黝黑的脸上带着仿佛受了惊似的表情，看看爸爸，又看看宏子，問道：“姑姑，仗打完啦？”

“完了呀。”

“日本，打敗了嗎？”

“啊，敗了。”

“真的无条件投降啦？”

宏子看到少年的純淨无垢的面孔上带着把这事当作事关本身荣辱的表情，她不由得感到孩子很可怜，同时也感到漠然的恐惧。伸一本来是坚信不移地認為日本是会打胜的。——宏子考虑了一会兒，慢慢地对侄兒說：“小伸，到今兒为止，你的学校和別的地方不是都告訴你，咱們日本会打胜嗎？——姑姑有好几回想跟你講点真情实况，可是又怕講的跟你在学校听来的正相反，你年岁还小，会把你搞得不知道誰說得对，反而不好，所以姑姑一直忍住了沒談。”

战争的十四年間，自始至終行雄一家子是繞着慘禍的边緣度过来的，仅仅蒙受了极小的損害。一家之主的行雄，由于身体上有輕微的缺陷（其实对他本人并没有多大妨碍），而得以免服



兵役。这是他們之所以能够过着这样生活的决定性的原因。行雄是个所謂和平建設的建築工程師，遭受到經濟封鎖，手頭本來很拮据。可是沾了点普遍性的通貨膨脹的光，总算对付着活下来了；打一年半以前，全家就疏散到从前祖父在世的时候度过晚年的乡下房舍来过日子。

在战时，宏子对于那些新聞报导或者大本营发表的公告不止一次地感到疑問。对某些事情也时常認為野蛮，和难以忍耐的悲惨。她是个直性子人，想到什么就說出口；行雄听了她的見解，有时候也一面噴着香烟，認為有道理，可是有时候也說：姐姐未免思慮得太多了。象咱們这些人，反正是不能左右大局的，人家告訴什么就不声不响地听着算了。他一边这么說着，有时候眼睛里还露出阴暗和激憤的神色。随着战争的进行，行雄的这种心理状态更有所滋长。宏子于是覺得，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孩子談一些什么話，也可能会加重行雄的精神負担，所以她也就把来到嘴边兒上的話压下去了。

十五号那天，平靜无事地度过了下午，黑夜来临了。全村依然籠罩在麻痺了一般的寂靜里。

第二天，宏子在好久沒有享受到、反而覺得不习惯的和平的光明里，把一直穿在身上的束脚褲脫掉了。她开始坐下来給押在网走監獄中的丈夫重吉写信。她面对着的这张桌子，是早已去世的祖父心爱的遺物。当宏子还是个小女孩、祖母还在世的年月，这张桌面上曾經整整齐齐地陈列着紅銅小水盂和中国制的硯台。而現在，桌子上面凌亂地放着伸一在由于空袭而不上学的期間自修用的粗劣的講義，还有健吉啃剩的老玉米什么的，生动地反映了如今在這兒生活的年輕一代的乱糟糟、鬧哄哄的日子。

宏子刚写下几个字，就搁下笔陷入了沉思。

……在网走那又高又小的窗子里面待着的重吉，八成已经知道战争打完了吧？重吉在狱里已经过了十二年了。今年六月里，当他还没有被押送到网走去以前，他曾经隔着接见室的铁栅窗笑着对宏子说：“这回的疏散也就是半年吧，往多里说也不会超过十个月……”仿佛在当时就已经把今天的局势预见到了的重吉，他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来听战争结束的消息的呢？想到这里，宏子简直觉得凯歌已经涌到了嗓子眼儿，堵得气儿都喘不上来了似的。

过去十二年的岁月里，宏子给重吉所写的信不止一千封；这些信当然是全都要经过检查的。在其间他们摸索出一种文体：用一种变通自如的表现法，使对方体会到真情；在叙述自然的各样景物的时候，也能将夫妻间的微妙情谊包含进去。可是今天宏子刚一动笔，却感到自己在不知不觉间熟练起来的可怜的“写信技巧”，反而变得碍手碍脚了。宏子想作为这封信的要点明确地问一句话——只消一行就可以。可是现在还不能写。想写的就是这么一句：“你什么时候回来？”唉！说真的，重吉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得来啊！

在这十四年的岁月里，日本在治安维持法的原基础上，还加进了由纳粹德国搬来的预防拘留所制度，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根据不久前所发表的波茨坦会议的决定：压在弹丸之地的日本头上的这块大石，必须马上除去，把它粉碎掉。可是日本的统治者们会怎样做呢？他们吃了这么厉害的败仗，现在还想采取一种使劳动人民不易立刻辨明真象的形式来说明它。从这些做法里，很可以看得出，他们是仍然在转着鬼念头，想尽办法死不肯撒手那根原来拴在人民身上的绳子。所以，对于治安维持法，他

們又会玩些什么花招，在什么範圍內用什么手段来处理它，誰也不敢逆料！

宏子之所以停笔写不下去，就正是因为对于这一点不胜忧虑之故。要不是亲身体驗过的人，那是几乎想象不出这种不安和戒心是多么痛苦的。給重吉的信里，甚至象“对停战感到高兴”之类的话，都不敢坦率地表达出来。如果稍不留意在信中透露出一星半点，都会給重吉带来危难；必須要警惕啊！作为妻子的宏子如果赤裸裸地暴露自己的感情，就很可能引起他們在暗地里对重吉身上直截了当下毒手。而重吉为了维护生存的最起码条件，他是必須頑强地斗争下去的。在这种心境下写到紙上的一行又一行，那真是費尽了心血，絞尽了脑汁啊！宏子清清楚楚地想象得出：那剃光了头、穿着砖头色囚服、可是眼睛里却充滿了对光明前途的无限信心的重吉，当他拿到这封信——妻子的心血结晶的时候，他将怀着什么样的心情来回顧这些岁月啊。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两地隔絕，而两人的心却結合在一起。現在，局势是急轉直下了，宏子深深地感觉到，他一定感动到了极点，然而在极力控制着自己。

宏子所面对的桌子前方，是一扇紙門；外头，就是那直到前天夜里还吓得整夜不敢上挡雨板的廊沿。在那兒，仍旧乱丢着好几个包裹、背囊、装着粮食的汽油桶之类的东西。胡乱地拉上了一两扇挡雨板，从它的窟窿中，一道炎热的阳光象条箭似的照射到昏暗里来，正好照到一个用細繩捆得紧紧的小行李上。

那是七月下旬的事了：靠写文章为生的宏子决定离开东京到重吉坐牢的网走去过日子。前些天，由于她事先什么风声也沒听到，所以照旧把写給重吉的信寄到东京巢鴨監獄了。結果，信被退了回来，上面附了一张監獄写的便条，写着“該犯已被押

送去网走”的字样。宏子看到了在粗劣的紙上，用发渗的墨水写的“网走”这两个字的时候，顿时感到自己苦熬到今天的这点子劲头兒一下子都跑光了似的。——网走！过去仅仅听说过有这么个地方就是了，此外对它什么也不知道。虽说日本国土狭小，可是，被押送到那里去的重吉和在东京的自己之間也有几重河山相阻隔。当时空袭越来越頻繁，风传着将会有登陆战，誰敢說这几重河山不能把两人隔絕异地，几年見不着面呢？

宏子那时候还一个人住在东京的弟弟的家里看家。她于是火速地把住宅作了善后处理，好歹先跑到东北的这个小市鎮来了。在这兒，她每天跑到六七里开外的車站以及交通服务社去等待买船票，好渡过津輕海峡，一面作着旅行的准备。

小鎮的山色到八月就开始有变化了。而网走是在更加靠北的地方，可以設想，那里已进入秋霧弥漫的季节。宏子渴望着在从鄂霍次克海吹来的暴风雪遮断航路以前，好歹能渡过海峡到北海道去。她取出一些防寒衣物，在夏日的夕阳里收拾着行李。她将要去的是举目无亲的地方；她想象不出在那里的生活将是怎样的。保护观察所的官員，反复地警告过宏子，严禁她到那兒去以后和任何人来往。而在那时候，即使空着两只手去作渡海旅行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就更談不到携带什么成件的东西了。不过宏子既然下了决心，她就認定一定要住在网走，所以每逢青森遭到空袭，她就十分心急；急的是，青森市被烧毁，一大半运输船就都不能派用場了。

宏子一面把写着“只要今天船票到手，明天就动身”的信箋往信封里装，一面不免納悶这些行李是否能过得去海。本来，在东京有个热心帮忙的熟人，很关心宏子到网走后会无依无靠，曾给她介紹了一个住在离那兒不远的个城市里的人。等了好多

日子那人才来了一封回信，只是一张明信片上了草地写着几句这样的话：“现下这里也遭受到空袭了。熟人们有的疏散，有的死亡了。实难遵照尊意给予各种便利。建议您向尊夫妥为解释，中止此行为宜。”

那句“向尊夫妥为解释”云云，说得倒象宏子要远行似的。从这洋溢在明信片上的气氛，宏子仿佛亲眼看到了那位所谓“篤实恳切”的绅士，被临近身边的战祸威胁着，忽东忽西、慌里慌张地四下里看着的神情。当然罗，他一定是尽可能避免多管闲事，尤其宏子又是女的，而且身上还有许多麻烦事，他自然更懒得管。

宏子在这里只不过是在弟弟家里临时住几天，可是当地的特高警察<sup>①</sup>却把那个时期到弟弟家里串门的那些客人和她的关系都一个不漏地盘查到了。警察局的人曾怪亲切地对小枝说，如果家里临时来了客人，只要把姓名年岁写给他，他就发给应急米；小枝高高兴兴地照办了。等到后来那个特高警察一来，指名道姓地查问了一些不相干的人的事；事后一想，都是替他们申请过应急米的那几个人……“原来是这么回事！”小枝一边说，一边扬起眉毛，缩了缩脖子。

尽管有这许多麻烦事情，宏子还是想要到网走去。

宏子站起来去取粘信封的浆糊，忽然听见从饭厅传来陌生的男人说话的声音；看起来那人酒喝得挺够劲儿，大声嚷着：“嗯！谁说不是！要不是沾这个特殊时局的光，咱谁也不会轻易下决心到这个地方来！”

接着是行雄安详地回答了几句什么。

“反正，事到如今，除了喝他几盅，什么法子也没有啦！真是

---

<sup>①</sup> 即特别高等科的警察，特别高等科是日本警察署内的特务机构，简称特高科。

活見鬼，太不象話了。——怎么样？来一杯！咱的酒，可不簡單，是原鑄兒的。一点兒也沒摻假的……老兄，怎样？賞賞臉陪一杯也好嘛！”

宏子穿上木屐，从杏树背蔭繞到厨房来了。小枝蹲在半边高堆着木柴的土間<sup>①</sup>里，傾听着在飯厅里进行的对談，一面剝着土豆的皮。宏子問了句：“来客人啦？”

小枝点点头，作出一付无可奈何的神情。

“是誰呀？”

“与田的音先生。”

这个姓音的，是在当地商品管制公司做事的一个人。

宏子带着小健吉，到大街拐角的邮局去发信。这里的街道十分寬闊，带有由明治时代的开垦村，演变而成为市鎮的那种派头。直到昨天为止，軍用卡車和摩托車还曾經在这条寬闊的大道上风馳电掣；而今天，它們都銷声匿迹，一輛也不見了。路面白花花的，堆积着尘埃；靜悄悄的，沒有人影。在好象被压扁了似的低矮的房屋和房屋之間，有一些黃瓜田和南瓜田，再往远看，三春山遙遙在望。

宏子发完信，順着杂草道走回来的时候，看見打那被繁茂的杉树遮着的大門里走出来的、穿着衬衫的行雄的背影，音先生用胳膊摟着他的肩膀。

从十五号那天起，广播电台停止了全国的娱乐节目，不分昼夜地反复广播对陆海軍人解除武装的告諭，和对預科練<sup>②</sup>、各地

① 日本农家建筑，进門是泥土地的“土間”，在这里脫了鞋到鋪木板的“木板間”，再进去，就是鋪席子的房間。

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本海軍飞行預科練習生的簡称。

在乡軍人的訓諭；在这些广播之間，穿插了关于炸毀了广島长崎的原子彈的說明，講到了它所引起的灾害有多么大，它的威力又是多么可怖一类的話。然后又广播說，經濟情况是安定的；这是为了防止銀行挤兌。隨着又有农林大臣的关于粮食問題請放心的广播。文教大臣跟着也广播，命令大家把日本重新建成一个和平的、有高度文化的国家。一个公告接着一个公告，那收音机仿佛一刻也不肯偷閑似的，在宏子她們这个村鎮里連續不断地响着。每家都把收音机一直开着，热心地听。——然而刻画在每个听众的脸上的，是一种难于形容的极度的茫然和疑惑的神色。……本来嘛，到現在为止，政府讓人民遭受到数不尽的苦難，嘴里嚷嚷着：“必胜！必胜！”——用根繩兒牵着人民往前跑；現在繩子忽然断了，他們就赶紧趁人們还没有由于反冲的力量而向后倒退，又掏出根繩子來說：“来！这回攢住这根！”——請想想看，人們的心里将会作何感想？

富井的家里半年来头一次把电灯开得亮晃晃的。它把那熏黑的历时已久的粗大柱子和木板間的各个角落全照亮了。大伙兒出其不意地发现，那圓溜溜的压咸菜用的大石头，不知哪年哪月滾到厨房里那頂着屋頂的碗架子旁边去了，于是不由得大笑起来。宏子拿运动衫代替正式上衣穿着，这种还不大习惯的光亮，使她感到自己的身体輪廓一下子变得明显起来。井傍的电灯也点着了。所以不管什么时候从廊沿上走过去，都能从鑲在挡雨板上的玻璃窗中清清楚楚地望見深夜中的荒蕪的有花坛的庭院，闊别已久的光明，把家中的每个古老的角落都照得面目一新，使它們呈現出生气。而这光明，同时也照明了几百万戶人家的爐旁的空坐位；應該坐在那里的那个人，永远也不会再回来了。当强烈的光綫照射到木板間的时候，宏子在感到欢喜

的同时，这个念头也在她心中一闪而过，使她感到极度的悲哀。

夜里的光亮造成一种气氛，使人越发感觉到政府的广播既不可靠，技巧也拙劣之至。就在这种情形下，鈴木貫太郎內閣垮了台，东久邇上台組織了內閣。

## 二

宏子在往一根竹竿上晾她刚洗过的单衣。竹竿的一头穿在杏树横枝上绑着的粗繩圈里，另一端架在堆房的房檐下。

小枝在堆房里挑檢着腐烂的土豆。那年有一个时期雨連續下得不是时候，当地的麦子和土豆都受到了很大的伤耗。光脊梁上背着个內盛杀虫剂的噴霧器的五兵卫，站在堆房的格子門旁边，指点着小枝怎样处理那些土豆。

过了一会兒，看来他們之間改变了話題。只听得小枝在东京話里夹杂着手話，用她那特有的娇声娇气的調子惊叹着：

“啊，是嗎？吓煞人哉！”

宏子把第二件洗好的衣服落在胳膊上，走过来正要往竿上晾，小枝叫了她一声，对她說：

“听说团部里正在那兒分东西哟。只要能拿得了，什么都可以随便拿走。听说有人弄到一輛汽車，还捎带上一桶汽油呢。——真是了不起。”

富井家的住宅，接近开垦村的南端。团部駐扎在北头，五兵卫的家住在小鎮的北角，离联队很近。战争时期，大兵們肚子餓了或是想喝茶的时候，就滿村子乱串，才不管你是什么人家。象位于南端的富井家也免不了受他們的光顧，登堂入室，一屁股坐在



廚房的台阶上，要茶要水的。不过，八月十五日以后，大兵們就走一条道兒了；那就是打团部驻扎的地方通到市内車站的堤下，那条六七里长的唯一的路。在这条路上，大兵們一个跟着一个地走着。每人背上都背着重重的行李，被东西压得弓着腰，老的少的，一律带出一种茫然若失的表情。眼珠子一律往上翻着，这是因为沉重的行李拽着脖子筋的关系。大兵們蹣跚地走在这个远远地可以瞧見美丽的群山的古老街道上，他們的一致目标是火車站。这条道路的起点正是五兵卫家的后門。战争期間和今天发生的这些形形色色的事，五兵卫以及这一帶的农民都清清楚楚地瞧在眼里，沒有一件能逃得过他們雪亮的眼睛。

“听五兵卫說，連猪肉和牛肉都是随便拿走的！”

小枝的口气里不免带出家庭主妇式的羡慕心情。那时候，一般家庭沒有一家买得到肉类。

五兵卫站在一边，旁观着小枝传話的样子，然后又把自己亲眼看到的惊人的事作了补充：“啊哟，吓煞人！簡直可以說是要什么有什么：毯子，軍靴，煤油，肥皂，純棉布，……居然攢下了那么多东西。看到这些就会明白了，难怪一般老百姓手里什么都沒有了。

“可也真有不象話的。不是說能背得勁多少就可以往家里背多少呀？真的就有往自家身上捆了三百来斤的貨物，打營門爬着进来的活宝！”

“我的媽呀！”小枝和宏子都啞然失笑了。

“倒也是。只要背出了營門，身上那一堆就全归你罗。所以人活一輩子，学它一次狗爬，其实也无所謂嘛！”

五兵卫說笑着，忽然間从这件事兒不知道联想到一件什么有关他自己的可笑的事，兀自哈哈大笑了起来。

“——对了。我得到田里去看看了。要不然老婆子又该唠叨啦！”

五兵卫走后，小枝和宏子仿佛话碴儿一下子断了，再也接不上了。

生活开始有了转变。

东久邇内閣每天反来复去地对全国广播：武器、军需品、军火、物质一概不许擅自处理；必须遵守秩序，服从上峰的命令。但是这广播警告事实上却起了反作用；反而激起了人们产生了手疾眼快就能占便宜的思想，助长了人们先下手为强、得机会就捞一把的心理。

从八月十五日起，有两三天光景，这小镇陷入了完全麻木状态；等这个劲头过去以后，小镇又苏醒过来——某人捞到了多少什么东西之类的街谈巷议，给小镇带来了活跃的气氛。

宏子常到农民勘助的家去洗澡，那是盖在富井家门旁边的两间隐居所<sup>①</sup>般的房子。当十五号夜里她到那儿去的时候，看到勘助父子身上都只穿着丁字带，老婆阿留也只在身上缠了个围腰；一家三口以这种出浴的姿态，围着那堆夏天生得不旺的炉火垂头丧气地坐着。可是近几天来，这三个人的神情大大改变了：精神抖擞，机警敏捷。只要天一黑，爷儿俩就拉着沉重的满载的排子车，向杉树林的黑暗处走去。有一次，小枝在水槽那儿，略带试探的口气对老婆子说：“昨儿夜里，干得挺欢呀……”

“啊，是啊。不晓得搞些什么名堂……啊，真是的……”阿留哼哈地敷衍了几句，赶紧溜到井旁边去了。

这些现象，虽然微不足道，都包含着深远的道理，给了宏子

<sup>①</sup> 日本人上了年岁，往往把家交给子女，自己在原来的房子旁边盖两间小房养老。

很多的感受，累积在心中。

富井家居住的村子，是个被合并到市里、划为一个镇以来日子还不多的开垦村。明治时代大久保利通<sup>①</sup>当内务总长的时期，作为开发事业之一在这一带开垦了好几百顷草地，并由远处的湖引水来灌溉它。市镇里的有资财者赞助了这个事业，组织了“公司”，拿出资金来投资。等到开垦成功后，“公司”的成员们就按照各自的出资数目，瓜分田地。而那些农民们本来都是明治维新的时候，从穷困的东北的各个地方迁来的移民，从一开始他们就是佃户的身分。时代虽然变了，可是到今天为止这个村子大多数都是佃户，自己拥有土地的为数很少。

可怕的战争结束了。全村都仿佛泄了气似的。不过宏子顶关心的是，在这以后，头一桩浮上农民心头的思想将是什么？

八月九日的傍晚，无线电厂播了苏联发出对日宣战布告的消息，那时候，五兵卫刚从田间归来，坐在富井家的廊沿上休息。打着赤膊、只穿着束脚裤的五兵卫，一听到苏联军队迅速地占领了北朝鲜和中国东北等战略地带的广播，一下子就扒到廊沿上了，他那给汗水弄得发着黑光的脸贴在铺席上，说：“日本啊，唉，这下子算完了！”

新闻报导完毕，宏子自说自话地说：“其实这里面可能有文章：轰炸机从海参崴（到日本只需要三个钟头路程。如果他们真的想消灭咱们的话，那为什么不直截了当来炸这儿，而去把力量用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呢？我说，凡事开头总得有个道理，完事儿也得有个道理。你不那样想吗？”

“一說的是哈，”五兵卫抬起颧骨高耸的脸搭着鞋，用灰不

<sup>①</sup> 大久保利通(1830—1878)是明治时代的财政总长、内务总长。

溜秋的手巾擦擦脸上的汗，又說：“有道理，可能給你說中了。”

說這話的五兵卫，並沒有考慮到他自己的生活由于波茨坦宣言將會發生變化這一點。他租富井家的地種，不過他從來也沒有為土地的問題動過腦子。

勘助一家子最担心的，就是怕占領軍會把所有的農作物給征用光。勘助把他這樁心事反來復去地向宏子念叨着。看來占領了他整個心的只是這一件事，他也租人家的地種，不過他好象根本也沒想過土地的事情。

人民的历史在飞跃的时候出現了很多大題目，這也是其中之一；可是至少這一帶的農民並沒有把它作為他們的要求提出來，去抓住時機；就稀里糊塗地把照象的膠片換成了另外一張，焦點岔到爭奪眼皮子底下那一點點流動物質上面去了。

小枝在廚房門口剝着代用食品的老玉米皮，一邊衷心感嘆着：“真是的，不管哪家的太太這一陣子都變得神通廣大，咱們可真是比不了……”

小枝對於這類事情，生來不是那麼機靈的。她丈夫行雄也和她是半斤八兩；在戰爭時期既沒有發一筆戰爭財的打算，在目前情況驟變的時候，他也沒有開動腦筋，去干點投機的事兒。當四鄰左右都在大發橫財的當兒，小枝家里的日子，還是平平常常，甚至連孩子穿的膠皮靴也沒多出一雙來。忠厚老實的小枝，為了給孩子們買下午吃點心的時候吃的桃子，天剛亮，就騎着自行車到遠方的村莊去採購。

五兵卫等人的談話方式逐漸形成了一種特點。那些弄到手多少斤豬肉、每人分到一罐食用油之類的話，小枝都是等好幾天以後才聽說；要末就是在截止申請的時候她才得到信兒。

“喲！還有過這樣的好事兒！”小枝聽說後，這麼說一句。她

那晒得黑黑的脸一刹那間紅了一下；不过又馬上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往后，她也就絕口不再往下問这档子事兒了。

宏子从旁瞧着这样的小枝，心中好生不忍。——小枝在这房前房后、以至在整个村子里，本来人緣兒挺好；她很勤劳，为人不錯；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在生活小节上頗能贏得別人的好感。过去是这样，現在也还是这样。可是尽管她本人沒有改变，可是客观环境却不再是从前那样了。

这不单单是因为富井家离那由于物资的关系而成为中心地的团部相当远，村子里的人們的生活的激流，洋溢着五兵卫他們那种精明的才干，来到圍繞着富井家的邸宅四周、开着蕺菜花的浅沟那里就停滯不前了。宏子确确实实地感觉到了这一点。这股激流就这么停下来，可能还繞着弯兒流到別的地方去，可是决不往富井家的庭院里流。

这事既怪不得小枝，也不能怪行雄。这事意味着，富井一家在当地所处的地位和性質，得到了明确的証实；他家是不屬於农民一伙兒的，也不屬於中学教师的那一阶层，在村子里的人們的眼睛里，他家和他們之间的利害关系是不相同的；所以这些反映，都表现了立場的不同。

于是宏子就更加迫切地希望到重吉所在的网走去。自然罗，在那兒她将单独地过着抛头露面的生活，作为一个思想犯的妻子，生活圈子可能要非常狹隘，不过在那里，她的生活将是这样的：人們爱她也罢，恨她也罢，都将直接对她表现出来。日本在变，宏子从心里希望能够站在重吉的妻子的明确的立場上，亲承受每个动荡的波浪而生活下去。

由于空袭而断絕了的青森函館間的輪渡，这次又由于輸送复員的人，一般老百姓还是搭不上。

宏子只得把装在本来打算带到网走去的行李里的秋天衣裳取出来穿上，到车站去。从地图上看，这片海只有个小手指头宽，不过是陆地上的一个小裂缝罢了。宏子瞧着瞧着，终于想，索性站到那陆地裂缝的顶端，瞪眼盯着对岸吧，早晚总能抓到一个船坐上的。于是她就给在青森的废墟上盖了板房居住的好朋友写了信，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她。

### 三

在停泊在东京港的密苏里号甲板上，进行了无条件投降的签字仪式。

听着无线电广播的实况录音，仿佛可以身临其境地看到，那天的密苏里号甲板上装饰着当年由培里<sup>①</sup>提督带来的美国星条旗的情景似的。在融融秋日照射下的乡村景色中，广播的声音老远都可以听到。

在村子里的街道上，不管你朝哪个方向走，眼前都能看见群山；朝田地远眺，可以看见在公会堂的圆屋顶后面远远的地方连绵的山脉；在农家的马房之间，你也可以出其不意地看到高耸的西山展开的画面。每一座山，都把它那秋天的山景十分瑰丽地浮现了出来，使人联想起人们在冬季快要来临时的生活。——于是宏子又触景生情地想念起网走来了。

就在这个时期的一个下午，在富井家的院子里聚集了一大群男孩子，闹得不可开交；以伸一为首的少年们，手里拿着锤头、

<sup>①</sup> 培里(1794—1858)是美国遣日特派使节，1854年和日本德川幕府缔结不平等通商条约。

斧子、木棒，都拼命喊叫，朝着一个东西干上了——那是一个形状象流綫型小汽船似的東西，全身漆着有光澤的銀灰色。

“哪——”那東西被敲打得發出回聲很大的音響。

“喲，把我的手都震痛啦！”

“告訴你說不行嘛，吉川，得沖這個地點下手，瞧！”

三四個人喊着：“一，二，三！”就把那流綫型的東西給翻過來了。由于勁兒使得過猛，原來赤着腳積極地參加着的四歲的健吉，被弄翻了個跟頭。

“小健摔交啦！”

“沒關係！小健才不怕呢！再來一遍，走！——翻過來羅！”

健吉用他的童音大喊：“小健來羅，小健來羅！”飛起來又勇敢地跟那流綫型拚上了。

這玩藝兒原來是個往飛機上裝的汽油桶。剛剛製造好，戰爭就結束了，就把它當作燃料分配給村子里的住戶們。從銀灰色的油漆上發出強烈的揮發性的氣味。如今家家戶戶的後門都飄散出這一種氣味。

站在廊沿上看着孩子們蹦蹦哄哄的，宏子禁不住打心跟兒里歡喜。瞧，小人兒們多高興！只顧玩耍，把什麼都忘了。按說汽油桶這東西在過去可以算是難得看見的東西，如今却能隨隨便便澆它、捶它、踏踐它……而且還是大人們委托他們這樣作，為的是把它破壞掉！

“嗨——嗨！嗨——嗨！”少年們真是這麼吆喝著，把那充當分配站的小學校的院子里把三個汽油桶裝在排子車上拉到這兒來了。

戰爭結束以後，孩子們的遊戲方式完全改變了。過去，孩子們在一塊兒玩的時候，只要一聽到拉警報，那就誰也顧不得誰，

不管跟什么好朋友在一起，玩着多么好玩的游戏都得扔下，一溜烟跑回家去。伸一为了这个，还难过得哭过呢。

孩子们都玩得入了迷，一忽儿聚到一起，一忽儿又四处散开，一忽儿又坐到打开了一个洞的汽油桶里，幻想着他们是坐着船在大海上航行。这热闹的光景使宏子感动，使她深切地体会到和平对于人们生活的意义。

这时候，从大门外邮递员骑着车进到里院来了。他把一只脚支着地停下车。

“姑姑，说要图章呐！”伸一十万火急地喊道。

“要谁的？”是富井的？还是石田的？”

“要石田先生的图章。”

原来是石田的母亲写来的挂号快信。宏子站着打开信。开头，是婆母照例的有关季节的寒暄——“秋天来了。宏子身体好不好？”之类的话。

往下读着，宏子不知不觉迈出一两步。她抬起头来，嘴略微张开，仿佛要找个人申诉似的。原来信中写着：重吉的弟弟直次在广岛失踪了，眼下生死不明。

那是七月中旬的事情了：直次受到了第三回的征集，在广岛入了伍。当时他的母亲曾经给宏子来信，说到了这个当儿，多半就是在日本国内服役了；宏子读了信，也跟她一样地略微感到放了心，还挺高兴的。八月四号直次休假回家，五号傍晚，又急急忙忙回到部队上去。六号早晨，就在开早饭的时间，广岛遭受了空前的大轰炸。

信上写着：“有人说在那三天之后还有人看见过直次在军营的卡车上头，再详细就不知道了。看样子是因多言少。不过起码也得知道知道他死在什么地方呀。……”



宏子的汗湿的身体微微地颤抖起来了。三弟进三已经出征到南洋，有四年没回来了……宏子眼前仿佛显现了那带着两个四岁和两岁的男孩过日子的直次的妻子（她名叫艳子）的面影，仿佛她的年轻的鸭蛋脸和古美人一样的眼神紧紧地逼视着她，使她感到呼吸困难。

小枝去取胡萝卜，出去半天了。少年们的欢呼声到了下午越来越响亮，越来越有劲了，充满着生龙活虎般成长着的生命力。——宏子呜咽起来了。

婆母今后的日子，艳子和孩子们的生活，这些对宏子来说，都是和自己的生活分不开的。——到现在为止，婆母不晓得拿出多大的毅力来才能忍受重吉的遭遇所加给她的打击。正因为还有直次和进三，重吉和宏子才放心了不少。

只要一想到婆母的心境，宏子就不由得想握住她的手来宽慰她。

宏子走到藤椅子附近，坐了下去；把打开了的婆母的来信放到藤条编的小圆桌子上。

关于这件事，重吉将作何感想呢？婆母在给宏子写信的前后，一定也给重吉写了信的。

老早以前，重吉就曾经让宏子去探望母亲。婆母所居住的那个地方最近成了特别军事都市，甚至在公共汽车里，也总坐着一个佩戴着写着“宪兵”字样的腕章的大兵，一想到那种气氛，宏子就犹疑起来，不愿意去。接到这封信的时候，宏子就琢磨着，究竟怎样作才能使重吉更顺心——仍然照原来的意思坚持着去网走呢，还是中止网走之行而到婆母那里去呢？

过了一会，她听见小枝回来了，在叫健吉。她就走到仍在土间里站着的小枝那儿，把婆母的来信递给了她。

“你念念看！”

“发生什么事兒了嗎？”小枝的眼光急急地在信箋上扫过，把吓白了的脸抬起来瞧着宏子。

“姑姑，——你打算怎么办？”

“我总得到她那兒去呀。我想，重吉一定認為我会那么作。”

“可是——唉！事兒可真糟糕！”

过一会儿，行雄也骑着自行車回来了。

行雄听到这件事，就說：“那么，我去办車票的事。姐姐，你赶紧收拾行李吧！”然后他又說：“姐姐走着去，太費勁兒了；我有自行車，好多了。”

象今天这样对宏子的事主动帮忙的情形，在行雄是从来没有过的事。行雄又說：

“可是你一个人去，放心嗎？……近来的火車可不是鬧着玩兒的……”

“我也是担着这个心呐。”小枝說。

“真是沒有法子的事！”宏子說。

上次到这乡村来的那回，宏子已經深深体会到了坐火車的可怕；所以这回，宏子打算什么也不帶，只帶个飯盒子上車。她說：“就算在这兒把行李弄上了車，到了东京換另外那趟車的时候还是沒有办法啊。”

行雄又說了句：“虽然也不見得好到哪兒去，总还是別坐夜車的好……”

宏子走到东边的廊沿上，把原来的行李打开了。广島出事后，宏子由无綫电里听到了消息，馬上就給婆母写了信，問候她們的情况，不过看样子那封信和今天来的这封，走到两岔上去了：今天这信上盖着本地乡村邮局十八号的戳子，在路上走了二十天。

婆母和宏子一直到十一、二号才知道直次出了事。和直次在军队里同一个班的朋友偶然来到她家店铺来访问，问道：“直次看回来了没有？”

“还没有回来呀，……怎么回事儿？”

就这样，她们才头一次听说这事。

宏子把行李里的东西全部取出来，挪到大包袱皮里去了；装进一些写稿子用具，然后把丧服装到顶底下一层。

她想起了直次在复原后第一次应召入伍时的事。那回婆母曾经带了她特地去参拜赞岐的琴平神社。正遇上了雨，她们就在下边的土产店里借了油纸雨伞和木屐，一边把持着重重的雨伞免得下边吹上来的风把它刮得翻过去，一口气走完了数百级的石阶；来到正殿前的时候，宏子的两条腿颤抖得几乎动弹不得了。婆母在雨里淋着，要来了“护身符”，又请神社方面替儿子作了祷告。不仅是婆母，另外还有好几十个善男信女在那里走来走去。其中还有用油纸盖头，光着脚在那儿踏百步<sup>①</sup>的青年女子。高及大杉树梢的献纳来的“庆祝出征”的旗帜在那里排着好几个。本来是为了祝“武运长久”<sup>②</sup>的这些晒着的长条旗帜，被五月的雨淋湿，染的颜色也褪得一道一道地往下淌；站在阴暗的树底下，反而使人联想起幽灵亡魂。

“我本来想把直次出征时打的旗子带来的，现在看来却带来倒对了。不是吗？”婆母把脸凑到宏子的耳朵旁边这样低声说着。婆母的鬓发和眉毛都贴在她那凄怆而兴奋的臉上了。泪珠在面颊闪闪地发着光。

……就这样，宏子在重打行李时，心里充满了为家族的遗

① 参拜神社的时候，为了消灾，在一定的距离内往返一百次，再次礼祀一次。

② 祈祷上天保佑出征的人，别受刀枪丧命。

忆。那都是些在严峻的战争时期，兢兢业业、克勤克俭地过日子的日本庶民的生活片断。

这份行李，是当初想到网走去的时候装的；那时候，宏子的心胸中充满了诗意；每选好一块布或一件衣服，放进去时都带进去了无限诗情和歌声——而现在，这个歌却具有了这样的现实内容！

第二天，宏子抱着下决心吃苦的勇敢心情，出去到各处奔走，办理迁移的手续，并且换下一些旅行用的通用粮票。

#### 四

很幸运，宏子在那趟列车中弄到了个坐位。

不过，坐是坐下了，也就甭打算再站起来了，连对送行来的小枝说句话都办不到。

火车刚一出站，就进来一个身材高大、打着裹腿的中年乘务员，他用力推开拥塞在通路上的旅客，喊道：

“查票啦，查票啦！”

跟着，在车厢后尾就开始了争吵；那是由于乘务员对一个旅客说，因为他现在坐的是二等车，所以还得补从上车的那站起的三倍的票价。

乘务员嘴里一边还说着和那个人没争论完的话，一边来到宏子面前。宏子把车票交给他看了。他用铅笔在车票背面作了个记号，却不马上离去，而把他的骨节粗大的手伸出来，指着宏子手里拿着的纹皮作的钱夹，问道：

“那个是用过了的吧？”

宏子一时闹不清楚他是什么意思，只是把给他刚看过的夹着车票的黄色钱夹里儿露着，反问了一句：

“你说的是哪个？”

“这个是用过的吧？”那人把装在那个钱夹里的还没有使用过的山手线的车票抽了出来，说：“我收下罗！”说完，没等一时发呆的宏子说出话来，就又继续查别人的票了。

那个时期，地方报刊大登特登近来违章乘火车的人突然增加的事，说是离宏子上车的那个车站有一个多钟头路程的大火车站，每天要有二百人以上的违章乘客，而且这个数字日复一日地在加大。这趟列车就正是打那个车站开出来的；乘务员的火气怎么能不大？套在他那显得过分劳累的、瘦削的肩膀上的制服已经褪了色。这个乘务员是否对山手线的车票都有负责的必要，宏子是不得而知，然而对于他的肝火旺盛这一点，宏子倒是同情的。铁道职工们曾经冒着飞机的机枪扫射的危险坚持过来了，他们席不暇暖地现在又在给日本军队的复原、美国军队的进驻忙得团团转。

在宏子的斜对面，有一个二十岁刚出头的、穿着海军军官大衣、看上去怪神经过敏的男子，他带着一个看来是他的部下、有着圆圆的少年脸的青年，他们搬进来一件大行李。他拿出一张什么纸头，和乘务员交涉。

乘务员把他的纸头拿过来，又往前走。这时候，方才在车厢后尾闹纠纷的那个人追到乘务员身边来，说：

“喂，乘务员先生，你何必打官腔嘛，对你本人一分钱的的好处也没有嘛。请你多帮点忙吧，我求求你啦。”

说这话的家伙，国防服前边的扣子一个也没扣，整个敞着，露出穿着衬衫的前胸，腿上打着裹腿。他对乘务员怪不客气地

大声說：“喂！乘務員！”

那乘務員好象后背挨上了一巴掌似的，猛地回過頭來說，“我說，你態度好點兒行不行？我壓根兒就沒考慮過我個人的得失問題。鐵道部的規章是那麼規定的，我就得照它的規章辦事。照章辦事！”

“算了，算了。橫豎是個烏七八糟的世道，還講什麼二等三等的！”

“正是因為世道是這樣，所以大家才更得好好遵守秩序啊。要不然，天皇的詔諭是為什麼頒布的？！”

現在宏子搞明白了，原來她搭上的這趟列車不是普通的，很明顯地是一種“敗兵列車”。

斜對面的那個海軍軍官，不知上哪兒去了一趟，他回來後過不多會兒，那個乘務員又進來了；跨過一件行李又一件行李，來到那個青年軍官的旁邊站住，對他說：“收你二百八十三塊錢。”

那個軍官又開兩條腿坐着不動，板着鉄青的面孔，打開一個大錢夾子，抓出一大把新的十元紙幣遞給乘務員，把剛才那張紙片換了回來。

乘務員又說：“現在正事兒辦完了，咱們得分辯分辯：剛才你那些胡言亂語是怎么回事兒？”

那個態度生硬、神情緊張的青年軍官似乎沒料到還有這一手，翻起凶狠的眼光，低聲回答了幾句。

於是乘務員又說：“你說我驕傲，說看我不順眼。——可是請問，我的行為什麼地方驕傲？違章乘車的是你，不是我。我不過是執行我的乘務員的職務罷了；我罵過你一句沒有？！我不是只說，馬上就給您辦手續嗎？”

乘務員激昂得連說話都困難了，他用眼睛使勁瞪着青年軍

官。軍官也抬頭瞪着他，從表情上看得出他心里的話：“這要是在一個月以前的話，非得給你點厲害瞧瞧不可！”後來乘務員象往他臉上唾一口似的丟下了一句話：“就是因為你這種人是軍人，日本才完蛋了吶！”

宏子對於這兩人的臉，都不忍再看下去了。

那個青年軍官的對面，坐著一個穿著摘掉領章的軍服的陸軍將校。在他旁邊，坐著一個雖然穿著國防服、但看得出是東北的哪家大軍需公司的董事模樣的人；大概是公司解散了，他正在回到東京去。坐在宏子正對面的，是個老牌兒陸軍將校，他的軍服上的領章也摘下去了。

這場騷動总算結束了。縱覽一下車廂，從網架、過道，一直到坐位之間，都塞滿了大件行李。乘客大多是男人。他們都象從不同的角度和軍隊或多或少有過關係的一些人。女的，除了宏子之外，只有一個帶孩子的婦人。

列車在東北的大自然之中，向東京行馳著。時常和一些車身上塗了泥代替偽裝的列車擦過；也和一些滿載復員兵以及被解散的征用工人的有蓋貨車和無蓋貨車交錯而過，然後列車來到了那須的荒野上。

就在鐵道的旁邊，把繁茂的灌木從粗暴地辟開，在那片地上蓋上了許多木色尚新的板棚式的大建築物，一排一排地一直伸展到森林那方面去。這些東西現在都空空如也。被九月的夕陽照射著，看上去顯得毫無意義、愚蠢透頂。

“就光是這些玩藝兒，錢就糟蹋了不少！”坐在宏子對面的一個中年人說，“承包這個活兒的傢伙，在這上面一定撈了一大筆錢。”

并排坐著的將校的視線，也停在那龐大的無用之物上面。但

是他的眼光是空虛茫然的。中年人就沉默下來了。火車單調地搖晃着，輪聲隆隆地開行着，東京越來越近了。

車廂里人擠得滿滿的。可是在這麼許多人之中，沒有任何共同的心情和興趣能把這些人聯合到一起。人心是四分五裂的；各自關心自己個人的事，關心着急驟變化了的個人利害與前途。

海軍軍官旁邊的那個大公司董事模樣的、看來在事業上沒有遭到什麼損失的人，用十分圓滑的態度，間或和他對面的那個陸軍軍人閑扯兩句。

他說：“聽說神田<sup>①</sup>一帶沒有挨轟炸，看樣子，可能會拿出一些好書珍籍賣了。”

軍人眼睛朝上翻着，說：“不了解。”

話不投機，就这么接不上茬兒了。

在遠些的地方，有個穿着白毛絨襪、考究的白毛布短褲、白上身，還打個胭脂色領帶的、一眼就可以瞧得出是個有過相當地位的“南方關係”<sup>②</sup>的人。他的服裝瀟灑，圓臉盤兒上露出來一種不高興的神色，用冷酷的眼光旁觀着車內的混亂；仿佛在懊喪：自己跑到這麼一種污穢不堪的倒楣的環境里來了。

……宏子回憶起七月下旬，打上野車站坐上開往東北方面的夜車時的光景了。那種混雜簡直是難以筆墨形容：女人們被擠得嗚嗚亂叫。宏子被騷亂的人群壓着，推着，就在過道里別人的行李上過了一夜。不過在當時的騷擾混亂中還是有着一個共同的东西：大家都怕空襲。所有的旅客都有着一致的、單純而正直的願望：但願太平無事。

“今兒晚上月亮真好。賞賞月倒挺合適。不過月亮這麼亮，

① 神田是東京中心的一個區，舊書店大多集中在那裡。

② 和日本在南洋作戰的部隊有關係的人。



倒也真叫人提心吊胆。”

“只要能太太平平地开到小车站，就好办了。”

“没什么，想着千难万难，实际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也有人在唱流行歌曲。在宏子的旁边，有个男的被挤得和一个年轻女子交叉着腿，他就一个劲儿在那里讲些下流的话，开玩笑。他的女儿听不下去，不停地小声阻止她父亲说：

“不象话，爸爸，你别再往下说了嘛！”

宏子还记得，在那次列车里，大伙儿还分吃炒豆子来着。宏子也吃到了。……

可是今天所搭乘的这趟列车，万事大不相同：就拿把胳膊靠在宏子座位靠背上站着的那两人一伙的摘掉领章的男人来说吧，他俩放开喉嚨，毫无顾忌地对谈着，仿佛故意叫人家听见似的。

一个说：“喂，你碰到山田没有？”

另一个说：“他大概要留下的。”

“照理说是不会的，”头一个说，“——那小子玩了个花招儿罢了。”

然后这两人又用宏子听不懂的军用语算了半天账。

一个说：“我得到八千块挂点零星。”

另一个说：“这么多？……总算还不错呀。”

火车开到东京近郊的一个车站的时候，宏子好容易从窗户外里挤了出去。有个穿草绿色制服的男人扶了她一把，她目光触及到他胳膊上，看见在那白色的腕章上，用英文写着 Military Police<sup>①</sup> 的字样。

---

① 意思是“宪兵”。

## 五

宏子怀着好感，频频地抬起头来望望鮎澤家飯厅的电灯罩。

当初宏子决心要去网走，离开烧毁了了的东京的时候，已經到了迷往东北的乡間都无法发送行李的状况。可是对于宏子說来，被褥和書类是绝对必要的，当时迁住在这个虽然离东京不远、却是属于别的县分的鎮上的鮎澤夫妇，对宏子十分帮忙，替她奔走設法。

所以这回宏子中止了网走之行，而要到相反方向的重吉的故乡去，她有必要来到鮎澤夫妇家，告訴他們这件事。再說，她也着实沒有足够的精神，仅仅为了买快車票之类的事兒，跑回到东京的弟弟家去，拖着哀伤疲劳的身体，到那住上了好几家看家的人的房子里去住宿。

上次为了办理往东北乡間寄行李的事，到这人家来住的那回，夜間常常拉警报。鮎澤家住得临近大街，所以十分小心地在飯厅的电灯上装着一个顏色挺深的吊鐘形遮光罩。就在那个憋悶的灯光下吃飯、聊天兒。

这回宏子来一看，在那个遮光罩上，剪出了許多巧妙玲瓏的鏤空花样，罩子也給縮短得恰到好处。这一来灯光就显得很亮了。——鮎澤夫妻对于这类事兒都工于巧思，两个人可以說是不分高下。狭窄的房屋，由于他俩的匠心巧手略施修飾，就变得舒适安逸。篤子在一家經濟研究所里上了好几年班了。丈夫雄治則是一方面研究专业的西洋历史，一方面在一家出版社工作。

当宏子住在弟弟行雄的家里的時候，接到了不必再把燈光遮住的通通知。記得那回行雄慢慢騰騰地從櫃子裡把必要數量的白色磁玻璃罩子拿了出來，小枝把它們擦乾淨，又交給行雄，把它們都換到電燈上。至於原來的那些遮光罩，好像被扔掉了似的丟在堆房的背筐旁邊，就完事大吉了。

鮎澤家飯廳的燈罩，沒有受到那種遭遇。本來是為了遮光目的製造的一種燈罩，給她夫婦倆一改造，就變成了照明用的燈罩了。

這固然是件小事情，却使宏子感到很大的安慰；因為，這一個多月以來，她光看到：周圍的事物被外力機械地、或者無意識地改變着。而鮎澤夫婦却是不同，他們自己制定了方針，主動地去改變事物，這種獨創的精神甚至在小小的一個電燈罩上也顯現了出來，使她感到愉快。

八月十五日前後的東京，發生了當時待在下鄉的宏子所不知道的種種事件。鮎澤夫婦講給她聽了。

“就在那兩三天裡，全東京真不知道燒掉了多少文件呢——那種情景可真是想請宏子姐看看呀。”篤子說着。

在那極度動蕩的日子裡，走在街上，到處都散亂着燒焦了的紙片。脫了束腳褲、換上了洋服的青年女子，用她們的高高的鞋後根兒，踐踏着堆積如山的紙屑，往前走。

“唉，真不知道會演變成什麼樣兒！”篤子說着。

於是雄治用確有信心的語調朝着她說：“大局是朝着波茨坦宣言的方向演變吧。”

“那是沒錯兒，”篤子表示同意。“我們的研究所，過去簡直不象回事兒。今後將要完全改變，重新制訂計劃，勁頭兒可足啦。今後大家都要真正規訂出研究主題來動手進行呢。”

大家又圍繞着重吉的弟弟遭難的事談了一陣子，然后又談到鮎澤夫婦以及宏子本人的工作上面去了。

晚飯后，住在附近的兩三個朋友也聚到他們家來了。

宏子抱着很大的興趣問一個朋友：“山內，你們那兒，現在還照舊種菜園子嗎？”

宏子的朋友當中，有幾個人在這幾年里，把家搬到郊外或者附近的縣分里，一心一意地種菜園子。他們所以這樣做，糧食不夠也是主要的原因之一。他們干活的神情，給人的印象是：一些被剝奪了集中精力搞他們的專長的自由的人們，把作為一個人的生理上的活動欲發泄到這個上頭了。——他們都是能把八月十五日的意義，從全面上去理解的一些人；今後，他們還會照舊種菜園子嗎？會不會有更緊張的活動計劃，將把這些人從菜園子里引到別的地方去，引他們去開會，去議論呢？

“我那里已經收了攤兒啦。現在可是沒有閑工夫去搞那個了。”

“可不是嘛。誰都是一樣。我家的菜園子，到八月十五號為止，已經告一段落了。”

“不過，我種的白薯一定得叫它保產保量的。”河本一邊說，一邊把他的一點一點往下墜的眼鏡用手指往上推。然後講解了他的地裡有多少根苗子，估計收穫量將是多少，把將被偷盜的分兒打它三成，最後實收還能有四百來斤；他說他有十足把握能收到這些。

“真了不起呀！”

“是件豐功偉業！”

河本的這句話，表面上雖然是指着白薯說的，却暗示着：拿收成的白薯作“本錢”，去搞更有意義的計劃。

篤子笑着，詼諧地說：“我們家過去西紅柿总算吃了个够，也该知足罗。”

在人們的生動的談話里面，在人們的丟掉了顧慮的哄堂大笑里面，可以感覺到人們正在做的那種微妙的摸索探求——如磁石指南針在指定正確方向之前要有的那種顫抖——在宏子的變得敏感的心里，強烈地感到了這一點。不論哪一個人，都明確地認識到：半个月以前為止曾被強加在自己身上的生活已經宣告終了；同時，每一個人也都認識到：當前還不能馬上大踏步前進，要想制訂計劃，條件還嫌不夠。——宏子這麼想道。

有人開口道：“咱們是有着確定不移的方向的，當然只要堅定地一步一步走向前去就沒錯兒……不過，我說，同志們得什麼時候才能放出來呢？……”

“問題是，得看治安維持法什麼時候撤消了。”

“我看，至遲今年內，總不能不撤吧。”

“真希望他們能早些回來，宏子姐，不是嗎？”篤子說。

宏子听着這樣的談話，生起了一種仿佛全身都被汹涌的熱浪給沖走了似的感覺。她軟弱無力地對篤子小聲說：“別說得太多啦……”

在這十二年的歲月里，宏子嚴格地訓練了自己，凡是有關重吉和自己兩個人之間的事，不管是在人情之常上應該高興的，還是自己的願望，還是一些美好的想象，她都以最大的謹慎管住自己，不要隨隨便便喜形於色。

重吉在監禁生活的第七年，在獄里得了腸結核，病情很危險。監獄的醫生告訴宏子說：“只是時間的問題了。”醫生還通知檢察廳，要求准許重吉入院，說恐怕是最後的一個機會了。宏子也得到了信兒，那當兒，宏子曾經跑過多少療養所，找大夫商

議，筹备了費用，一心等待着呀。

檢察厅拒絕了監獄医生的意見。批駁的理由是因为重吉不肯改变思想立場。后来宏子会同律师和檢察官見面，要求許可疗养的时候，那个檢察官笑了笑說：

“反正石田君打一开头起就把命豁出去了嘛，到了这个地步你也犯不上再来担心呀。”

打明治时代起被称为巢鴨監獄的紅砖砌成的房屋，好几年以前就被拆掉，原址成了一片寬闊的草原。当初还是監獄的时候，看样子里头还有茶园什么的，現在只剩下稀稀落落几棵茶树。在这草原上，順着踐踏出来的小道走去，在相当于旧地盤的四分之一的地基上，現在矗立着監獄那鋼骨水泥修的四四方方的圍牆。站在新开辟的人行道上隔着草地看那高牆的方向，可以看到在牆的上方有一棟棟的灰白色樓房，乍看倒也不显得有什么异样，不过当人們一步一步走近那高牆的时候，越是走近，就越可以发现那个牆高得异乎寻常，高牆本身也很特別。高牆在相当于人的眼睛那么高的地方，开着一个小窗。探監的人办完了探監手續，輪到了自己的班兒，就按一下小窗旁边的电鈴。于是沉重的大鉄門就迟緩地从里面被打开来。大鉄門比人的身量高上好几倍。宏子朝着小窗站着等待的时候，她感到自己的身体仿佛是长在高牆牆角的杂草一样，矮小而无力。高牆不仅是高得出奇，它的鉄門如果不从里边給打开，那么宏子即使是打外头靠在它上面昏倒了，憑她的力气，是一分一毫也开不开它的。

当重吉的腸結核病情严重的时期，宏子不知有多少次，站在緊閉的大鉄門外；監獄的看守則从小窗里露出了眼睛和希特勒式的小鬍子，告訴她說：“今天据說他身体不舒服，不能見你罗。”

“——是怎么不舒服呢？”宏子問道，实心實意地想：“真是糟糕！”

“沒——什麼。不用擔心。大概一會兒半會兒還死不了。哈哈哈哈哈。”

就這樣，叭噠一下，從對面把小窗子關上了。

使自己的身體，忍心地從高牆之下走開，對於宏子來說，不是一樁簡單事兒。第二天早晨，又來到那里站在那牆壁下的時候，宏子感覺到，在那粗糙的牆壁上，自己昨天的依依不捨的苦痛的影子，仿佛還殘留在那里似的。

重吉卻沒有死，奇迹般地活下來了。重吉的開始進入壯年的身心，充滿了恢復健康的自信，事實上他可以說只差一點兒就完全恢復健康了。也可以通過接見處的窗子看到他的臉了。就在這當兒，審判長通過律師作了一些有所暗示的提案。於是重吉告訴來和他會面的宏子說——不過他沒忘記附加了許多條件和保留以及假定——萬一他能得到許可到外邊療養的時候，請宏子預先多買下些東西放着。

儘管重吉把話說得非常慎重，十分保留，可是這句話卻使宏子有好幾夜睡不着覺。在宏子的眼里，重吉在說這三言兩語的時候，他的上半身仿佛從接見處的窗子挺了出來，顯得巨大無比。這印象對宏子來說差不多是刻骨銘心的。

當宏子的期待和緊張到達頂點的時候，重吉又告訴了她，談判沒有成功，事情吹了。

“我當時就覺得味道不對嘛，”重吉說着笑了，“照他們過去一貫的作風，這次他們的態度顯得過分地開明啦。——宏子你不要擔心。”

這一次的理由跟以前一樣：因為重吉的思想立場沒有轉變，

不能假释出去疗养。

比起上回不准入院的那次，这再一度施加于重吉的残忍，更使宏子恨入骨髓。重吉在他所处的环境下，靠自然的生活力，和保持了生活力的内心的均衡而从濒死的病症得以逐渐恢复；就在那恢复期的五月里，当局者作出好象马上就要打开那严锁了重吉的青春达七年之久的监狱窗户的姿态。这手法是多么卑鄙！他们一方面把思想立场的招牌晃来晃去，一方面把手扶在铁门上，表示有意开启。对于这行为，宏子感到无比的愤怒，她下决心命令自己决不为它流一滴眼泪。

从这时期开始，重吉的实实在在的为人，他的人格才真正渗透到宏子的身心里面去了。他俩过去，一则在—起生活的期间较短，二则重吉的活动宏子也没有直接参加；自从被迫分开过日子以后，宏子对于重吉可以说是缺乏具体性的认识，对他抱的敬意勿宁说是幼稚而单纯的。而这回，当重吉慎重地照顾到不要使宏子惶惑，而安详地嘱咐她多买下些东西放着的时候，重吉的身体显得是那样巨大，仿佛要从接见处的窗口挺出来似的，这恐怕决非宏子个人的感觉吧。所以如此，不外是因为重吉的思想磅礴横溢之故。可是当它后来又蒙受到残忍的摧残的时候，重吉就把那么自然地流露的、磅礴的感情暂时压下，又面对着新的现实，同时还支撑了宏子的心情。宏子感到丈夫的热血传到自己的身上来，从来没有这么亲切、深刻地体会到过他的感情，觉得夫妇俩真是手连手心连心，在彼此之间涌现了理解和忘我献身的泉水；于是她经历了第二次的新婚。对于未成熟的宏子来说，这是一个具有丰富内容的变化。

在这十二年的岁月里，宏子一直被一个思想缠绕着：重吉被释放回家的事会不会半道上出点什么差错，因而不得实现？——



或者会不会在就差一点兒的时候，在重吉的身上，或者在他具有的条件上发生些什么事？

宏子必須活下去。为了有一天，可以和重吉共同生活的日子到来，她必須坚强地活下去。她是多么强烈地期待着重吉的归来啊！强烈到經受不起失望、認為失望甚至可以使她活不下去的程度。可是現在，她却要把这强烈的期待抑制下去！

那天正是节日的前夕，在和友人們談話的期間，可以听到晚間的大街上，行人咋啦咯婆、咋啦咯婆拖着木屐的十分响亮的声音。自行車“玲——”地响着車鈴駛过去。啊，久违了的都会的夏夜的音响！宏子不胜怀恋地傾耳靜听。她斜倚着書柜把团扇放在膝上，她的心里思念着重吉，也思念着失掉了作为一家支柱的兒子的、在乡下的婆母她們的生活——种种念头摻在一起，时浮时沉。

## 六

用手帕擦着打了一陣瞌睡醒过来的臉，宏子以一个去遥远地方的旅行者的表情看着火車窗外：“火車現在在哪一帶跑着呢？”——那外边的景象，既沒有地方色彩，也看不出什么生活的动态。火車正在从一个相当大的車站开出不远的地方跑着，左右两方都是市街的廢墟。平坦的、只是一个勁兒地承受着日光曝曬的廢墟，显得說不出来的單調，給人一种这里曾遭到大力破坏的印象。火車很快地就通过了那段风景，来到了絲毫沒有受到損伤的、九月的东海道的大自然里，鑽进一片碧綠里去了。

搭乘那一天一班的开往下关的列車，从仅剩下圓頂鉄架子

的东京車站出发后，一路所見到的风景，簡直沒法称得起它是“风景”。——东京橫滨一带不用說，只要是够得上快車停車資格的都市，除去热海以外，差不多每一处都变成了廢墟。本来刚刚开进了乡村风味的綠色耕地、山野、架了鉄桥的大河之間，人們多少嚐到那么点兒旅行的味道；可是真是好景不常，紧接着廢墟又一个連一个地出現了。

一开头，旅客們还說：“唉呀，真搞得凶呀！本来我还以为只是东京被搞得这样了呢，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

說着，人們都伸长了脖子东看西看的。可是后来，在大同小异的廢墟中疾馳了小半日，旅客們对于这千篇一律的光景逐渐习惯下来，也就变得漠不关心了。

宏子因为疲倦了，好象睡了不少时候，等她醒过来，带着点害臊的神情，看到前后左右的人們都打开飯盒在吃飯了。宏子沒有表，沒法估計时刻，再說火車尽管开，打窗戶里看到的景色永远是相同的，所以她醒了过来，还是昏昏沉沉地，有一种仿佛一直也沒有走出东京的边界似的錯觉。

对面坐着一个穿着白綢衬衫、打着裹腿、骨胳結实的男子。看他那手势，好象干体力劳动一直干到五十多岁的今天；他打竹筐里掏出一个藥瓶，往一个小杯子里倒进一些液体。然后讓了讓坐在他旁边的軍人。

“喝一口怎样？保险这不是工业用的酒精。”

“哎，太謝謝您了。可惜我不会喝酒。”脫掉了上衣、只穿件衬衫的将官彬彬有礼地辞謝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他說完，就自斟自飲了两杯，然后就开始吃飯了。这人看来在竹筐里带了許多品种的食品，包得左一包右一包的；不过这位門牙往外呲着、被太阳晒得黑黑的、两眼

明亮柔和的人，决不把东西成包地拿出来，摊开来大吃大喝；而是小心翼翼、安安静静、自得其乐地在享受着。从各方面看来，他是个干土木包工业的，眼色和举止多少有些特别，使宏子颇感兴趣。军人也打开饭盒子吃起来了；是包在竹皮里的三个饭糰子、一些虾酱和腌梅子干。年轻的勤务兵，歪着身子坐在过道的行李上。勤务兵打水壶里倒出茶来，把茶碗递给了他。是个一般衙门里用的白色厚磁茶碗，上边有“教·总”两个字。陆军里边所谓教总，自然就是教育总监当局了。看来，这个军人是在他的本单位里可以大模大样使用公家茶碗的地位的人。宏子现在想起来了，他脱掉的军服上身的肩章和领章都摘下去了，仅仅剩下胸前缝着一条各种颜色的勋章带。腰里也没挂着指挥刀……宏子在想起东京车站的混乱情景的同时，也想起了这个军人刚上车的时候，先上来替他占座位的圆脸的勤务兵，没有行举手礼，只是站了起来把座位让给他的情景。

捣六成的粗米作的三个饭糰，谁看也不能不说是朴素的。从茶碗上写着的“教·总”两个字，可以推测出这个军人的地位，从而使人觉得他吃这种简素的饭是理所当然的事。

宏子在三天以前，坐在从东北某地开往东京的火车上，碰到一个年轻的海军军官，看到他和乘务员吵嘴、对骂的令人难堪的情景。他那苍白的脸上带出来由苦恼转化而成的凶神恶煞的样子。他吵完了嘴以后，打开了饭盒，让那个部下也和他一起吃。里边装的是令人瞠目的考究的、世间少有的饭菜。它引起了周围旅客们的注意，更加强了对这青年人的反感。年轻的军官看来也觉察到了这一点，可是他作出一付“少管闲事！”的姿势，觉得很难吃似地狼吞虎咽地把它吃光了。

宏子坐上的这趟开往下关附近的重吉故乡的火车，也跟她

从东北搭乘的那趟开往东京上野車站的列車一样：宏子是寥寥无几的单身女客当中的一个。

从那个位在东北中央的市鎮到东京的上野車站，不过是七八个鐘头的路程。可是这七八个鐘头就是难熬。人拥挤得一塌糊涂。名符其实地可以叫它作“敗兵列車”。和軍隊有关系的人，复員軍人的人群，爭先恐后地，當場把拿得了的、捞得到的都搶到手，爭先恐后地上上了火車。然后就肆无忌惮地大談而特談，講自己在最后关头怎样发洋財的事。

仅仅是三天的差別，經過首都东京，沿东海道西行的这趟列車却不是“敗兵列車”。这趟列車里的旅客給人的感觉，和那种搶够了东西就三十六計走为上計的人不同；而是一些为了替八月十五号以后的第二阶段料理善后而行动的人，这次旅行的目的地，他們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由于日本的新形势所引起的任务要去完成。——这就是这趟列車里面的气氛。

在宏子的隔壁坐着一个穿着白色病号服的伤兵。他的左脚由大腿根那兒被切断了。他上車的时候，跟进来一个象是临时雇用的搬运員，替他扛了一个說是装着“天皇下賜”的假腿的大木箱。除了他以外，还有三四个穿病号服的人东一个西一个地坐着，都沒有女护士或者护理兵跟着。断腿的那个人对于自己的不灵活的身子还没习惯，每歪倒一次，就說声：“对不起，”向人家道歉。这个人也开始吃东西了，吃的是面包干。

这个伤兵坐在“教·总”的正对面，他是京都帝国大学农学部毕业的，曾在九州的矿山統制公司作事；正当年富力壮的时候失去了一条腿。这人一边啃面包干，一边快活地講着話；他談起了他在华北受伤当时的情形，講了在陸軍医院里的一年半的生活，也講了战后以来的一切烏七八糟的情形。

“护理兵这玩艺兒，簡直是什么也不懂，所以我們都跟他們取笑，喊他們的時候，就喊：‘喂，喂，碘酒<sup>①</sup>！碘酒！’”他这样笑着說，然后用《国际时事》英文杂志卷的一个紙卷敲他那条好腿。

“喂請！您抱着信心生活下去吧。抱着一个人即使丢了一条腿仍然能够得到幸福的信心，心胸开朗地活下去吧！决不要自卑。——象我吧，到了这个岁数，什么事兒沒經過？！我只是奉劝你这一点。”穿白綢衬衫的人郑重其事地这样說了，然后又說：“对于太太，尤其不要戒心驚扭，这一点上你要是不能克服，那就整个兒完啦。你的太太也要承受不住啦。——这也是我个人的經驗之談。”

这位穿白綢衬衫的人虽然相貌生得象个大老粗，眼睛里却透露出一种精神活动。——可是直到現在，“教·总”却一句話也沒說。

宏子穿着細格花紋的束脚褲，脚上穿着早先女学生穿的那种高腰靴子。等她吃完了紫菜裹飯糰的时候，穿白綢衬衫的人和“教·总”已經推心置腹地聊开了。

“您在中国东北，搞的是什么事業啊？是和軍隊有关系的嗎？”

“是的。没什么，不值得一提。”

可是当他們談起了双方都認識的某些軍人的时候，穿白綢衬衫的人就說：“噢，原来你也和他認識呀？——是啊。”

这么一句，自然也就会叫“教·总”領悟到他自己当初在中国东北时候的景况了——穿白綢衬衫的人是有一套談話技巧的。

“教·总”过了一会兒就取出一本《日本皇太子史論》的小册

---

① 因为护理兵遇事只懂得給伤兵上碘酒，所以这么称呼。

子，不过他实际讀它的时间是很短的，視線很快地离开了書頁，略向上仰着他那头发理得短短的头，閉目养起神来了。那张橢圓形的、褐色的、接近老年的脸，一看就是小心翼翼、奉公守法的样子，显现出象假面具一样的凝固的表情。他的嘴唇仿佛摆在那张假面具上的一根短短的、褪了色的綫头。令人感到，他的内心有一个漩涡，外界的刺激只要一松弛，馬上他就被吸回到那漩涡里去；在那假面具似的表情里，一絲一毫也找不出未来的光芒。

过了名古屋，又上来一大批滿头滿身都是汗水和尘土的复員者，連同他們的行李，甚至把过道都堵塞得水泄不通了。

起初，精神飽滿地还直講笑話的那个一条腿的伤兵，当火車越走越接近他的目的地，就不知不觉地消沉起来，显得内心十分不安的样子。他的目的地是京都，妻子被疏散在那里，他打算上那兒先把离家两年的身体休养一下。

“我打給家里的电报要是能按时送到就好了。”他回头瞧着宏子說，“这陣子，电报两天怕到不了吧？”

“除非赶得特別巧，不然怕不行，”宏子回答着。因为她头几天往鮎澤的家里打的电报，直到她到了鮎澤家住到第二天，电报也沒送到。

“真糟！假如我沒有这么些行李倒还好办点兒……”

他仰头瞧着擱在上边网架上的装假腿的木头箱子。

“您下車嘛，——咱們大伙兒誰都可以帮您一把。等您下去了，車站的人也不会不管您，——回头把行李先存在小件寄存处，过后再請人来取走就好了。”宏子建議。

“那太費心了。只好那么办吧。”他用手摸了一下头，神經質地笑了。“怎么說我这算是初次走到社会里来——过去在医院

里，大家都是一律缺胳膊断腿的。那时候简直是气焰冲天，觉得短一条腿才不算回事兒哪……唉！”他好象多少沉住了气，往烟卷上点了火。接着又说：“反正将来总会发现些新的不方便的。比方说我家里有个今年五岁的孩子，凭我这个切断了一条腿的身子，就再也沒法子站着抱他了。”

这个一条腿的人表面上是在伤感他将不能用他所希望的方法来对小孩子表达他的爱情，而宏子在他的話里話外觉察到，他对他妻子的更为微妙的种种感情，——宏子于是从心眼兒里說出鼓励他的話来。

她說：“您就是坐着，把您的孩子举起来，喊：‘高高兒呀！高高兒呀！’他准会高兴极啦。五岁的孩子，媽媽可是举他不动罗。”过一会儿她又叮囑了一句：“真的，不要思虑过度。——爱情嘛，就是变通自如的事物，本来也不应该是千篇一律的。”

假如說，爱情都应该有个固定形式的話，那么重吉和宏子在这十二年間所保持下来的夫妻关系又該怎样解释？——宏子心里想着自己这些情形，恨不得往这位脆弱的人背后推上一把，給他加点勁兒。再說，正当妙齡的弟媳婦艳子不也是同样嗎？——丈夫直次战死，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給她，有形的爱情事实上是不存在了，而今后的日子将怎样排遣？对面的这个伤兵，被拉去打仗，弄成残废，如今要是对于爱的自信心也都丧失掉的話，这无异說，灵与肉被支裂寸断，零星毀掉。那么人生也太可怕了！——要坚强啊！要刚毅啊！宏子想，如果刚毅能象一汪清泉似地从地下涌出，她就要用手掬起一捧，注进这人的嘴里去。

用不了一个鐘头就要到达京都了。一条腿的人突然用一种郑重其事的語調朝他对面的“教·总”說：“我要在京都下車了。”

希望您能賜一句金言，留作紀念。”

胳膊交叉在胸前的“教·总”听到他这么一說，脸略微紅了一下。他現在給人的印象和剛才板着冰冷面孔的时候完全不同，是个好好先生式的腼腆的表情。

“多多保重，自己好好地生活下去吧。”他想了一下，穩重地这样說了，然后又补充道：“要努力学习啊。对，要学习，学习是比什么都要紧的。”

“謝謝您的話。”

这当兒，列車正在繞着一座小丘疾行着，它卷起的旋风，使野草搖首，荻花披靡。

过了一些时候，一条腿的人又說：“您說，現在局势成了这样，象《国体論》之类的書，是不是應該藏起来好呢？”

宏子听他这样問，吃了一惊。

在那个时候，就把那一种書藏起来，到了这个时候，又把这一种書藏起来——是什么东西使日本人变得这么卑鄙，見风轉舵呢？！

他提的这个問題看来对“教·总”來說也是沒有料到的，“教·总”抬起頗为意外的面孔，过了一会兒，率直地說：

“我們自始至終維護国体！”

一条腿的人只答应了一声“是”，就再也沒有往下說什么。很明显，这并不是他所期望的回答。可是，既然这是对方作为信念——而且还是“我們”的信念——这样提了出来，他又怎能把它頂回去呢？这两人虽然在历史的同一頁上碰了头，可是又都丧失了互相扶助的能力，两人的談話也只好就此打住。

沉默无言的一条腿的人，当他和家族会面的时刻越迫近，他的不安就仿佛堵塞了心胸似的，一脸垂头丧气的神情。当列車



到达京都車站的时候，他就担心而慌忙地往月台上探头，寻找来迎接他的人，一面架着拐杖，咋得兒咋得兒地下了車。到了大阪車站，“教·总”和他的勤务兵下了車。穿白綢衬衫的人特地从車窗伸出头去，往烧剩下的阴暗的月台观察了半天；过一会儿把头縮了回来，一面往座位上坐下来，一面說：“来迎接他的人可多着呐。看样子是个大头兒，准是个将官級的。”随后他又把声音压低說：“看样子他是处于負重要责任的地位的人，他透露出了他要自尽的决意了呢。”

宏子这才知道，穿白綢衬衫的人和那个軍人打交道的时候，为什么存着心眼兒，处处都采取保留态度。

“得！这段路总算还不太难受；打現在开始才不好办呢。山阳綫是頂叫人吃不消的地方了。甭說别的，火車从来就沒有过不誤点的时候。”穿白綢衬衫的人从褲子兜里取出怀表，不慌不忙地看了看。然后带出一种获得解放的表情，大大地伸了一个懒腰。

宏子所坐的車厢，由于电灯出了毛病，从大阪車站开出后，一直是黑咕隆冬地疾駛着。只是偶尔通过小站，月台上的灯光一闪而过地照进来的时候，才可以看見浮現在黑暗中的、乱七八糟的、不平整的行李和黑色人影。旁边的車窗玻璃砸碎了，只剩下个空框子。

过去山阳綫干綫沿着瀬戶内海兜着大弯的路綫，是通过重吉的母亲登代所居住的鎮子的；現在干綫改道，在它的北边修为直綫，直通德山市了。

在东京車站的問訊处查問的时候，知道了去下关的快車是早晨四点多鐘到达岩国，打那兒再換支綫就可以了。

过去几次到这乡下小鎮来的时候，宏子經常习惯于在广島

換車。她总是难以忘怀在候車室食堂吃过的牡蠣的芳香，和名产檸檬的黄色的清凉味。——而且，直次又在广島終結了他三十四岁的生涯。广島啊！街市不算大，而馬路却不相称地寬闊，靠近河口的河上橫跨着許多桥梁，这情景犹历历如在眼前！

在既沒有窗玻璃也沒有电灯的漆黑一片的火車里面，宏子一会儿睡着，一会儿又醒了，忽然涌起了打算在广島換車的心情。

穿白綢衬衫的人也是在广島換車。

他对宏子說：“怎么样？您也在这兒下，我看咱們先得往門口那边挤过去。”

跨过在过道上躺得滿滿的人群，再爬过庞大的行李，背着背囊的宏子总算挤到車門口了。——洗脸室里面，两輛車的連接板上，都挤滿了行李和站着的或是蹲着的、打瞌睡的男男女女；甚至連上下車的踏板上都有人，脸朝外坐着。

夜色漸漸发白。正下着雨。在湿漉漉的灰色的天空中，火車开过了近处的睡意朦朧的松林和草堤。

看那雨的下法，一时半会儿是停不了的。

列車仿佛在走上坡路，降低了速度，不一会儿索性停下来了。

“怎么在这么个怪地方停下了？”穿白綢衬衫的人带出不安的表情說：“不知道到广島还要多少分鐘？”

“还早着呢，”車中一个旅客搭腔，“不是才刚到三本松嗎？——起碼还得走一个多鏡頭。”

“也許这車刚才开得太快了吧。”

突然一震，火車又开动了。起先是緩行着；人們还都以为它会逐渐开到普通的速度呢，正在这样想的时候，随着强大的排气

的声音，嗷溜一下，它又停下来了。

“又怎么了？犯什么毛病啦！别老开玩笑啦！”刚才那个旅客把他那战斗帽歪戴在后脑勺上的脑袋伸出去，瞅了瞅铁道的前方，又说：“到三本松了。列车后头还得挂一辆机車，每次都是这样作的。”

这位旅客大约有三十来岁；身穿白縐綢衬衫，肚子上还围个毛絨織的围腰。

列车停在生长着松树的低矮的堤前了。堤下杂草繁生。在潮湿的小雨里，有两三个男人跳下去小便。

左等右等列车也没有要开动的意思。宏子打肩头卸下了她的背囊，搁到挤满了东西的脚旁了。穿白縐綢衬衫的人也把行李放下了，然后掏出表来看着说：“简直拿它没法兒办，已经誤了两个鐘头了。”

沒有人搭腔。

有一个把又硬又直的头髮从当中分縫兒的朝鮮青年，把身子半靠着宏子、半靠着他自己的行李，站着睡覺。在他的后边把身子捲成一团，把脸伏在手腕上的青年也是朝鮮人。挤满了隔壁車廂，連把她站着的这个地方都占了的旅客，几乎全是朝鮮人。

隔壁車廂的电灯也没有点着。外边的天空現出魚肚白色，更使那弥漫在車中的昏暗显得沉重。可是在这悶热的昏暗里，却是热照异常。

男男女女敞开了嗓門兒愉快地交談着。說的都是带喉音和短促語音的朝鮮話。——这是些带着全部身家财产，要返回即将独立的故乡——朝鮮——去的人群。

在宏子原来待的那个車廂里，朦朦朧朧当中，大家却是一

样地疲乏、困倦，阴森森的，寂靜无声。站立在两輛車廂交接处的宏子，在她的身体两侧，十分明显地感觉到双方的不同。当然到朝鮮去前途还有很长的路程，着急也沒有用，和短途旅行的人心境自然会有所不同；不过，在那車廂的阴暗中充滿着的輕松愉快的气氛中，有一种說不出的舒暢充实的生活的感觉；使人感到这些在旅途中整宵都在不住嘴地吃着东西、一刻不停地說着話的人們有多么生气勃勃。这一切强烈地吸引着宏子，使她傾听着那精力充沛、七嘴八舌的喧嘩声。

穿白綢衬衫的人以为那在半明半暗中一动也不动的宏子在打瞌睡呢，就招呼她說：“可別这样睡覺，太危險……”

“謝謝你，沒关系。”

穿白綢衬衫的人想去的地方是艺备鉄路綫上的一个乡村。在那兒住着他的弟弟一家人；有两个他拿着当自己亲女兒一样的任女。

“看起来，我算是个运气还不错的，就这样，总算是平平安安地告了一个段落，我也就想到弟弟那里去，多少分給他一点錢呢。”

“真的呀，在战争上发的財，里面还牵涉着人命呢。”宏子說得很坦率。

“真是說瞎話一样！象我，只不过办了个小小的工厂，还不到一年的期間，就賺下了近三十万块錢。这不是鬧着玩兒一样嗎？！”穿白綢衬衫的人来回說，他的話里一点也沒有帶諷刺的意思。

待在宏子前头的，也是个朝鮮男人，这会兒把发紧的胸脯舒舒服服地挺了挺，仰头看一下外边，然后輕捷地下到鉄軌旁的砂石上了。

忽然間，咯当一声，車子剧烈地搖动着路微开动了。于是七

嘴八舌的朝鮮話喊開了，總不外乎是催他快上車的意思吧。那男人慌忙跳上了車；可是他剛一上車，火車又搖晃了一兩下就停住不動彈了。周圍的人們被惹得笑了起來。

這時候，在隔壁車廂那半明半暗的、興高彩烈的混雜中間，突然响起了一個少女的清脆的聲音，唱起了《阿里郎之歌》。

阿里郎

阿里郎

阿里郎越過……

她把曲調唱得那樣悠揚，那忘我的一心一意的聲音，令人仿佛可以看見她那合着拍子搖晃着身子的情景。其他的男女的話聲依然很熱鬧。間或夾雜着好象是老年人的咳嗽聲和笑聲。

只有以歌唱才能表達出來的舒暢喜悅的心，仿佛在黑暗、氣味難聞的車內飛舞起來了似的，少女在唱《阿里郎》。宏子傾心地听着歌，她的睜大了的眼睛看到了還沒有開動的列車旁的堤上生長的松樹；雨天的破曉，在暗鉛色的外面的天色中，漸漸可以辨認出黑而細長的松針。

在雨中，宏子小步跑進了地道。在廣島車站多少還剩下點原形的，只有這條地道了。所謂“縱目而望，一片焦土”這句話絕非夸大的形容。那里已經不再是宏子所知道的廣島市，也不再是廣島車站了。車站辦公室設在岔道的貨車里頭。在傷痕猶新的基礎上，將要把生活重新建立起來。眼前簡直不易分辨出哪兒是車站；背着背囊的宏子抓住站在地道右側台階上的少年車站站務員問道：“下一次往岩國去的火車幾點鐘開？”

“六點四十分！”

“六點四十分？”宏子迷惑不解地反問了一句。她坐來的那

趟火車在三本松意外停車足足有三個鐘頭；車開到了這裡已經七點多了。她想，這個少年總不至於那麼壞心眼兒，把已經開走的那趟列車的時間告訴她吧。於是她莫名其妙地又問：“六點四十分，你是說上午嗎？”

“要是告訴你六點四十分，就是個傻瓜也該明白是指上午說的呀！”

那個只不過是十四五歲的少年站務員缺一隻左胳膊。他穿着一件青色的衣服，由於正是長個兒的年齡，衣服袖子都短了；有一隻袖子從溜尖的肩頭吊兒郎當地搭拉下來。這個獨臂的少年站務員叉開兩腿站在階梯上，每次遇到由於車站空蕩無物而迷失方向的、對他提出象宏子那樣的詢問的人，他都逐一地用復仇般的、帶著尖利的惡意的嘲弄來對付。

完全崩潰的市街和車站，加上這個小惡魔似的少年站務員！宏子覺得她在這種地方沒法待到下一趟火車到來的時刻。於是她又從雨里跑過去，爬上了仍然停在那裡的快車。

“怎麼？又回來了？”

“是啊，我還得坐到岩國。請您多照應。”

宏子在岩國站下了車，先往山腳那邊望了望；越過幾條鐵軌路綫的遠處，可以看到一所用樹干造成的小屋；在它的附近，車站的工作人員稀稀落落在走動着。回過頭來，宏子又眺望了海岸。本來面向着閃爍着碧藍色的瀨戶內海而蓋在那裡的巨大的、人造絲工廠的一長排厂房，還有後邊的飛機工廠的白色厂房，以及陸軍燃料廠的一幢幢的房屋，現在完全消失了。只剩下了地面上的無數的大大小小的土坑，和堆得亂七八糟的、扭曲彎折的廢鋼筋。土坑里存着的污水已經臭了。

宏子和另外几个旅客，站在就象供水站附近常有的那种高腿木板栈道上，等待着下一趟西行列車。在他們的眼前，有好几輛翻倒了的机車；有的車輪朝天，露着肚皮，有的橫翻在那里；还有許多烧烂了的、只剩下熔化了的鉄骨架的貨車和客車凌亂地丢在那兒。不知从哪兒崩來的一輛汽車，倒栽葱地插在这堆奇特的、乱糟糟的东西当中，已經混身焦爛，漆皮兒剝落，开始生鏽了。

雨几乎停了。微細得几乎說不上能把人淋湿的牛毛細雨下到背囊上。木板栈道上，在列車停留的一面，每隔一定的距离，好几个地方都堆着人糞。根本无人打扫它們，已經快被雨冲散了。

西行一夜，在宏子周圍所出現的一切一切，都是不折不扣的赤裸裸的現實。

## 七

宏子下火車的小站，是在竹林丛和相距不远的低矮的群山之間；她下了車，走到站前的廣場上來。

靠右边，是瞧着眼熟的貨物堆棧。走下一个緩坡，就來到一條馬路上；十字路口的對面角上的消防唧筒存放处，和尽头的綢緞庄仍舊是从前的老樣子。宏子看了，放下心來，同时感到了一抹哀愁。上一回她到这个小镇來，是直次受到第二次的征召入伍的那回。記得那次宏子打車站走出去的时候，看見在消防唧筒存放处的前面拉出來一輛塗成紅色、挂着鈴鐺的手压式唧筒車，在它的周圍圍着一群健壯的青年，直次也在里面；他看到了宏子就笑逐迷地、不言不語地走了過來……而現在，那个唧筒存放处附近只是靜悄悄的，一個人影也沒有。

在沒有行人的狹窄的街道上，宏子朝北方走去。道路兩旁并排着一連串的店鋪；有半截玻璃門的理髮店，雜貨店，稻米加工廠，沒有買賣的點心店，小客棧。——固然街上連個人影也沒有，可是宏子却覺得在街上走着的自己的藍地白點子的束腳褲、圓頭女學生式皮靴、連作為記號結在背囊上的一小塊紅天鵝絨都從什麼隱蔽的地方被人窺視着似的。

僅僅走三四百公尺的路，就把這個街道走完了。不遠的前方，重吉家的堆房已經在望。它的牆壁上刷的石灰粉有些地方已經剝落。

宏子覺得胸口一陣堵得慌。——她想起了，當年就是從這個堆房前邊直到那條大街上全都擠滿了人群和旗幟，來為直次的第一回出征送行。後來也就是在這條街上，他的弟弟進三，把壯實的青年人的身體朝着前面站着，和母親登代一起拍了入伍紀念相片。

來到家門口了。宏子看到了原來開煙店的那扇玻璃窗已經關死了，挂着污穢的布幔。只有作為出入口的玻璃門開着一扇；在門框上方挂着一個“榮譽之家”的木牌。

“早晨好，有人在家嗎？”宏子一面招呼了一聲，輕輕地走進了店鋪的土間里去了。上次來的時候，還堆積着煤、豆渣、麥子、木炭的左邊的地板上，現在已經從里到外全都空着；好幾根肮髒的柱子都露了出來，一個大號磅秤丟在牆角。本來堆放瓦匠材料的另一邊的土間也空了出來，只有一把腿兒快斷了的藤椅子擱在那里。

在鋪面房里一張看來不大使用的辦公桌的邊兒上，擱着一頂小孩帽子。這裡也是悄然無人。令人渾身感到，當生活的洶湧的風浪退盡了之後所留下的那種寂靜。



宏子拉开了把狭长的土間隔成两間的粗劣的紙門。里边是厨房，地上和水槽都拾掇干净了，也没有人待在那里。宏子把穿着束脚裤的膝盖跪在地板上——过去直次們經常坐在折凳上热热闹闹、急急忙忙地吃早飯或午飯的地方——冲着里头大声喊：

“你們都不在家嗎？”然后又用更大的声音喊道：“有人嗎？”

“啊呀！——”探出头来的是艳子，她那副神情就仿佛她刚离开那兒不一會兒似的，她的脸，和上次見着她的时候，沒怎么改样兒。

“原来你在呀，沒听见嗎？”

艳子沒有正面回答。只是說：“唉呀，来得真好。”然后就飘动着藏青色的裙子，跑到后边去了。

“奶奶呀，孩子他奶奶呀！东京来人啦！”

跟着，登代婆母发出打心里欢迎的声音跑出来了。

“刚到啊？”

“是啊，因为火車晚了三个鐘头。……”

“唉呀，真是不得了。那就快点兒上来吧！”

宏子一眼看出，婆母十分明显地瘦削衰老了；素来的那种精力充沛的表情从她的脸上消失殆尽，穿着碎白点花紋棉布衣裳的肩膀显得又瘦又小。

婆母說：“直次的事兒，唉，真不知道怎么說才好。”

“电报見到了吧？”宏子問道，“我接到快信，第二天就动身往这兒来了。”

“沒見呀，”婆母說着，又看着艳子說：“不是嗎？艳子？”

“沒来！”艳子的口气特別干脆，听起来仿佛她認為电报根本就沒有拍似的。

宏子跟婆母和艳子談着話；談着談着，她所感受到的，比起

悲哀來，更多的是深刻的惆悵和空虛。——得到直次遭到災難的消息到現在已經有一個多月；只是知道他失蹤了，生死不明，別的就什麼也不知道了。今天，不論婆母還是直次的妻子苞子都絕望了，斷定直次一定是已經不在人間了。

在開頭的日子里，是驚愕和慌亂，只要抓住個人就向他打聽直次的下落；可是終于連個尽情慟哭的場面都沒得到，一切就算完了。而現在失去了直次，留在她們家裏的就象是潮水退盡、被干晒着的海岸似的日子。婆母和苞子，帶着兩個年幼的孩子，在這個既沒有買賣，也沒有人來往的房子里過日子。甚至看見宏子打東京來，連不由得抓住她悲慟申訴一番的那股激動的心情都沒有了。

年輕的苞子，雖然含着滿眶淚水，却是聲調不變地講述她各地奔走去尋找直次當時的情景。宏子听着，感到從鼻孔往外直冒汗般的痛苦。宏子深切地感到，她們並沒有把自己當作一個在這種情況之下向她們伸出救援之手的人。

婆母和苞子，都一再重復地講述着直次的功勞：他怎樣隨機應變，怎樣善于經營和待人接物，怎樣善于賺錢……

“真的，象那樣好性子的孩子真是天下少有。”登代說着，“因為他往家賺了不少錢，所以現在雖然碰上這種事兒，只要省吃儉用，總還可以把孩子撫養大，用不着太发愁。”

過了一會兒，登代就好象想起了個離得太遠、幫不上忙的人似的問道：

“大概重吉也得到這個消息了吧？你說呢？”

“一定已經得信兒了。誰會大大震驚的。但願他能快點兒給來封信才好。真是沒法子的事，那種地方就是有許多成心跟人家過不去的條例的……”

根据治安維持法，重吉被判了无期徒刑。他是当年六月間被迁到网走去的。那时候宏子对婆母沒有明說，只是含糊其詞地告訴她說，因为巢鴨監獄四圍也都燒光了，所以把人疏散走了。重吉是石田家的长子，他所應該尽的心，这些年里宏子都尽可能替他作了。对于由于中风而臥床七年的公公，对于直次和进三的入伍，解除兵役，对于公公的殯葬，然后是夫弟們的应征入伍，婚礼，出征，头一个孙子的出生……总之对于每件事宏子都作了力所能及的事，使得众人滿足。現在告訴婆母說，东京都燒光了，变成一片焦土了，婆母固然不会怀疑这个事实的；不过在她的脑海中总还存留着东京的繁华，以及那些大店鋪的印象，所以恐怕她脑子还一时轉不过弯兒来。

宏子作为一个作家，却处在足足五年的工夫連小說也不准許发表的境地。这个事实，可能也就是使夫家的人感到她已不再象以前那样足以依靠的原因吧。

四岁和两岁的男孩子，把紙气球和沒有顏色的积木块散乱在鋪席上玩起来。这种沒油漆过的积木，是今年九月初在东京日本桥的三越百貨店玩具部所卖的唯一的兒童玩具了。在孩子們玩积木旁边的棉垫子上，堆着只够做衣服貼边的秩父市产的藏青衣料，和宏子为婆母剪来的作带子用的綾綢料子。这些就是宏子从东北的乡下装在背囊里背来的、姑且可以称之为礼品的东西。

● 五点钟左右，住在这家里在小学校教書的堂妹繁野回来了。西日照射在她的白棉布的罩衫上，她沿着房后的新道小跑似地来到厨房的后門，还没等她打完招呼，待在土間里的胞子也不去回她一句打招呼的話，劈头就吩咐上了：“繁野姐，去看看澡水燒得怎样了！”

正和孩子們在一起玩的宏子听到了这样的口气，不由得一愣。被紙門隔着，宏子沒有看到繁野。可能每天都是这种情形吧，繁野只是默默地把她的包裹放到叫作“亭子間”的小屋子里，就又到房后去了。

象要溶化一般的美丽的斜阳，照射在后山的繁茂的杉树梢上。在附近的車站里，換軌道的貨車发出富有节奏的音响，碰撞着往一起接連。音响飘过离海很近的西方小鎮的清澄天空，传播过来。从厨房飘来木柴燃烧的气味。……是啊，这些地方色彩浓厚的事物，和过去几年到这里来的时候所看惯了、听惯了的那些并没有改变，可是，石田一家子的生活却变了样。

离开东京以前，宏子为了买礼物走进了銀座的三越百貨店。烧得精光的地下室的一小部分，用胶合板和陈列箱隔成許多区域，权充临时售貨所。上面摆着些只用紙包着的口紅，和紙袋装的香粉。在一个犄角里，开辟了一个比美国任何避暑地常有的那种日本土产品店还要劳酸的日本产品陈列場。陈列的物品不外乎：白樺树干作的画框，装着用粗劣色彩画的京都舞妓和富士山的画；用眩人眼目的色調来掩飾它本身的丑陋的大扇子。装在展覽櫥里的，是不知打哪兒收罗来的幸免于战火的以观光客为对象的、印在縐紋紙上的广重<sup>①</sup>的画，再有就是三只眼小妖怪从藤皮衣箱伸出头来的童話《割舌雀》里头的一个場面之类。另外还排列着够不上称之为商品的、莫名其妙的金屬加工品，和繩子、网子、保險剃刀一类的东西。在光綫昏暗的、发散着胶合板气味的卖貨場里，杂七杂八的沒有一样象样的物品，店内的光景，給人一种漂到大都会的河岸上的生活的垃圾的感觉。

---

① 安藤广重(1797—1858)：是江戸末期的日本画家。

驻扎到东京还不到三四天光景的美国兵，一个跟一个地，从那洞穴般的入口走进到这个卖着莫名其妙的东西的店里来，又从另一个口走了出去。

宏子站在一个陈列橱旁瞧着，有两个同伴的年輕的美軍将校走进来了。他們也和別人似的，單純地、好奇地东瞧瞧西看看。这时候，两个人中的一个，渐渐地對陈列在那里的物品仔細观察了起来。他把一样金屬品（看不出那是什么东西上用的零件）拿起来，在手里顛过来倒过去检查了一会兒，搖着头又把它放下了。然后他們离开那里，从宏子站着的地方的旁边走了过去，用表现了真正惊讶的低声，清清楚楚地吐出几个字来：“日本人破产了。”

偶然听到的这句简短的外国人說的話，渗透到宏子的耳底深处，給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来到重吉的老家后，宏子产生了这样一种感情：好象是一只小麻雀，拚了命把身子弄平扁，拍打着翅膀，想在一汪水里沐浴而掙扎着。丧失了作为生活中心的直次所带来的不幸，由于这一家子光剩下了女人，所以甚至把那悲哀充分地发泄出去的一点力量都失掉了。宏子想：这就是所謂不幸啊！又想，在这里，感情已經遭到破产了。

## 八

宏子头一次到这个西国的村鎮来是十二年前一月初旬的事。过了一月三日，宏子馬上就离开了东京。去年十二月的二十日以后，重吉遭到了拘捕。宏子虽然露面去了好几次，那个警察局的特高警察也不許她給重吉往里边送衣服。一九三三年

二月，小說家小林多喜二在另一個警察局被拷打致死。在那前後，宏子只聽說過名字的人們當中，遭到逮捕後馬上就喪失生命的就有好幾個人。

正是嚴寒的日子，連重吉的衣服都不讓往裏送。只憑這一件事，就可以說明重吉在裏頭受到的是什麼樣的待遇了。宏子挾着被退回的包袱，慢慢地走下幽暗、冰凍而彎曲的警察局的水泥樓梯的時候，甚至連重吉是否還活着她都沒有把握。——最後她想：即便是警視廳，對重吉的母親，總會感到有責任向她說明重吉是死是活吧？於是她急急忙忙在東京站上了車，往重吉的家乡出發了。

對於從來沒有到過京都以西的宏子說來，柳井綫沿綫的景物使她感到新鮮。內海的顏色，平靜無波的海面上投着的安詳的山的青色倒影。矗立在港口的船檣，象畫中看到的中國船帆樣式的、把布條豎着縫合到一起的船帆……所有這一切，都使她感到珍奇。多石泛白的土質，和東北地方完全不同的城鎮的櫛比鱗次的屋頂，和在它們前邊的街道也使她感覺興趣。她沒有和重吉一起到重吉的家乡來過，沿着火車路綫看到的家乡的景色，給了她很深的印象。

當她來到石田家所在的車站，提着一隻手提包下車的時候，鎮上正下着正月的細雪。白色的雪片落在她的頭髮上和褐色的圍巾上。除了站名外（那是根據重吉父母的信記住的），她對此地什麼也不知道，於是她向站上的站務員打聽了一下到重吉家去的路，其實不問也找得着。然後就到他家去了。當時重吉家生意還作得很興隆，經營着米谷、油類、石灰、瓦匠材料、柴禾、木炭、烟草、鹽。另外直次和進三還搞卡車運輸工作。家里還雇着搬運夫。那時候重吉的父親雖然已經中了風，多少還能動彈點兒。

宏子突然从东京找上婆家的門，自我介紹說“我是宏子”的时候，重吉的双亲，对于被这突如其来的兒媳妇称呼作“爸爸媽媽”感到驚訝；宏子則对于婆母显得那么年輕觉得意外。——重吉自从娶了宏子后，还没有来得及返乡省亲，就轉入了地下。

宏子打听明白后才走来的这条道路上，不时有公共汽車通过。汽車在这唯一的一条狹窄的路上，以它那种乡村公共汽車所特有的权威思想横冲直撞地轟进着，以致重吉家开的店鋪的玻璃窗和前边澤田家的四张玻璃窗上，全濺滿了泥点子。这些几乎碰上低矮的鉛皮房檐的公共汽車，每天都要来回跑好几次。

不久直次入了伍，以現役軍人的身分，曾返回家来一次，跟着又接到征召令，被派到华北去了。当时，日本全国都在搞“千人針”<sup>①</sup>，車站上和大街小巷都搖着紙作的小旗<sup>②</sup>。直次不在家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那陣子，刚好把自从大正九年<sup>③</sup>經濟恐慌时破产而負下的債務还清，总算把現在居住的房屋的所有权取回了。

輪到进三入營了。到了第三年，直次回到了哥哥重吉和弟弟进三全不在的家来，和母亲替他物色好了的媳妇艳子举行了婚礼。

日本对中国的关內关外进行的侵略战争，那时期正在节节扩大。后方生活也有了显著变化，由于經濟統制，作生意十分困难了。这个鎮是分作上鎮、下鎮的；原来不过是沿着一条大

---

① 出去参加侵略战争的日本軍人家眷，拿一块白布，站在街头，請过路的女人用紅綫往布上縫一个針脚；这样找一千个人縫上一千針，然后交給那个軍人圍在腰里，据說可以使他“刀枪不入”。

② 搖晃着小旗給大兵送行。

③ 即1920年。

河，把一些低山崗、樹林、庄稼地等類夾雜在中間，斷斷續續地連到一起的一個地勢。現在又把十六里開外的面向海岸的田野合併到一起，成爲一個市。這種市，並不是象一般的那種由於地方發展，小鎮膨脹大了而形成的那種市；而是完全由於軍事的目，把庄稼地和菜園子一躍而改造成爲市。從德山市到這個新建的市之間的將近四十里的路程上，貫穿了一條軍用道路。這條路由軍用載重汽車專用，是凜然不可侵犯的，它必須按照軍人在地圖上畫的一根綫分毫不差地修築起來的。

宏子在四年前，到重吉家鄉作最後一次訪問的時候，婆母對於這條新道頗以爲苦。

她說：“真是的，太糟糕了。據說要修得和咱們房檐一樣高啊！”

除了爲這條新道的事傷腦筋外，還擔心直次是否會第三次被召去打仗，這兩件事攪合到一塊兒，經常挂在婆母的嘴邊兒上。原來直次在第二次應征入伍以後，就在第二天早晨要上船遠行的前夜得了急性盲腸炎，才得以留下了。

那次征集的預備隊，被派遣到南方的某地去了。

公共汽車、卡車、達多山牌小型汽車不分晝夜地在狹隘的道路上橫沖直撞地疾馳；這種交通情況從早晨到半夜震動着重吉家的地基不牢的簡陋的房子。打二樓可以望見的鐵道綫路上，滿載着大兵的列車一停就停上好久，鎮上婦人會的女人們用茶和飯糰子招待他們。新成立的這個軍事都市，以巨大的工廠爲中心，對附近農村青少年男女進行了總動員；由這些村子來的騎車的人們，一早一晚在固定的時刻，從重吉家前的道路上川流不息地過去。每一輛公共汽車上，都有個佩戴着用紅字写着“憲兵”字樣的腕章、腰挎長指揮刀、穿着高筒靴子的男子，這種人從



哪兒來，又往哪兒去，誰也不知道，總之，永遠是起碼有一個憲兵搭車。——就在那一年冬天，對美戰爭開戰了。

宏子這一次來後，把二樓靠東邊的窗子拉開一看，當年婆母引以為苦的軍用道路，已經修好了，高到站在它上面伸手可以够到後院的無花果樹樹梢。由於重吉的家隔了一條溝，得以幸免，沒遭到拆房子的命運。可是麥田被夷平了，前方的菜園子也被填高了，原來種菜園子的那家人家，從山腳挪到里边去了。新道必須按照軍人在地圖上畫的那條綫，筆直地、毫無通融地修築起來；於是，它就被修起來了。直次必須被召去打仗，他也就去了。

原來的這條狹隘的道路上已經沒有公共汽車往還了，房後的新道上也沒有公共汽車往還。匆匆忙忙建造起來的軍用都市喪失了機能，只是多出了一條機械地貫穿著沿着河的上下兩鎮的道路，而陷入了癱瘓狀態，這個由五十餘戶人家聚在一起形成的村鎮現在得到了一個新名稱：“寡婦鎮”。

在“寡婦鎮”後面的新道上，時常有從工廠方面開來的卡車馳過。它們有的載著汽油桶，有的裝著木材，也有的是把過去疏散到山里去了的家產用具又往回拉的。——不過這許多車里拉的，沒有一件是和“寡婦鎮”有直接關係的物品。要知道，在那戰爭剛結束、亂糟糟的當口，投機取巧，把汽油隱匿起來的，或者把工廠的木料假公濟私大飽私囊的，不外是那些和工廠有關係的男人們。而在“寡婦鎮”是沒有一個男人的（否則它就不成其為“寡婦鎮”了）。

從婆母和捲子哀悼直次講出來的話里，可以聽出來那麼一種意思：如果直次在家，這些由於時局的激烈變化而冒出來的便宜事兒，決不會讓它白白地由她家大門前過去。

石田這一家子，生意本是父親帶著三個兒子干起來的；雇用

的店員也是清一色的男子漢。這一家的中心是登代，她忍受着長年間靠借貸為生的生活，靠她那挽救破產局面的才幹，過着驚人的勤儉的日子。日後重吉雖然不在家，家里總還有幾個男人憑他們那朴素、結實的胳膊和脊背來把登代的這種才能和精打細算的天分付諸實現。可是如今直次死掉了，進三服完兵役以後接着就被派到澳洲北部，一去沒有回來；即使登代能出主意，讓男人們一起干活的買賣也沒得作了。所以登代的活躍的天性，也無濟于事了。

積下來的勞累，一下子發了出來，宏子就在二樓上重吉少年時代的書房里靠東邊的窗戶下躺下來。突然聽到，從另外一幢房子、還要向東邊突出的那間厨房里傳來了一陣蠻不講理的聲音，那是直次的四歲男孩昭夫在发脾气：“不要，不要！我說不要就是不要嘛！”同時，還聽到他用那穿在腳上的大人木屐，往地上蹣腳的聲音。

“這叫什麼話！小昭！你剛才不是嫌太稠嗎？所以媽媽才給你弄稀了嘛！別鬧脾氣啦，快吃吧！”

那是用小麥和米一起磨成的炒粉，兩個孩子閉着就不住嘴地吃。宏子剛到不大工夫，昭夫就為了炒粉沖的稠稀不對心思，在那里無理取鬧。

“不——要！”

隨着是當啷一聲東西被摔在地上的音響。

“小昭！”梔子禁不住發火了，“怎麼，你這麼不聽話！”

照一般慣例，這句話後頭本應該帶上一句“……那麼我要告訴爸爸了！”的，可是梔子的聲音就那麼中斷了。她似乎在嘆氣。過一會兒，她有氣無力地丟出一句話來：“媽媽再也不管你了！”

接着是挾子怪不得勁兒地走开的脚步声。然后厨房里就悄然无声了。剩下了昭夫一个人，大概在那里随心所欲地把地板上弄得一塌糊塗，在吃他的炒粉呢。

小昭夫有个翻白眼的毛病。吃饭的时候，他也是光說一句：“我不要吃！”然后把已經拿起来的筷子蛮不講理地往桌子上一扔。

“怎么啦？午飯不是也沒好好吃嗎？”登代担心地望着气色不佳、乱发脾气的小昭夫說，“瞧，治郎吃得乖。你不还是哥哥嗎？小昭！你要不規規矩矩听話，东京的伯母說她下次再也不給你带好东西来了。”

昭夫抬头望望宏子，呲牙一笑。

“来吧，”登代接着哄，“浇上点湯。看，这回好吃婆！”

昭夫瞪着小眼兒瞧着，任憑人家往他的飯碗里浇豆腐湯，等把碗剛給他摆好，他又重复一句：“不吃！”

过一会儿又說：“白薯好！”

祖母和母亲听了这句话，露出“这可冇救了”的神色，馬上說：“那干嗎不早說？”然后从防蝇厨里把蒸好了装在碟子里的白薯摆在他面前。

上次宏子到这兒来的时候，昭夫还是个不滿一百天的嬰兒；黑黑的小脸长得象他去世的祖父。宏子曾經把他端端正正地抱在手里，拍了一张照片寄給重吉；自己沒有小孩的她，对于侄男侄女是特別喜爱，也格外关心的。在厨房的防蝇厨的上方，挂着直次的照片，还是当时供祭品的时候挂上去的。照片里，直次穿着便服，盘腿坐着，寬寬地盘着的两条腿中間，抱着滾圓的昭夫，当时比現在小多了，嬰孩的胖呼呼的脸上长着可爱的眼睛、鼻子和嘴，朝正面看着。直次則以一种年輕的父亲的表情，嘴角

微张着，笑咪咪的。

看来，艳子是沒有那种耐心来下一番工夫，心平气和地給孩子看看这张相片，把父亲的事情講給他听，好使昭夫的心情平靜下来。艳子的身体一向不好，直次在世的时候，她动不动就把“反正我是活不长的，”这句话挂在嘴边兒上。

“零食吃得太多了，到时候自然就不正經吃飯了。气色不好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緣故。”宏子建議說。“規定出来十点和三点吃点心怎样？”

粮食虽然缺乏，不过在这地方，規定出个鐘点来按时吃飯、吃点心总还不算困难。可是艳子对于宏子的話，看来根本就沒听进心里去；只是“嗯”地回答了一声，然后說了句仿佛对宏子抱歉似的話：“唉，真是的，这孩子天生就是别扭！……”

昭夫脾气本来就不好，加之这个完全由女人組成的家庭里，又缺乏那么一种能够在不知不觉之間治好他的脾气的、男子汉独具的威懾的力量，和生活上的規矩，因此他的粗暴蛮橫的脾气就发展到漫无止境的地步。

从前，直次在这家里，也是唯一的男子，母亲和媳妇把他当作了生活的中心；現在，肝火旺的昭夫又是这样，被祖母和母亲打两方面宠着，輕不得，重不得的，偶而实在憋不住罵他两句，过后又不免加倍对他討好。

宏子躺在那里，听着厨房里的騷扰，深深地感觉到：作为一个家庭的中心的男子被夺去后，那个家庭所发生的不幸和生活上的残缺不全，怎样以各式各样的形式表現出来。战争的灾祸把这个“寡妇鎮”上的石田一家人的生活，打根基冲刷蕩尽；灾祸表現得十分鮮明露骨。——宏子坐着火車沿着东海道、山阳綫西行，越走越痛切地感到了房屋财产被燒光了的人們的創伤的深

剝性；但是戰爭給人帶來的最大的終身恨事在什么地方呢？——應該說，它存在于那不安地探詢着是否該把《國體論》的書藏起來的、獨腿白衣人的隆仁之中，應該說，它也存在于“寡婦鎮”的這一家人家里，它也存在于在日本全國出現的幾十萬個“寡婦鎮”、那默默寡歡、日復一日的殘缺不全的生活之中。

冰冷、苦澀的眼淚，順着宏子的兩頰流下，滴到藤條制的小枕頭上了。當宏子看到波茨坦宣言里“戰犯”這個字眼的時候，連她自己也沒料到自己的心會這樣充滿了實際感受地接受這個說法。宏子打心里希望：世界正義會把這種罪惡真正地、毫不容赦地予以懲罰。

## 九

“奶奶！孩子他奶奶！”

梔子這樣呼喚着婆母，跟婆母搭着話。——“奶奶”，按說是個溫暖柔和的稱呼，可是到了梔子的嘴里，就非但沒有那種能把對方的心引誘出來的溫暖，卻只帶出一種生硬的、咄咄逼人的壓力。

宏子這次來到此地，特別注意到這件事。——過去梔子倒也是一天到晚“奶奶，奶奶”地叫着，指使婆母干這干那；宏子也曾經開玩笑似的說過：“梔子倒是真會撒嬌，你這一來不打緊，婆母就得替你干。”不過登代倒是豁達地為梔子解釋，說她怎麼說也還是年輕，自己辦不了事，總想靠別人幫忙。不過同一個“奶奶”這稱呼，往年在聲調里還帶點甜蜜蜜的味道，有一種小鳥依人之感；而婆母的氣質，對於這種糾纏依賴可以說是感到愉快的。

宏子觉得把“奶奶”这个温柔的称呼叫得如此生硬的现在的艳子，以及被她那么叫着的婆母，她俩都是值得深深同情的。

从前宏子住在駒澤的时期，隔一道低低的方格子竹篱笆就是邻家的菜园，再往里面可以看到居室的廊沿，一个老头子住在那里。他那兒媳妇，也是一天到晚沒遍数地喊着，“爷爷这么着，”“爷爷那么着，”的。她的声音在晴朗的下午，清清楚楚地传到宏子面对着桌子工作的相反方面的屋子里。那时候，宏子面朝着栽着石榴树的、孩子们曾經开辟过摔交場的院子写小說。她有时候侧着耳朵去听那种呼声，她怀疑到那声音里是否包含着爱？每天这么喊的回数越多，宏子越是感到它是一种被压抑在珍調生活里的倦怠的女性的煩燥。

宏子参加艳子結婚典礼的那天晚上，在鎮上飯館子的雅座里，宏子坐在婆母的身旁。当那梳着高島田髻、戴着白头巾<sup>①</sup>、在六月初旬穿着长得拖地的冬季的黑色裾模样<sup>②</sup>、給媒人牵着一只手的新娘子出現了的时候，宏子驀然感到一陣莫名的悚惧，裹在紋付<sup>③</sup>单衣里的身上不由得冒了汗。人們毕恭毕敬地把摆着好几层匣子的島台<sup>④</sup>搬进来，匣子里面盛着新娘子带来的礼品，新娘子低垂着戴着白头巾的頗有分量的头跟在后面。宏子看到这个年紀輕輕的女人盛装起来，还带上礼品，嫁到陌生的石田家来。习俗的力量对这个女人的命运所起的强大作用，不由得使宏子感到畏惧。

---

① 高島田髻是日本妇女的发式名称；日本的新娘子多在头发上戴一块聚得硬梆梆的白头巾。

② 日本样式的新婚礼服，下襷附近印有白色花样。

③ 印有家族纹章的礼服。

④ 带四条腿的托盘。

放在隔壁屋子的旧唱片放出高砂<sup>①</sup>的歌曲，于是新人喝了对杯兒；然后就地拍了纪念照片。由华北归来刚刚二十来天的直次，也照样穿着冬天穿的黑紡綢紋付，下身着仙台平的礼褲。虽然也是满头冒汗，却不失其青年英俊的仪容。不过刚开始要拍照，他站起来的时候，忽然間腿肚子抽筋兒不能动弹了；宏子赶紧扶他坐到旁边的椅子上。临到拍照的时候，讓新娘子坐到那椅子上，兼当媒人的照象师替她整理整理衣服下襠……直次的婚礼的前后經過就是这样的：一本正經，同时还带那么点小城镇式的幽默味道。

一年之后，直次受到了第二次的召集。

宏子又来給他送行。那时候昭夫已經出世了。艳子对婆母的称呼，已經由“媽媽”变成“奶奶”了。談話之間，艳子偶尔提到了拍結婚紀念照片的时候，直次因为不会动弹了，所以她曾經疑心他的脚大概有了毛病。她这样說着笑了。

“不但沒毛病，他的脚大概还够棒的吧？”宏子这样开着玩笑；心里却不免暗暗吃惊；那天艳子虽然在她那戴在头上的大白头巾下搭拉着眼皮，对那一刹那間所发生的事却居然絲毫沒有放过，宏子可以推想到当时作新娘子的神經是怎样在活动。

从宏子的感情上說来，重吉的母亲这样一个人，給那个有气无力地、塌拉着木屐走路的艳子用生硬的口气“奶奶，奶奶”地叫着，成天价給两个孙子糾纏着，是并不相宜的。登代要求自己作一个善于体諒人意的婆母，这里面是付出了不小的忍耐和努力的。身体弱的艳子，由于生了两个孩子，就显得那么心安理得。

諸如此类的生活細节所引起的感想，得怎样对重吉說，才

---

① 日本的一种賀喜曲，多在举行婚礼的时候演奏。

能叫他理解呢？

宏子打窗戶看出去：看到婆母用帶子把治郎綁在自己的背上，背着他走到堤上，往新路走去了。多年來沒有背孩子的有些發胖的婆母，象這樣把孩子背在背上的樣子，看上去很不自然。宏子瞧在眼里，十分傷感。——象這樣的心情，要怎樣對重吉說，才能使他了解呢？宏子覺得一切事都得讓重吉知道。為了往婆母和艷子帶着兩個幼兒過的生活里重新吹進生息，加添動力，而使她們把幸福尋找回來，重吉非得了解一切應該了解的事情不可。因為，婆母和艷子所需要的是男人發一句話、男人出一個主意；過去憑了它竟然起了調協婆媳感情的作用……可是現在就短了這麼個男人，女人們應該怎樣行動？——不錯，女人們應該改變自身的習慣，應該學習獨當一面的本領。應該把這個家擔當起來。可是在目前的情況下，為了想叫婆母和艷子理解到這種新的必要，只能指望從重吉那里得到必要的指示和說話。

宏子一面用那沒干以前淡得幾乎叫不出顏色的墨水往網走寫信，一面猜想着：先回家來的，不知是重吉呢，還是在前綫度過了七年歲月的進三？打八月十五日起到現在已過了一個來月了；報紙和無線電都傳播了在南方各島嶼上，被七零八散解除武裝的日本部队的番号。宏子不由得一心一意地祈禱着；但願進三那個部队的隊長是個具有普通常識的、講道理的人，可別是那種一聽到敗仗消息，就把部下攆到沒有食物的山里頭的兽穴去的混傢伙！——說來進三也是個討人喜歡的青年人，當然，他討人喜歡的方式是和重吉迥然不同的。

婆母用一種從來沒有過的蹣手蹣腳的樣子打樓梯走上來。她看到了面向書桌的宏子就說：“啊呀，你沒睡午覺啊？”

“沒有。您要休息嗎？我給您把枕頭拿出來吧？”



“不，不，”她把話头打斷，然后說，“縫子来啦。”

婆母低声說这話的时候，带出一种窺探宏子脸色的神情。宏子觉得这可透着奇怪。因为她想，自己到这兒来了，縫子来看看自己，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当年縫子曾在东京宏子的小家庭里，一块兒生活了一年半，彼此都很合得来。

“啊，来得太好了！”她不由得这么說着就站了起来，也就把婆母那使人觉得奇怪的小声报信兒的事放到脑后了。

她跟在婆母的后边走下到吃飯間，看見縫子一个人坐在鑲着玻璃的紙門那里。好象怪悶得慌似的，大概在那兒那么待了好久了。宏子越发觉得奇怪，于是問道：“你怎么了，縫子，米多半天了？”

縫子抬头看看只管站在那兒、带着惊讶的表情而劈头就問的宏子，用她素来的那种沉着的口調答道：“啊——大概不到一个鐘头吧。”說完，她就对宏子不胜怀恋地嫣然一笑。

“是不是有人去通知了你，說我来了？”

“沒有。我根本一点兒也不知道你来了的事兒。——只是昨天夜里作梦，夢見了直次，心里老是排解不开，想到这兒来告訴一声，才听說你来了。”

縫子打她家到这里，要走十几里路呢。

她在梦里，听到人家在講，直次是待在叫作三次的一个地方。她从梦中醒过来，因为三次这个地名在她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忘不掉，于是到附近借了本旅行指南，打开看里面的地图。

“你說这事兒怪不怪？”縫子带着一种对这偶然的巧合从心眼兒里感到惊奇的表情，揚着浓眉瞧着宏子說：“沒想到真有个名叫三次的地方，写成汉字就是‘三次’两个字。从广島坐艺备綫走两个鐘头左右就到。”

“嗨，还有这种事。——这不去管它，你先告诉我，那是个什么地方？——这个叫三次的……”

“据说在那儿有个医院。”

“陆军医院？”

“大概不一定是，不过我想和艳子一起到那儿走一趟看看。”

默默地聚精会神地听着她们谈话的登代说：“你说的那个三次，跟上回艳子去查问过的那个丰田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吧，对不？”

“丰田村恐怕是在万部线上的吧？”

“喂，艳子，你也过来呀！”

艳子把快要睡着了的治郎用带子勒在自己的背上——勒得很松，孩子快要掉下来了——打土间走了上来。

“我说，上次你去打听过的，不是丰田村吗？”

“是啊。”

“那时候，在本部他们有没有告诉过你，有个叫三次的地方？”

“记不得了……”

“缝子说她作了个梦。所以想跟你一起到那儿去找一找呢。”

艳子听说，就把她那略微下陷的眼脸抬起来，把缝子、宏子、婆母的脸挨个儿看着。

然后艳子说了：“本部倒也曾说过，把伤病兵一直分散到鸟取县的三朝一带去治疗过。不过要是凭个人去找，找一年也不见得会找到……”

当时本部迁移到离丰田村将近十六里的山下的小学校里去了。本部的善后工作负责人给艳子打开了一本帐簿看，上面记载着：“石田直次轻伤。”可是又翻开另一本，在石田直次的項目

上却写着“失踪”的字样。

听着这种令人堕入五里雾中的話，宏子终于下了决心，想亲自到丰田走一遭；其实自从她昨天到了这里，听着婆母和艳子的谈话的时候，已经有这个念头了。她说：“那就干脆这么办吧。我反正想到丰田村走一趟去查对查对。——缝子，咱们明天去一趟怎么样？到了那兒再仔细打听一下三次的情况，万一有点线索，咱们就到三次去绕它一下。你说怎么样？”

“——真是費事兒啊！”婆母怪耽心地慢腾腾地说：“当然你要是能去一趟，那再好也没有了。……唉，在东京你本来就遇到那么多事兒，来到这兒，又是……唉！”

宏子的心情是这样的：仅仅把艳子和婆母的不可靠的话传达给重吉，就说关于直次的事已经绝望了——她是沒有勇气这么作的。

不过她又想，艳子或许想亲自到缝子在梦中听到的那个叫作三次的地方去走一趟吧。于是她问道：“怎么办好？艳子，你不亲自去，放心不放心呀？”

“唔……”

“怎么作你心里觉得踏实，咱们就怎么作好了。”

“……………”

“这一回，还是辛苦宏子去走一趟吧！”婆母说，“总得把话问得清楚一点，搞个水落石出才好。——不是吗？艳子！”

“是，那样比较好。”

于是就商量停当了。登代背着因缺觉而哭鬧着的治郎，上車站去弄車票去了。

估计正是她往回走的时分，下起雨来了。

“下起来啦。明天大概也停不了。糟糕！”

縫子站了起来，从晾着小衬裤的低低的檐前看着雨点，用在当地土生土长的人那种自信而肯定地口吻说：“这雨是要下大的……”

“得给婆母送伞去呀。”

“是呀。”

宏子在土间里找了半天，也没找出一把伞。于是她就喊着不知去向的艳子：“艳子，雨伞在什么地方呀？”

縫子说：“这附近总会有的吧。”说着，就从大食厨旁边掏出一把旧纸伞，打着它，出去迎接登代去了。

## 十

带雨的灰色云朵，被狂风漫天驱赶着，在众山峰头从南往北滚滚地急驰。

乌云越来越稠密，跑得越来越快，于是一阵滂沱的暴雨倾泻了下来，打到铁皮屋顶上，激起了白色的水沫。下得最猛的当儿，连离得最近的山脚都变得朦朧不清了。所有的道路上，打一清早起就完全看不见行人。

对于从那被夏天尾声的酷暑灼晒着的东京废墟来到这里的宏子说来，夏末的这场大雨，无宁说使她感到爽快。真不愧是个在山背后有宽阔大海的地方，这雨下得多么慷慨充沛！令人为之精神一振。

本来打算搭乘今天早晨四点多钟那趟火车的宏子和縫子，在规定的时刻起来了一下，商量了该怎么办好。从那时候起，雨就下大了；在点着电灯的厨房里搁着的水桶，呜呜咽咽地响个不停。

“雨下得这么大，这可怎么办哪！……”攬着治郎睡在吃飯間里的婆母說。

“还是看看天气再說吧。”艳子一边攏着头发，一边走出来說：“打車站还得走十几里的路，下这么大的雨，那可是一点办法也沒有。”

本来打算看看是否能改坐晚一点的火車；等到十点，十二点，等到下午，那雨偏偏越下越大了。

縫子替宏子縫那綻了縫的束脚褲，給两个孩子作作肚兜兒，心里却还是放不下，不时地瞧着雨霧蒙蒙的窗外。

“我看，我还是先回家，回头再来吧。”她說。

“为什么呀！雨大得連火車都坐不上，你可怎么回去，走着回去嗎？”

“……待在这兒……合适嗎？”

“对誰不合适？”

“……”

“别尽胡思乱想啦。”

“……”

她俩小声說着这些話的时候，婆母和艳子都沒在場。原来是这样的：凡是有亲戚到石田家走动，人家刚寒暄完，艳子过一会儿就开口問人家乘几点鐘的火車回去。提起了这段，亲戚中的年輕女子們不免为之叹气。艳子原本是因为身体孱弱，要么是因为过分地意識着这一点，就是以前直次还在家的时候，她也不好客。目前来往的人更沒有了，她就連飯也懶得好好兒作，每天只是对付一頓是一頓。

大雨的劲头一点减弱的意思也沒有，黑夜漸漸逼近了。

“好家伙，越下越凶罗。艳子，趁着还没停电，赶紧把晚飯打

点完算了……”

这一夜，雨仿佛把人一直追到梦乡深处。

天亮了。在头天的大雨里，还显得生气盎然的大自然的景色和散在的房舍，到了今天，被连日的暴雨摧打得垂头丧气，它们的颜色都被冲得要淌走了似的。

宏子在二楼上，从那没有淋进雨的朝西的窗戶眺望着铁路的方向。这时候婆母上楼来了。她站到宏子的旁边，也瞧着铁路，和再过去一些地方的竹林、山麓。她一本正经而颇为担忧地观察着那个方向，因为竹林的那一面就是水无瀬川的大河床。

在六七年以前的梅雨季节，宏子曾经来过这儿一次。那回雨也是连绵不断。没收割完的麦子，完全腐烂了，麦穗成了黑色的；从这个窗戶往外瞧，由河床里泛滥出来的大水淹没了麦田，好几天都汙在那里，发着暗淡的光。只有腐烂了的黑色麦穗在那灰暗的水上摆动着的。

“唉，真是天灾人祸哟。在山那边，大伙儿拚命地砍树，而且还是连树根也给挖走，弄得什么挡水的东西也没有了。”

“这回还算好，那边的田地还没有被水淹。”

“总算是万幸。”

石田家的房子，是盖在一块沿着街道填起来的窄小的三角形地基上的，后来又拼拼凑凑地添盖过几次，所以走廊的上头，突出几块房檐角；碰上这样的大雨，安置着佛坛的立柜中也大漏特漏，稀里嘩啦地飞溅着水沫。全家东一个西一个地，摆满了接雨的盆和桶。昭夫和治郎绕着它们跑着玩儿。宏子听着孩子们的喊叫声和倾泻如注、惊天动地的嘩啦嘩啦的暴雨的声音，不由得回忆起了自己的幼年时代：下大雨的时候，家里头永远是阴暗的。雨从挡雨板的縫隙处淋了进来，打湿了陈旧的走廊。宏子

和两个弟弟，三张小脸各占一个挡雨板的縫隙，比賽着看誰能最長時間不怕雨淋自己的臉；然后在濕淋淋的走廊上一隻腳打滑哧溜。白晝間的陰暗，令人驚駭的大雨聲音，悶熱；這一切一切，都使幼小的宏子興奮，使她的心房怦怦跳動。——在孩子們用的小尿盆旁，整宵地點着小火油燈，一個勁兒地朦朧地映照着那防地震的保險門的橫梁。

大家在死樣活氣的電燈光下，吃完了提心吊膽的晚飯。

八點多鐘，到對面澤田家去取回篩子的艷子慌慌張張跑回來了；她一面折着雨傘，一面喊道：“奶奶！要發大水了！”

“怎麼可能！”登代象發怒似的說，“二十年來也沒發過什麼水！”

“奶奶，可別說，打去年起不就鬧哄過一陣子，把東西都搬動到上邊去了嗎？打我來了以後，不是有兩次差點兒發水嗎？……”

“怎麼好？如果要搬動東西，是不是現在就動手好一些？等到夜里再瞎抓可不是辦法。”

婆母帶着半信半疑的神氣，一個勁兒地傾听着下雨聲，然後說：“……好像多少小點兒了吧？”

“不見得吧……”

宏子對於發大水是從來沒有經驗過的。當她還單獨地在那關上擋雨板就象個小方匣子似的二樓居住的時候，曾經由於二百十日<sup>①</sup>的台風，有過房子要被風刮跑，睡不着覺的經驗。不過對於發水，宏子確是毫無所知。她現在想象不出水會把房子淹了之類的情景。當然，她的這種感覺，自己也知道是毫無根據的。

宏子和兩個年輕的堂妹，圍着婆母坐在鋪着地板的內室，艷

① 從立春算起第二百十天的那一天，在九月一日左右。這時候日本常常受到台風的侵襲。

子一个人忙起活来了。

“把孩子們丢在这里睡，可不是个事兒！”登代无可奈何地站起来。

她們把孩子一个个地抱上楼去，把大家伙兒的被褥也挪到二楼上去了。等她們下楼一看，艳子已經一声不响地凭她那纖弱的身子骨把一张张鋪席都掀开来了。艳子这种一言不发的工作方式，有一种以身作則咄咄逼人之势，特别是繁野，对她畏惧的不得了。

就憑这儿只女子的手把鋪席抬起来堆到台上边了。鋪子里的鋪席，被擡到架在两只木桶上的一条长木板上了。

“奶奶，那边兒不是还有个油桶嗎？”

把油桶也收好了。然后把放置在烟草店里的衣裳箱，和縫子举一会儿扛一会儿地移到高处去了。

束脚褲装束的宏子，晃晃悠悠地站在光剩下了木板的鋪席架上，听着刚才在干活的时候，未曾留意到的变得更剧烈的雨声。忽然間，待在厨房那边的繁野气急败坏地大叫：

“啊呀，奶奶呀！”

“怎么啦？”登代急忙跑到那边去了。“噢！啊呀，水已經进来啦！”

借着昏暗的灯光瞧上去，从下水道口不声不响地慢慢流进了少量的水，就象只是往这家里不知道打哪兒冒进来了——点点水似的，給人一种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感觉。

宏子觉得，很难把眼前出現的这种过于平靜的、徐緩的水，和洪水的騷动联系到一起。当她在呆呆地瞅着那发着黑光的水时，刹那間，昭夫的小木屐漂起来，流动开了。跟着，土間里所有的木屐都漂浮起来，流动开了。象这样，还不到五分鐘光景，土



間里的水已經高到淹沒小腿的程度了。离地板只不过有三寸的富余了。

目不轉睛地盯着水位的四个妇女，忽然惊觉时，发现雨声已經比方才安静多了。

宏子多少抱着些乐观似的說：“我看，大概也就发到这个程度就完了吧。”

“要是真能那样，可就謝天謝地了。”婆母說。

水就在那个位置止住了。光穿着衬衫和衬褲的澤田大爷，越过馬路，扑嗞扑嗞蹚着水走进土間来了。

“事兒可鬧大发罗。哦，你們已經早把鋪席收起来了。那好。——有事兒我会来帮忙，不用愁。”

这个人是多年来住在石田家对門的铁匠，他那去当“整備兵”<sup>①</sup>的次子头些日子也已經回来了。

“是怎么回事？是堰堤断了还是怎么着？”

“——今年不知怎么，反正有点兒特別……好吧，回头我再来吧。”

宏子們拿着炭爐、水壶和茶碗篋上了二楼。

“唉呀，得喘口气兒歇歇罗。”

她們作了碗大麦糊。

“对对，灯芯擱到什么地方了？”

“在上头的擱板上吧。”

“过一会儿准要停电的……”

于是縫子到下边去，把灯芯、油和碟子拿来了。她报告道：“水退点兒了。”

“媽媽，你躺会子吧！”宏子用当地方言說了这一句。“看情形

<sup>①</sup> 軍用机场上的地勤人員。

不打紧了。随后我们会留神的。”

“你们也都睡吧……喲。”婆母和衣歪身躺到并列铺着的褥子的一头上。“唉，咱这儿真不是个什么好地方。”

艳子也没脱裙子，躺到两个孩子的旁边了。

正在这时候，电灯灭了。

缝子把她刚才找到而拿上来的蜡烛点着了；偌大的影子搖搖晃晃映照到人们躺着的枕旁的墙上。宏子对于缝子没能回家的事固然替她感到遗憾，但是心想：有缝子在这儿倒是好多了；不仅仅是多了一个帮手，而是在精神上对宏子有所帮助。

雨一直小下去了。宏子也换了睡衣，伸腿躺到床铺上了。她听到楼下有人踏水的声音，那人来到楼梯口的时候，喊道：“阿婆，阿婆，已经睡下了吗？”

是个女人的声音。

“是澤田大媽呀。”缝子打开了楼梯口的纸隔扇，把脸探出去。

下边的声音又说了：“喂，缝子，打刚才起，水又来劲兒啦！”

听这么一說，婆母和艳子一下子就都起来了。

“怎么？唉呀，真糟糕！”

艳子求那一块兒来到的澤田父子把临时挪到高处的衣裳箱子給抬到二楼上去。接着又刻不容緩地請他們搬木制衣裳箱、皮箱、行李、櫥柜的抽屜。

在她这一連串的发号施令之間，澤田也敏捷地插进一句：“实在麻煩您，把我这点东西也給寄存一下吧！”

跟着扛上来的，是澤田家的又大又深的一口缸。里面装着麦子、米和粉。

一边把抬上来的木箱和皮箱什么的安置到房間的四周，宏子

对于粮食倒担起心来了：象这样光是保护着穿的东西，那粮食可怎么办？东京受到轰炸的那个期间，市民们头一件牵挂和维护的是粮食。据宏子所了解，石田家的柴米油盐的存放地点是前边屋子的地板上；如果水位高过了地板，那些东西自然就不安全了。这话她几乎要说出口，可是又把它咽了回去；只是一味地把艳子不客气地命令人家搬上来的衣裳箱挨个儿接过来，找地方堆。——可能乡下对待粮食问题不需要那么发愁，大概总会有办法的吧？所以艳子想法保护她陪嫁的衣裳、直次穿过的衣服、给孩子们准备的衣物，怕把它们弄湿的心理，大家也就觉得很自然的吧。

从开始抬箱子起不过十分钟光景，水位越发高起来，楼下大大骚动起来了。

“喂，阿婆，快上来吧！要给冲倒的……”

接着是玻璃倒在水里打碎了的声音，装香烟的空货架被水漂起，翻了个过儿。

“这可怎么办！”是婆母的忿怨绝望的声音。在这边，衣橱也漂起来了。

把没有插在蜡台上的蜡烛拿到楼梯口往下一照，那摇晃不定的烛光照出了简直就来到眼前的水面。

“嗨，水都到了这儿啦！”

泽田大爷这样说了一句。他的湿漉漉的裸体被烛光照着，用变了样儿的眼神仰着头望着宏子，水已经没到他的大腿根儿了。

象被水追赶的耗子似的，两个男人也一个跟一个跑到二楼来了。

“这玩艺儿得早点儿打主意避难，房子会倒塌的。”

“那总还不至于吧……”

担心的是，假如打上流流过来什么大东西，撞上了这房子，那就不保险了；地基本来就打得不好。

高高矮矮的七个男女站在楼上，湿淋淋的泥脚就踏在两个睡觉的孩子的被褥边儿上，已经都顾不得许多了。宏子拉开了西边窗的挡雨板，想看看路上的情景。她这才头一次感到真正的恐怖；道路已经没有了。云拨开处，朦朦的深夜的天空下，看到的是澤田家那黑漆漆、湿漉漉的宽大铁皮屋顶的斜面。在那屋檐下仅仅约莫一尺的位置，浊流滚滚。发着黑沉沉的光，汹涌地流着的水是没有声息的。然而它显示出了一定会淹死人的深度，疾泻而下。稀稀落落的雨点打在水面上，微光闪闪。危险就包藏在那里啊！必须设法把婆母和两个小孩子安置到安全的地方去！

宏子感到这是自己的责任。

于是她问道：“这附近没有人有小船吗？”

“那种玩艺儿可没有！”澤田发怒似的回答。

“不管怎么样，得先把婆母和孩子想法儿救出去。”宏子说。

“一点办法也没有啊！水涨得这么高，怎么能渡过去？！”素来刚毅的婆母，伤透了心似的这样说完，然后又象啜泣似的高叫道：“算了，算了！房子塌了，就死在这儿算了！”

摇曳不定的烛光照着的二楼这间杂乱不堪的室内，充满了恐慌。

宏子从东窗往新道的方向望去，在目力所及的范围，这一面的水位较低；新道上头，隐隐约约显出白色。于是她当机立断地说：“走后门出去！”又问道：“艳子，梯子在什么地方？”

艳子说：“奶奶，梯子在哪儿？”

“把这个楼梯撤下来，搭到后边就可以了。”缝子这样出主意，原来她家的楼梯是活的。

“这办法好！”宏子說。“誠先生勞你駕，这楼梯可以搭到后边吧？”

澤田父子馬上就把楼梯从窗戶扛出去，他們爷兒俩站到房頂上了。

“艳子，把孩子們用的东西，还有婆母和他俩的换洗衣服装到背囊里去吧！”宏子这样吩咐着，然后把婆母的装着文書的小提包塞到自己的背囊里，交給縫子背着。艳子背着昭夫，繁野背着治郎。

“不要紧，慢慢兒地，沉住气——小心别滑着了。”宏子这样叮囑着。

澤田太太带头，后面跟着婆母、艳子、繁野，跨过窗戶走出到房頂上了。石田家的房子是分成好几幢盖的，而且厨房的屋頂往东伸出去老长，多亏是这样，从那屋頂的一端，可以支架着楼梯通到后院的白薯田上。

“嫂嫂，你也出去吧！”縫子讓宏子先出去，她把蜡烛吹熄，把走完了人的窗戶的挡雨板拉上了。

她們匍匐着順着房龙爬到房檐边上，阿誠爬到梯子的半截腰，和站在田里的父亲采取“接力”的方式，挨着个兒搀扶她們。

“多少有点兒深，不要怕……”

宏子抓住年輕的阿誠那筋肉微微顫抖的湿漉漉的光胳膊，脚踏进泥潭里了。田里的軟泥沒了膝。

“我婆母呢？”

“在那边呢。上边的道路沒有淹。”

在新路上，只不过有些普通的水坑罢了。他們踩着磕痛脚心的砂石，沿着崖，走进上边的寺院院子里去了。

正殿点着长明灯。黑魃魃的人影已經成群了。有不少是拖兒帶女的朝鮮人。离石田家不远有一处小河分成两股的三角地带，那里有朝鮮人的农家。登代打听了他們的情况，得到的回答是：“是啊，連房子带东西全完罗。”

这话里一点也不象是带有夸张的成分。

大家脱掉了被淋湿的衣物，把它們堆到地板的角落里了。阿誠把繞子随手装来的一件女人的浴衣披在身上，外面还裹上了一条寺院借給他的毯子。

## 十一

天亮了。却是个万里无云的好天兒；晴得簡直叫人對昨天夜里那一場騷扰难以置信。

出山門往下走，横过新道，走下緩坡，来到包括石田家在內的一小堆房屋前的道路上，展开在眼前的慘澹的情景使宏子大吃一惊；尽头的那一家房屋，牆壁被水冲塌，一夜之間光剩下一副竹架子了；在它前边的道路上，水泡泥污了的家具什物，衣服等等被乱七八糟地扔在那兒。在一件宛如打泥田里挖出来的、孩子穿的华丽友禅綢子的坎肩旁边，躺着两只淹死了的萊亨鷄，直挺着僵直了的黄色的爪子。

在三角地带的朝鮮人的农家，几乎連房屋的地基的土地都崩塌了。虽然流过那里的河水水量已經减少了，附近仍然被木桩一类的东西、草袋子以及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堵塞着。四五个老头兒，在那里清除这些东西。

昨夜在雨中借着天光从二楼往下看到的黑水，本来是滔滔

不絕地在澤田家的房檐下流着的。而今天早晨那場大水退掉，露出了地皮，宏子穿着借來的駒木屐<sup>①</sup>，在街道上走，全村里所有的脏东西，整个兒翻了上來，弄得房前、屋后和房頂上头到处都是；整个村落被太阳晒得冒着不洁的水蒸气，和融和了脏东西的湿粘土的臭气。——由于昨天水位涨得那么高，今天早晨却又露出了街道，以致使宏子产生了一种奇妙的錯觉：仿佛自己走在低得不自然的地方似的。每走一步，就有沒見慣的障碍物拦在路上。宏子就这样在这条眼熟的、然而周围的光景跟平时完全不同的街道上走着。

在石田家的店前，横着一块方木料，堵住了道路。于是一些什么空汽油桶，不知从什么地方流来的旧折凳、箱子、破碎的小碗柜，以及树枝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全給挡到那里了；高得象一座小山，连自行車都得扛着才能走过去。在那兒，也有连鷄窩一道被冲来的几只鷄，已經死了，也是白身子紅冠子的萊克亨种的母鷄。

石田老店是配給店，在他們倉庫中存放了几十麻袋木炭，几百捆木柴；是作为村落不时之需的。昨天夜里，这些木柴仿佛成了麻杆似的，輕飘飘地、一个跟一个地从倉庫門口漂出去，就那末被大水冲跑了。現在这些东西凌乱得插不进脚去，憑几个女人决整頓不好。

“看情形起碼冲走了一百捆！”登世用眼睛打量着木柴这样說。

“說不定流到半道，就卡在什么地方了吧……”

“怎么可能！到了这工夫，早完了……”

---

① 用一块整木头作出来的木屐，齿較高。

听到这么一說，宏子省悟到人們为了生計，神經活动的迅速无比。婆母和宏子是把寺院的正殿打扫干净，才最后离开那里的。而澤田那一家三口，等不及天放亮，当雨还淅淅瀝瀝下着的时候，已經悄悄地起来，从那围着孩子挤作一堆睡覺或是打盹的石田一家的旁边走掉了。

石田的亡父的照片，装在鏡框里，挂在門框上方；水曾經淹沒到离它下边不远的地方。

繁野的同事来帮忙清理：从地板下和土間里掏出来的稀泥，很快地就堆积到后門旁边了。地板全得起下来拿到河边去洗刷，吸足了水分变重了的胀得象怪物似的鋪席也得扛出去晾。米泡湿了，咸菜也被水淹了。盐和黃醬干脆被冲掉了。多少年来藏在柜中变黃了的書籍，也連同装它的柳条箱一道，就那么水淋淋地被搬出去了。

宏子从二楼的窗戶走出到屋頂上，負責把湿衣服和布东西晒起来的工作。这些破破烂烂，不曉得过去它們曾在什么地方藏身，而又在哪年哪月被派过什么用場；本来只是沉在岁月的洪流的底层悄悄过日子；而今天，所有的这些旧衣烂布却没有一片不是湿淋淋、臭烘烘地在強調它本身的存在。

今天早晨是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在清彻的蓝天下面，村落里的男男女女都走出到房頂上。湿被褥、衣服、粮食被摊开到草席子上。街道上全村的人們来来往往。每个人都心緒不佳，默然无語，忙忙叨叨地扛着些什么笨重物件，在到河岸去的路上跑来跑去。

中午时分，打四面八方传来了消息：在河流的下游冲垮了好几間房子，还死了人。山洞被冲塌，山阳綫铁路不通了。在宮島附近修在山崖上的海軍疗养所，連山崖一起被冲塌到海里了。



“这才叫‘欲哭无泪’哪！”婆母一边干活兒，一边擦着挂到脸上的短发这样念叨着。

站在村落里观察一下地势，就可以知道，发水的直接原因就是那条軍用新路。——幽深的溪谷两边的谷壁向南边緩緩地岔开，地势渐形平坦，于是来到了弧形的白砂海岸。分为上下两部分的这个村落就在溪谷前边，临着水无瀬川的大河床，被夹在东西两方的山脉里。筑起的这条四十来里的軍用新路，就仿佛一道堤防似的，和东山山脉并行着，盖得和村落的房頂一样高。本来，从山里到村落之間有梯田、庄稼地、水潭和无数的小沟，这些东西都起着天然的水土保持作用；可是这条新路这么一搞，把这些零零星星而結構得很合宜的天然作用一下子都搞垮了。雇用朝鮮劳工，用轆轤馬把土推来，修了大堤，撒上了砂石。由于无計劃地乱砍树，掘树根，以致多少年来无人过問的地方治水工程，只要下了短短几天的大雨，就从山里排出水来。沾了这条又高又結实的軍用新路的光，这村落就形成了毫无阻拦地縱着躺在沟底下的局势了。在从前，即使水无瀬川有泛滥的情形，也只是周围的麦田里浸水，地势略高的住戶是不得事的。可是这一次，当河西边的水还处在似泛滥未泛滥的状态时，被新路堵住，打深山里流出来的水来勢汹涌，从东边冲刷了全村，淹成一片汪洋。

就在这条新路上，石田家把全家的鋪席拿出来晾了。陈旧而旁酸、快要散架子的佛坛也捧了出来。釘上一些木桩，拴上繩子，把湿透得一塌糊塗的物件都挂在上边。

整个村落都发散着冒着蒸气的土腥气。当天用野火烧了賑济的大鍋飯，把溺死的鷄煮来吃了。

登代靠她的有些老交情和信用，第二天就請来了木匠，召集了几个男工；以她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先讓他們开始修理頂必要的厕所。于是一连几天往新路上搬鋪席，往繩子上晾东西，抓空兒洗刷了地板下头<sup>①</sup>和地板，把冲落了的墙泥扒到一边兒去；然后把泥匠請来了。繁野和縫子跟瓦匠的老婆一起帮助干活兒。

从宏子的眼里看来，这一切措施都以惊人的速度安排着。婆母的办事方法的确是敏捷麻利。登代背着治郎，亲自到从前带过重吉等人的老婆婆的孙子那兒，把孩子托付給他們看着。

宏子在二楼上接着晾那越来越数不清的布匹衣物。——繁野的俭省的父母給她在好几年前作的过分华丽的出門穿的銘仙<sup>②</sup>衣服，还没結婚的縫子出門穿的四季衣裳；紅綢子褪了色，染色都渗成一片。这些青年女子穿的衣服，宏子每展开一件晾上，她都感到哀愁。——直次和艳子以及孩子們的衣裳几乎是一件也沒湿。

宏子給婆母买的細料子作的外褂縮成一团，变得又黑又臭。宏子正在把它晾到房檐下时，就听见婆母迈着似乎很疲劳的脚步声一步一步地走到二楼上来了。婆母站在那里，把那取下了紙窗的两边的窗戶洞以及展开在它前边的屋頂四下里看了看，說：“唉呀，唉呀，真想不到家里的破烂兒有这么多！”

年老的婆母是不会抽烟的；每逢这种时候，和宏子一样，手也閑得慌，只是坐在那里左看右看。过一会兒說：“宏子，你打大老远来，赶上了这么桩子倒楣事兒，真是叫人难过呀！”

① 原文是“膝下”，日本房子的地基与地板之間留有約二尺高的空隙，叫作“膝下”。

② 一种带条纹花样的高级絲綢料。

“这是哪兒的話呀！媽媽，我頂不中用，什麼忙也幫不上，我才覺得過意不去呢。”

“有你在這兒，說不出叫人心里有多麼踏實哪。”

登代的心里無限的煩惱，在大家伙兒都在干活兒的下午，就這麼到宏子一個人待着的二樓上來了。她把那兩三天來搞得憔悴不堪的臉向着新路，眺望着怪滑稽地孤零零擺在新路上的佛壇，說：“唉，倒楣事兒一個挨一個地找上門了。”

她的聲調，透露出她打心眼兒里的難過，眼淚涌上來了，又說：“直次落了那麼個結果；水又是這麼泛濫……咱們這個家呀，真叫流年不利喲！”

從發大水那天夜里直到今天，登代和艷子終於都沒說出“如果直次在家……”之類的話來；可以說，這個發臭了的家和泡濕了的家具什物把女人們追逐得沒有工夫慨嘆那些事了。而如今，宏子打心里心疼這位疲乏到極度的、坐在西陽照射的房屋里的婆母。

“真是的……究竟怎麼作才好，我是一點兒主意也沒有啦！”

“為什麼？媽媽？”宏子驚駭地瞧着婆母的臉。“到現在為止，您哪回有過‘沒主意’的事兒？這一次不也是連牆都快漂漂亮亮地修起來了嗎？”

“艷子大發脾氣，說不贊成我這麼作。說象我這樣專門找人作活，連飯也供不起人家吃。——可是我又要說了：如果不找幾個男子漢，光憑咱們幾個婦道，干得了嗎？！”

艷子的用意是，光靠家里的幾個女人，慢慢兒拾掇起來算了；那就不需要花錢了。可是，這種想法實在是不實際的。——艷子那凹陷的上眼皮發青，板着面孔，不帶一絲笑容地對繁野和縫子發號施令，跟她們一道兒干這干那，根本不採納婆母的意

見。孩子們就在那肮脏不堪的泥濘的大街上以及土間里，光着腳露着肚子在玩耍；登代看不过去，劝她至少也得叫孩子們把木屐穿上，她只是当作耳旁风。連她自己都赤着脚。直次的死給她带来的悲哀，再加上这次的天灾，艳子認為义不容辞地得用她自己的羸弱的两肩担負起来。作为沒有了丈夫的这一家的主妇，艳子越是感到自己的权威和責任，她和婆母登代的积极的气質之間的对立就更为表面化，从而酝酿出一种憋悶的空气。

偶尔在众人之間出現一点点輕松的气氛，一碰上那象从眼睛里射出几把尖刀似的艳子的脸色，也就自然而然地消散了。白天連喘口气兒的工夫都沒有地干上了一天，四个年老的和年輕的女人夜里被灯芯的光亮朦朧地照着，并排着枕头毫无情趣地睡着，宏子睜着眼睛睡不着，心情感到很沉重。

山阳綫、吳綫、山阴綫，全都由于水灾沒有开通的希望，宏子不但沒法回东京去，連和縫子一道去查訪直次的希望也失去了。

每天到了固定的时刻，在晒滿了东西的村落的那边，沿着鉄道路綫，通过一群群旅客，里面还有提着籃子的孩子；原来鉄路中間断了一段，旅客必需下車徒步走这一段。由于火車不通，和重吉之間的音信也断絕了。从大阪送过来的报纸也不送了；收音机給水泡的也不会响了。

生活的繩索一天天地越收越紧，人們变得不自然地敏感，宏子觉得，她自己也要被糾纏到过劳的女人群的勾心斗角里边去了。

宏子带着沉重的心情，走到后院去，看到一个大筐子被抛在挡雨板外面的廊沿底下，里面塞着浸湿了的旧字紙已經开始腐烂了。一封信皮上写的字引起了宏子的注意，那是重吉的有

特征的粗大笔迹；写着石田隆吉先生，是給他的亡父写的信。宏子有两个多月沒收到重吉的来信了；打她这方面也发不出信去，在这种状态下，她以洋溢般的亲爱的思慕，郑重地把眼前这封信掏出来讀了。写在稿紙上的一封信，是請父亲給他寄錢的；另外一封，是通知他返乡要延期的。第三封信的內容，是叙說上了大学的他在东京寄宿的亲戚家的生活使他感到不能忍受的一些話。年輕有为、胸怀大志的青年，和卑微屈辱的环境抗爭的那封信的語調，打动了多年之后重讀这信的宏子的心。当年是一文莫名的、只有着青春和无限的未来的二十一岁的重吉；如今是完全丧失了自由；被送到關走去了的三十八岁的重吉。在这个重吉身上，还能剩下点什么？——宏子想：沒有别的，那只能是不可限量的未来。

这么讀着一些旧信件，她开始对于在这个沒有报纸、沒有收音机，甚至不通火車的地方过日子感到极度的不安。从八月十五日以来，日本开始了新的浪潮，它圍繞着全国的監獄的牆流动开了。鐵門上的合叶开始札札作响地搖动了；这对于思想犯本来是不可能想象的事。

縫子抱着洗好的衣服从新路上走下来了。她打身后瞧見宏子摊开的这一堆东西，不由得說：“啊呀！我昨天特意把它們放在一边兒的……”

宏子赶紧小声地、象撫慰似的說：“好了，好了。”

鐵門什么时候能为重吉打开？对于宏子說来是有着切身的緊迫感的，而那比自己耍年輕得多的梔子，却永远失去了她所要等待的人，宏子意識到这一点，不由得嗓子眼兒发堵。

開水后第四天，晾在二楼的衣物大体上告了个段落。縫子一面叠着婆母的嘩嘩衣服，一面說：“总算弄得差不多了。”

縫子說話多少還帶點地方口音，然後又說：“天黑以前，我也要回家了。”

“也好……”

本來人家縫子是打算來住一兩天就走的；可巧趕上了這場水，沒有走成。而在從窗戶往外逃的時候，以及整理善後工作時候的力氣活兒，她都幫了很大的忙，說實在的，真沒有理由留人家再住下去了。

“我是不是也跟你一塊兒去？”宏子帶着孩子氣的、多少有些難為情似的眼神這樣說。每天的气氛，使宏子希望離開這裡。

“就那么作吧。好極了！澤子不曉得會多么高興呢。”

“那我就真跟你一起走吧。”

這話是在上午說的。吃午飯的時候艷子上樓來，看了一下晾好的東西都撿光了的房檐底下的空繩子，說：

“好哇，東西都晾完了。”

“該晾的总算都干了。不過，剩下的活兒還不少呢。”

飯後休息的時候，艷子問道：“縫子，這一回叫你遭了殃，真是對不起呀。你打算什麼時候走呀？——我們這兒已經沒事兒了。”

“喲！沒事兒了——這話可真說得太干脆啦！”宏子苦笑着插進一句。

“今天就走，再呆一會兒就走啦。”縫子說。

“我說艷子！我也想和縫子一道去田原走一箇，你看好不好？”宏子說。

“真是的，叫你一直遭了罪，真太對不住了。到田原去也好嘛，那兒房子干淨，吃得也好……”

“倒不是為了這些呀！反正火車現在不通，哪兒也去不了，

趁这机会去田原看一看罢了。”

“真的，那很好呀。”

艳子提到了宏子的念头里压根儿没有过的房子、食物等事，真叫她哭笑不得。其实她到婆母家去，只不过是希望听到一两声天真无邪的笑语罢了。

三点钟左右，宏子还没下定决心。艳子又特地上楼来说：“缝子，几点钟走呀？”

她那种迫不及待地撵人家走的神情简直太露骨了。然后她又朝宏子说：“你不是要到田原去吗？”

“你怎么啦？艳子！何苦催得这么紧呀！”宏子说，“不和婆母商量一下也是决定不了呀，不是吗？”

宏子走下了楼，楼下的地板还没完全铺好呢，于是她站在碗柜前头和婆母商量。

“你去吧，你去吧！那样反而好些；——唉，她就是那种脾气。真不象话！”

宏子和缝子结伴出发的时候，艳子正待在厨房的土间里。

“那我们走啦！”

宏子从这边的廊子大声喊了一下；艳子只是给了个旁脸儿，连回答也没回答一声。

## 十二

她们俩走着快步不知不觉走出了一百多公尺路，宏子的心情渐渐地变得诙谐了。她终于笑出声来，放缓了脚步，幽默地说：“噢，可吓死我啦！”

“真好象是从后門踢出了两个傻瓜！”

縫子走着走着，又站了下来笑个不停；那种笑法，仿佛是一直被绷紧了的神經忽然間松了劲兒似的。

“不行啊，縫子，別那样。那么笑，过会儿就会全身脱力，头要痛的。”

两人走上了对村落說来是一切悲痛和灾害的象征的軍用新路。

在石田家的附近，看上去似乎完了工的新路；到了走出村落不远的制材厂那一带，逐渐显露出施工粗糙的缺点来了；沒有鋪够石子的赤土道，由于卡車狂暴的行駛，翻騰出来好几条沟，深得使来往的車子几乎要陷到齐車軸的地方；新的凿山开出来的道路左側崩坏了，巨大的树連根拔地滑落在路旁，宏子穿过那开凿的山道，看到两旁高高地堆着的岩石时，感到了恐怖。她不仅是不能相信那鋪在松动地基的崖上的石块，她同时也怕那人目所不及的山上，不知搞的什么工程；眼前就有个巨大的石柱从赤土之中往半空中伸出来呢。

越过了开凿的山道后来到谷間，可以低低地看到施塗过迷彩的、似乎是飯厅的临时修造的两幢建筑物；沿着上方道路的草堤，有八輛軍用卡車，一边的車輪陷到沟里，任雨淋湿，并列在那兒。

新路的风景就是这样的，越走越荒凉，簡直是人世間少有的景象。

在四面被低岭环抱的地势深处，有四幢装着用木棒支架的木板窗的嶄新的建筑物，盖好了就沒人管了，被弃置在那里。使用的木料都是采伐不久的、沒有上油漆的褐色木头；才过了这么些日子，板子已經翘起来了，有的已經脫落了。就是这样偷工減



料、敷衍了事的工程。这个山窝，打午后开始一直到日落，夕阳都会照射进来；反之，夏日傍晚的凉风是绝对不往里头吹的。一排排用木棍支起的窄小的木板窗无数并列的光景，甚至使过路的人看到都要喘不上气儿来。

“这种房子，本来还预备往里住人啊？！”宏子问道。

“原来大概是打算给从各地征用来的青年人作宿舍用的。”

“哪儿征用的？”

“当然是工厂罗。”缝子用安静的、但充满厌恶的声音回答着。“在这一带，和工厂不发生关系的简直没有。”

缝子话里的“没有”的语气听上去仿佛是在说“不可能没有”似的。

展望远近起伏的山，欣赏着清爽的松林，这一带本来是温和的、靠近海的山间自然景物；而在其中，暴力产生了这条高高的新路，完全给人一种蛮不讲理的感觉。原有的旧路，则根据这一带居民们自古以来的生活需要，安详地又细又长地围绕着山麓，沿着河床，上坡下岗被踏得踏踏实实，在低得多的地点蜿蜒着。

“真不象话！”瞧着这些光景，宏子不由得打心里叹息着往前走。“这不是人走的道路！”

这句慨叹的话，一语双关地透破了她那个悲痛的思想；就是说，这条军用道路甚至也笔直地贯穿到石田家的内部去了。

“我说，缝子，你好好儿听我说，”宏子眼睛里充满了悲哀的神色说。“艳子就是那么个人。田原家那的人情一定也对她不满意。象今天那种事也不是普通人所能作得出来的。不过，她是婆母当初亲自挑选的人，婆母每次感到难过的时候，说不定会怎样感到一种责任感呢。你不那么想吗？”

“是啊，我全明白。”

“我只要一看到婆母那种难过的样子，就觉得心里的一股火簡直就压不住了。一听到‘喂，奶奶！’那腔調，就觉得后背发僵。——不过，一想連婆母都能够那么忍耐，我也就决心什么都不說了。你明白吧？”

“我也是，只是覺得伯母太可怜了……”

“为了对婆母的忍耐表示敬意起见，咱們要下决心决不說好說歹。好嗎？”

“我同意。”

“其实綫子这輩子也算够可怜的了。战争，是多么残无人道啊。——咱們也就別用女人的神經去刺激綫子了吧。”

“說的是呐。”

两人默默地步行了一会子。多年的战争从这块土地上，把土生土长的青年人連根挖走，送到异乡去了；而从其他地方把一直在那兒生活、劳动的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給搬到这里来，代替了原来的那些人，于是新来的人就在沿新道的一些村落里泛滥开了。被夺去了丈夫的妻子，失掉了兒子的母亲，正想結婚而对方被征走了的姑娘……都各自怀着种种的思想感情盯着这一大群陌生的男子。随着他們人数的增长，物价騰貴起来了；而每个男子的眼神里，都表现出他們內心的飢渴；于是女人們的眼睛里露出来了复杂的警戒之色。同时，大批的年輕姑娘，好象是怕失掉机会一样地匆匆忙忙嫁給了这些外来的男子。——不过，也有的姑娘根本不可能想象怎么能萍水相逢就嫁給人当妻子，綫子就是属于其中的一个。綫子家的四邻当中，只剩下了一些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到了二十四五岁而还留在家裡的姑娘，可以說是有她一个人。她的哥哥也从軍打仗去了。她一个人爬上房

去修那瓦片都被空袭的余波震掉的房顶。

有一段新路是凿石开辟的，路的尽头有一个朝鲜人的新村落。嘴里衔着长烟管的两个老年人，蹲在村落的尽头，用悠闲的声音说着话。其中一人头戴珍奇的纱冠，黄麻衣服的胸前垂着一根黑纽。光看这个情景，令人产生仿佛来到了有一次在画里看到过的汉城、还是什么地方的郊区似的印象。

逢山开路、逢田填土而笔直地伸展过来的新路，在八里来地的所在，就和横贯东西的新修的大道碰头了，形成个丁字形。原来的被卡车的车辙痕迹搞得一塌糊涂的泥潭道路，打这儿起就成了堂皇的柏油马路，环绕着工厂，通向工厂的各个大门。

“打这儿开始，道路就要好了。”

缝子这样告诉宏子，可是走出这大道上来，宏子的惊讶反而加深了。

五年前，宏子打那会儿走过时曾经不胜怀恋地眺望过山峡间的三小块沼地，现在那块沼地已无影无踪了。在弄得光秃秃的山顶上有个小土房子和官建房舍，在那顶上修了貯水池。再稍微往前走有个发电厂，完全被炸光了，成了一片瓦砾。在道路旁边，并列着好几个好象是那个发电厂用的大发动机似的东西，上面复盖着厚厚的帆布。那一带，右边一直是工厂的草灰色的黑压压的高墙，高墙上有好几处都坍塌了，松树倒在过路人的脚边。名为柏油马路，而在那一百多丈的道路上头，很多地方都流着泥浆。有的地方还有大水坑，足可以证明倾斜度的计算是马马虎虎的。

而向大道，盖在那里的是些房子不大、招牌倒不小的公寓、饭馆。再就是××工务段办事处之类的木板房屋。八月十五日以来，原来待在这些箱子般的房子里的那些利欲熏心的人们的形象已经消失了。现在，宏子们走在这些房子前头，只见它们都

空了，有的把窗板釘死了，有的还挂着招牌。在前边的人行道上，不知是由于四五天前那场暴风雨，还是由于空袭的原因，綿亘好几百公尺的法国梧桐的行列都被刮倒了，裸露着根部。七横八倒的法国梧桐的綠叶，虽然沾滿了污泥，依然是一片青翠。

从对面走过来几个板着面孔的男人。

“这叫怎么回事！”宏子走到有圓轉盘的十字路口的地方不由得发出气愤的声音說：“簡直象是这个样子！”

然后用右手作出一个把棋盘上的棋子粗暴地扒拉掉的姿勢。——縫子的家原来就在离那兒不远的地方，可是誰还把当地居民的生活拿着当回事兒呢：他們全被挤得搬到橫巷的沟边上去了。而在这里，清洁的柏油大馬路上，被施加了迷彩，空虚而笔直地通到工厂大門。在那有圓轉盘的十字路口，安田銀行開設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分行。

“关門了嗎？”宏子問。

“不，不，开着张哪。”

尽头上，矗立着工厂的巨大的废墟，看上去活象个用旧鉄絲作的紙簍子。

从这条大道迈进橫巷，就是这十几年来宏子抱着爱慕的心情时常散步的林蔭小道，以及重吉从前在少年时代跟在祭祀的行列队伍后边追着跑的乡村道路：現在它們象一堆破布头似的，被挤到阳沟边上，总算保留下来了。在那房子都东倒西歪的街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嵌着大玻璃的近代式建筑的銀行，那是三和銀行。在如此方寸之地，居然要得了这么多家銀行！——工厂本身已經变成了一个压扁了的废鉄垃圾堆，然而这些銀行却依然活得很有劲，不声不响地繼續着它的活动。

从有圓轉盘的十字路口，观看这个古老的村鎮所蒙受到的

变故，那么这个大工厂被轟炸得瓦片不存的事实，无宁說它是面向整頓的方向迈出的第一步。人們的安全生活，在那以前老早就被破坏无遗了。难以抗拒的暴力濫施淫威，把居民的生活踢到一边兒去，修起了笔直的大公路；可是哪件事也沒完成，那狂暴的力量就驟然間虛脫了。那个使看到它的人都会产生絕望之感的騙孩子的龐然大物，尤非是虛张声势，虎头蛇尾。結果留下的，毫無意义的、空虛寂寥的一百二十尺长的柏油大馬路；倒在地上、沒有人把它扶起来的法国梧桐的綠叶；楼房毫无道理地建得老火，使用不了，于是只在一潑死样活气地执行业务的邮局……

大批的人會被糾合集聚到这地方，生活过来了；但是可以称之为生活的生活是沒有的。大約打五月起，街头巷尾就有人唱这样的歌：

日本好国家，花的国，  
七月八月灰的国，  
九月十月他人的国！

那时候每輛公共汽車上，准有一个宪兵跟車。而就在那同时街上流行着这支歌，人們唱着这支歌。对于被強加在生活上的愚弄和侮辱感到忿懣的人們，对这支歌的辛辣味道产生了共鳴。

### 十三

桌子上整理得完全可以看得出来是个热情而富于向上心的女教师使用的东西。紅墨水和藍黑墨水，硯膏盒，日英、英

目，以及汉和字典摆得整整齐齐的。整理好、钉在一起的文件。教育、心理、理化、矿物等参考书。在它的旁边摆着个少女趣味的花瓶，插着白色翠菊。

在相反的一面窗台上，有一只腿快要坏了的饭桌，上头也规规矩矩摆着粉扑和擦胭脂的小镜子，这就是澤子的梳妆台了。在整齐之间，总透露着一种青澹的凄凉，使周围发出一种招人喜欢的气氛：温暖了宏子的心，使宏子安心了。

每天在上岗工作、并且为工作而整理的桌台有多大的差别啊。——在东京给弟弟看家一个人住的时候，那一带打一月下旬起就开始遭到空袭。甚至饭都在防空洞里吃的生活，有张桌子也只是徒然地摆在那里罢了。那时候她等吃过饭以后，把饭碗往一边推推，就在饭桌上头给重吉写信。

在福岛的乡下的家里，虽然有桌子，也等于是没有。宏子在那里，每天光想着关于到北方去的念头，在等候青森函馆联络船的恢复，全心全意地想着去网走的事。这种相思，可以说只放一块板子在膝头上也可以表达出来；即使那块板子被夺掉，还是能够继续写下去。

澤子的这张亮漆都磨掉了的旧书桌周围的气氛，表现了某一种人的单纯的沉静；这种人把今天由昨天而生，明天又由今天脱胎而延续下去——这样一种生活的真实原封不动地接受下来而生活着。

这半年在东京过的生活，被空袭警报痛苦而惶惶然地寸断了。无论朝哪一边看，宏子都找不出可以和贯通她内心的、对未来的强烈信念相调和的事物，因而感到很苦恼。

在福岛过的日子里，宏子对于明日所抱的感觉，是和焦急等待上船的心境分不开的；那是一种一心想向前的心境。在当时

以宏子为成员之一而过着的生活里，小枝是怎样的呢？她是虽知道明天是注定要到来的，可是如果有人问起她明天的意义何在时，她那双成熟的女性的圆眼睛里，就会浮现出一种陷入困惑的表情。在那里的一家子的生活，很象是漂浮在大水上的整个儿一幢房屋。随着流动的水，这幢房屋维持原状地微微转动，漂流着；一直到碰上什么东西彻底崩坏为止，它总会保持它的原形继续漂流。

在那房后硬穿过一条象征性的军用道路，从而生计也遭受到破坏的沉重的老家里，明天将又会带来好象和昨天一样而又不同的这样那样的忧虑，逼到坚强抗衡的婆母和艳子的头上来。

泽子的书桌周围，很有一点在废墟的垃圾堆当中开放的一朵蒲公英似的风情。那桌子真是小。它是个单纯的存在，但是那单纯的完美无缺，在满目荒凉之中，温存地感动了从这里路过的人，使人重新唤起了对于有生命的事物的信赖。

泽子甚至在空袭的时候，听着天空的音响，都会对她母亲说：“妈妈，今天待的地方蛮好呀，”之类的话来；她的气质就是这样的。这不仅是由于她年岁小，而是在她的青春的力量里面还蕴藏着某种难以抑制的蓬蓬勃勃的因素。这种因素，不知不觉之间给泽子的每天的生活带来了一贯的喜悦。泽子在青春之中所描绘的未来的画面是什么样子的呢？关于这些事，她和宏子并没有谈论过。前一次宏子到这儿来的时候，泽子还是个连胳膊都被海风阳光吹晒得黑黑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女学生；专门爱讲些什么在师范学校宿舍里肚子饿了之类的事笑个没完。可是这回宏子来到这儿一看，泽子那象早春的枝条似的生气勃勃的身上，充满了容光焕发的二十一岁女子的妩媚；声音也变得悦耳深沉。在那浅黑色的面庞上，一种安详和热情给这课让端

庄的青年女教师的表情平添了独特的情趣。

宏子对于澤子的那种在青年女子中少见的由于不做作而来的憨厚，由于稳重而来的威严的气氛感到非常喜爱。这些日子以来，在宏子的精神深处，对于未来的待望，无论是希望，还是担忧，总之都和波茨坦宣言啦，刑法啦，这样或那样的解释啦，这条或那条项目啦，是分不开的。而明天，看来不外乎意味着琐碎的事件的起伏和包藏着纠缠不清的矛盾关系。——正象一个游泳的人，一边游过一个又一个的波浪，一边在他的整个感觉上依然意识到辽阔的海面一样，宏子对重吉所指示的开阔的展望确信不移，而委身与它，从而对于一切烦琐的事件都忍受过来了。

澤子是那样富于青春气息，同时散发着一股特殊的气氛，从那气氛里，宏子仿佛听到一种她所需要的精神的音乐的谐音；它是那样的谐调，和她的堂兄重吉所持有的精神上的谐音很相似。

宏子在荒疏已久之后，一口气读了几册美国小说，并且作了读书笔记。几年以来的日本的情况是：甚至对于外国作品，都不可能拿得出手的评论。

宏子待在隔一道院子的一间屋子里，面对着那张书桌，估摸着快到五点钟了。这时候从厨房的土间那边响起了澤子的声音：“我回来啦！”一听就听得出来，她是匆匆忙忙走回来的。

“嫂嫂呢？”

“在呀！”媪母觉得挺可笑似的回答她，“还能上哪儿去呢？！”

“啊，好极了。”

不大工夫，她穿着家常服出现了。穿上这件衣服，与其说她是个女教师，倒不如说象个温和的大个子姑娘，她跪在书桌旁边对宏子说：“我回来了。”



“你辛苦啦。——怎么样？”

澤子听她这一問，把她那給人好感的栗色的臉往上一仰，鼻子里“嗯——”一声，然后带一种怡談和撒嬌的神气笑了。

“噢，是那样，那就恭喜你了。”

澤子是五年級的級任教師。在福島乡下上小学の仲一也是五年級的學生，他們那里，到了八月十五日以后，也是以不知道应该怎样教授历史、國語、地理为理由，仍旧叫孩子們光是种地。

澤子那一班，也有农业劳动。她把她应得的那份收获到的白薯带回家来了。

“甜是够甜的，就是太小得可怜了。”她姐姐縫子这么笑话了她。

“好的不是都給孩子們分了嘛！真是的，他們可高兴喽。”

到了六年級，由于往上級学校保送的問題，教師的立場就陷入复杂状况了。

“我真是办不了。唉呀，我是真的真的喜欢孩子，愛孩子們呀。瞧着他們瞪着小眼兒一心一意地听着你告訴他們的話的时候，那神情可真是感动得你要流眼泪啊。——和家長們打交道，可就跟教孩子不同了：那就完全是办外交了。”

澤子在那里教書的小学校被炸毀了。于是只好借人家工厂从前当过宿舍的一間狭小的食堂，把五十三名已經不算小的学童塞了进去。沒有桌子也沒有椅子。只好坐在地板上，挤得满满的。写东西的时候，兒童們只好伏在地板上，后边的孩子的头顶到前头的孩子的屁股。

“說实在的，未免太那个了，簡直不忍瞧下去；就这么着待上三十分鐘，孩子們的脸就胀得通紅，都沉不住气了。”

澤子和別的一些青年教師，一道去找校長辦交涉，到工廠去交涉，一直搞到市裏頭，請求允許學生們使用保管着的一些拆發；並且希望把食堂的板牆取消，加以擴充，把那兒搞得帶點教室的樣兒。可是校長把責任往工廠推，工廠方面說說工廠房廬的全部建築物一直到被接管為止，管理權已經交到市公所了。於是教員們到市公所去，市公所對他們說，責任是財政部負，而財政部是在東京的。

於是澤子想辦法找考門，把功課表重新調整了一下，調整為當半數的學生上算術課的時候，另一半到戶外去作体操或者作業。不過這一來，教員們的負擔自然就加重了，孩子們却因之得了救。現時，擠在那地方的所有的班，都用這個辦法對付着上課。

無線電播音在田原总算勉强可以聽到。這家裏的成員雖然完全是女人，大伙兒差不多是一次也不遺漏地聽晚上九點鐘那次的新聞廣播。一天晚上，澤子把教科書拿來和宏子商量。那是以大東京為題的一篇文章。

“象這樣，書上是寫得一片繁華，可是現下的東京可能完全是兩回事。簡直搞不清楚究竟哪些地方還剩下了。我覺得要是不把真實情況教給孩子們，未免太對不起他們。”

在福島上學的伸一，正好假期作業里有過一道題也正是這一課。宏子拿出地圖把一九四五年夏天現實存在的東京作了說明。想當年，澤子穿着紅色的麻布衣服，由姐姐縫子領着，在東京的伊東屋文具店買了個帶獅子狗的孩子氣的小書架；那時候，東京還的確是教科書上所寫的那樣的東京。

從大阪來的報紙，好容易总算能送來了，是繞吳綫運送過來的。山陽綫照舊不通；尤其使宏子困惑的是，到福島去的一段山

崩洞塌，堵塞得过不去这件事。

“真糟糕！到哪一天才能到三次去呢？我到現在也沒死心呐。”

“噯，用不着着急嘛。” 孀母这样安慰着說。“你也該偶尔地舒坦舒坦罗。每回你来，都住不上三天。——这回好好地休息一下吧。”

“那兒，不知道要紧不要紧？”

宏子記挂着孀母。她在田原越是住得覺着舒适，她就越想把孀母也接到这兒来，讓她也享受一下这种仿佛用胖胖的、柔軟的手掌撫摸着酸痛的腰部似的滋味。

“現在艳子的妹妹不是也到那里去了嗎？她們那兒不要紧的。”

吳綫已經通了。只是中間还有一段需要靠步行来連接。这消息使宏子沉不住气了。她想，好歹快些去三次查訪一番，然后也好早些离开这里。她瞧着全国铁路地图北端的断絕不通的那段，心里开始翻騰起来了。

宏子把只是为了聊以自慰而写的寄給网走的信，送到柏油大馬路上的邮局去，还挂了号。然后手里攢着錢包慢慢順着横巷往回走。时间是早晨十点刚过，在生着笊帶草的魚店的竹篱笆上头，晒着怪漂亮的白魚。新盖成的銀行，帶着一种捷足先登的机灵劲兒，肆无忌惮地矗立在乱糟糟的十字路口；在它的后面，工厂的鉄骨架，象个锈色斑斑的大竹篾似的遙遙在望，从那方面吹来了九月底的海风。远处还可以望見被暗蓝色的工厂围墙包围着的海岸边上灼焦了的一排松树。沿海岸綫走去，就来到一个有三块跳板寬的、伸向海湾的碼頭；乍一看，它完全象个普通的釣魚船停靠的那种碼頭，不过一到夜里，就有軍人們悄悄地聚

集到那里，发射“人魚雷”<sup>①</sup>，每天晚上都发射。搭乘着“人魚雷”出海的特攻队员没有一个回来的。连把“人魚雷”开进大洋里去的人都没有。因为这类“人魚雷”大部分是粗制滥造的，走不到半道，就自行爆炸葬身海底了。可是尽管如此，一到夜里就又有几个人聚拢到那里。居民们对于这情况知道得太清楚啦，不过每天到时候就把挡雨板关上，概不过问。因为，那一带是严禁出入的禁区，在那儿发生的一切都是不应该让人知道的事。

在这里，原计划要建成一个二十万人口的大都市的。这个架空的计划一经崩溃，那些和这块土地毫无情感的、被招集来的人们，就和工厂厂房搬空同时，扬长而去了。结果只剩下不到三万的居民；这些人零零散散地住在还没有完全坍塌、施工就中断了的屋下，或已经填平了的、杂草丛生的田间，或只修到那儿为止了的大马路旁。他们都在靠退休金过日子。

拐到家门前那条道路上的时候，宏子看到路上掉着一条不知名的白灰色细长形状的鱼。看样子它是从渔人的篓子里掉出来的，还活得挺带劲呢。宏子觉得这可真是靠近海的村子里的道路上应该掉的东西，心里觉得很有趣地瞧着。这时候从后边走来一个身穿西装、手挟皮包的男子，从他身边走过去，走到那个掉了鱼的地方，一下子就看到了路上掉着的东西。他站住了，瞧着它，然后蹲下去，捉着尾巴把它捡了起来，冲着站在稍离开一点地方的宏子含含糊糊地笑了。

“还活着呢，您带回去吧……”

宏子笑着这样对他讲。穿西装的男子没说话，把手举得更

---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海军发明并使用的一种特殊的自杀潜航艇。上乘两个特攻队员，载鱼雷二枚，目的是撞在敌舰身上，鱼雷爆炸，自己和敌舰同时复没。

高些，瞧那條魚。他終於象下了決心似的，把那意外的收穫捉着走了。在那男人前面本來還走過去了一個穿短褂的光腳板的老頭兒；那時候魚可能已經掉在那里了。也許是由于他老眼昏花，沒看見地上有魚吧。總之，發見了魚，冲着宏子象徵求她同意似的胆小地笑笑，並把它撿走的是個身穿西裝、頭戴夏天的帽子、挾着一個公文皮包的男人。

縫子站在門口呢。她等不及宏子發見她似的招着手，樣子好象急得不得了。

“什么事？”

“——快點兒來吧！”

## 十四

縫子從身後摟着那覺得莫名其妙的宏子的肩膀，一起走進房門。鋪席上擱着一張報紙；縫子把它攤開，指着一段消息說：“你瞧，怎麼樣！”

宏子怀着不可名狀的沖勁讀了那段消息。消息報導：根據波茨坦宣言，日本的治安維持法近月內就要被廢除；過去根據它判過罪的思想犯將全體獲得釋放。

“接這個，說不定重吉會從前回家呢？——那可就好囉！”嬸母一面擦着手，喜氣洋洋地打廚房走出來了。“車站那邊，這會兒大概報紙也送到了；你婆母大概現在也在那兒高興呢。”

對於嬸母的這種天眞的喜悅，宏子甚至不能夠用笑臉來應對。她說：“總還得再凝望一些日子，現在還什麼都不敢肯定呢。”

她說話的聲調很沉痛，以至縫子用吃驚的表情，重新打量了

她的臉。

宏子就那么站在那兒，目光象要射穿紙背似的盯着那張報紙，並且說：“在那種地方，事情是按照和外界完全不同的方式進行的……重吉不光是犯了一個治安維持法——還有一大堆別的罪名呢……”

“治安維持法關係的思想犯將獲釋放”——一清二楚印着的這兒行字，使宏子的心頓時緊張了起來。重吉的案件，是由于特別高等科有計劃地往黨組織里派進的、潛伏了好幾年的特務的檢舉而引起的。特務之中有一個是特異體質的人，突然得暴病死了。由于事件的性質，這次的審判完全帶有打擊報復性。在公審的時候才初次得知其內容的宏子，親眼看到、親耳聽到了統治階級的所謂法律，已經顧不得什麼公正，什麼體面之類了（雖然它本來應該是公正的、有體面的），而露出猙獰的面目來了。法庭講的是跟常識所判斷的完全相反的歪理。對於重吉更是加倍的苛酷：同一個事件、同一個立場的幾個同志之中，在經歷方面重吉其實是比較簡單的，却只把他判為無期徒刑了。在他的姓名旁邊，把能夠寫得下的罪名全都填上了。這些罪名的每一條，都使宏子覺得好象是捆住了重吉的身體，每邁一步都發出巨大的咯噔聲的沉甸甸的鐵鏈的一環。其實，要是單純地就事論事，作為在社會生活的歷史中所發生的一個現實來看，重吉的行為根本就不能算是什麼犯罪。在政治鬥爭的方法上，特務，和飼養他們、教唆他們的統治者的行動是那樣卑鄙，顯示出違背道義的腐敗。青年們也許是社會經驗不足，而正因為這樣他們才能忘我無私地努力，企圖改善社會上的不合理。而統治者却把這歷史的必然的步驟判為有罪，這事叫宏子實在不能接受。

憑這不講理的法律把人判成有罪，那麼連重吉的母親，也都

不免把兒子的行为当作坏事，把它看成是可怕的事了。——为了減輕她的悲哀，使她对兒子抱着希望和信賴，这十几年来，宏子曾經作过多少解释，費了多少苦心啊。

現在讀着释放治安維持法关系的思想犯的消息，宏子感到，对自己来說是最後的，也是最难以忍耐的苛責，就在这里。当日本刚刚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时候，宏子心里充滿了单纯直率的欢喜，用浑身颤抖的感觉，揣度着得到这条消息的重吉的心理；只是一心一意地想着，他什么时候能放出来，什么时候能回家？她想到网走去迎接他，和他一起渡海回来。

時間过去了。过了一个月，她开始觉得在台上繼續当权的政府处处不对头，不象要按照波茨坦宣言行事的樣子，她心里产生了怀疑。它是不是真的肯废除治安維持法呢？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方式？多年来受到折磨的所有的日本进步人士全有着同感；而用带着渴望的神色的数千万只眼睛，注視着前途。

当治安維持法这堵墙，明白地要被打开一个缺口的時候，宏子产生了一种类似作母亲的在呼喚一个在火焰中沒被救出来的、将要留在火里的兒子的感情：重吉怎么样？重吉怎么样？別人都出来了；可是，重吉呢？

可是，眼前是找不出第二个人，会陪宏子一起发疯般地担心的。因为別人誰也沒从那火焰的顏色里看出来那么大的——足以烧毁重吉那万金难得的、可爱的生命的——危险性。

宏子手中拿着报纸，慢騰騰地回到那张書桌旁边去了。媿母和縫子也爱莫能助地默然散开了。

过了不到一个鐘头，宏子坐在那里喊道：“縫子，你在那兒嗎？”

“嗶，嗶。有什么事嗎？”

“对不起，請你上邮局跑一趟行不行？”

宏子說着，交给她两封挂号快信，和用紅墨水写的信封。

“我想先托托塚本先生和永田先生。看情况，或者請永田先生到网走去一趟，事先布置一下，免得給他們乱搞。你說怎么样？”

所謂塚本先生，是重吉从小的亲友，和他一家子来往得也很密切。永田先生是个律师，多年以来不辞其煩地替他們办理了許多瑣碎的事务工作。宏子把报上的消息写給了这两个人，托他們代为調查一下，对于重吉当局預备采取什么样的具体行动。在給永田先生的信中，写着：按照您的判断，如果認為有必要到网走去一趟的話，那就請由塚本先生那里索取旅費去一趟。——原来宏子在东京存着若干款項，以备不时之需的。

縫子馬上就去了。

宏子思前想后：自己待在这种地方，在当前的局势下，有沒有作得不周全的地方？在对重吉进行預审和公审的那几年里，不懂得法律的宏子，只是憑着人人都有的常識和写小說的人的自然的洞察力、想象力、构成力来进行判断，而行动过来了。当然其間曾經有过很多疏忽，和錯誤措施，給重吉带来了种种不方便。

宏子一个人睡在八鋪席的屋子里。还差两三天就是十月了，在这兒还是得挂蚊帳。升得很晚的月亮出来了。大明竹<sup>①</sup>的黑影透过玻璃窗照射到廊沿的紙門上了。

从前，在田端有一家叫作“天然自笑軒”的酒家。在它的天

---

① 一种观赏用竹。学名 *pleioblastus gramineus* Nakai.



非的白墙上，有一幅据说是大观<sup>①</sup>醉余挥笔画的墨竹。

在自笑軒，每年都要开纪念芥川龙之介忌辰的俳句<sup>②</sup>会。重吉头一次发表的精心结构的作品，是关于芥川龙之介的文学和他的死所闡明的、日本知识分子的一个划时代的转变的研究论文。

宏子是在遥远的海外一所朴素的旅館桌子上，讀刊登重吉这篇论文的杂志的。那时节的宏子，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生活着呢？当时不过仅仅知道重吉的名字而已，却没有料到后来他会象今天这样和自己結合而成为一心同体。而在重吉自己，当他把青春的力量全部投进去写作那篇论文的时候，恐怕也没有料到，仅仅三年之后，就开始了监狱生活，并且不久就被宣判为无期徒刑吧。

不过，说不定重吉是对一切可能发生的事作好了精神准备而生活和从事工作的，并且娶了宏子为妻的。

宏子在枕头上大睁着眼睛，瞧着在微风中摇曳着的大明竹叶的影子。被四月下旬的正午的日光照射着的、尘土飞扬的公审法庭上的情景又浮上了她的心头。

就和预定公布宣判的那一天，上午十点左右东京受到了小型机队的侵袭。在预定的时刻前到达了法院的永田先生来电說，官司今天中止了。于是宏子把该餐的鋼箸从桌上拿了下来，就上了東脚褲。可是过不多会儿，外边警报又改武警戒警报了；于是电话铃又响了，通知說法院又忽然决定开庭，讓宏子馬上就去。宏子在电话里和永田先生說：“真是一些促狭鬼，明知道家屬会赶不及的嘛……”

① 即高山大觀(1898—1953)，日本画家。

② 俳句是日本的一种短詩，由十七个字构成。

“我在这里尽可能掌握一下时间，反正请你马上就来吧！”

从宏子的住处到法院需要一个钟头的工夫：先徒步，然后搭市内电车，下电车还得走一段路。这段时间想缩短也是毫无办法的。宏子总算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了法院三楼的公审庭。

已经开庭了。细长脸儿的审判长在念着什么东西呢。重吉坐在顶前排。通常待在稍离开些地方的两个狱卒，今天却一左一右地和重吉坐在同一条板凳上。宏子坐在永田先生的后边。在空荡荡的公审庭里，只有这么几个人。

审判长所念的那个东西，是申述判决理由的文章。听着听着，宏子不由得发生一种奇异的感觉：既然是这样，那么当初拖拖拉拉搞了好几年的预审和公审又是为了什么？重吉和同志们，尽情尽理地，把客观的情况摆清楚，抗辩过的事件的本质，以及现象的内容，根据这篇文章，简直就和十二年前写的片面的起诉的理由几乎一点都没有改动。只不过是把刻毒的形容词取消了，把原来的作为有计划的故意杀伤的词句，改成为偶然发生的事件了。不管重吉的努力和陈述是怎样的，纵使它是多么合乎条理，而这篇文章充满了一种蛮不讲理的表现：这桩事件，我们就是决定这么办了。

宏子明明知道他们的本来面目就是这样的，不过现在又重新感到惊讶了。就凭一个大学毕业的、为人之夫、为人之父的年龄约五十岁的男子，竟然能够公然读着这样不合情理的文章，难道真好意思在他的妻儿面前也这样作吗？！

审判长把理由读完了。他把正文告一段落，然后就把声音提高一些，读道：“判处无期徒刑。”随后又很快地添上了几句官样文章：“如对此判决不服，可于一星期内上诉。”于是法庭方面的人们一下子都从并排着的椅子上站起来了。重吉也站起来

了。宏子也不知不觉站了起来，看到对她回头看着的永田先生那诚实耿直的皮肤白皙的脸胀得通红。

法院的那一群人跟在审判长的身后，鱼贯地走进了休息室。这时候，重吉回过头来看着宏子，笑了。和通常笑的神情没有两样。快活，嘴边松弛，嘴角略带几条嘲諷似的皱纹：重吉通常的笑脸就是这样的。给他一引，宏子也带出了笑容；不过她的笑容一刹那就消失了。宏子一步一步绕过板凳，靠攏了重吉。一左一右的獄卒，好象逼着重吉快些离去。重吉接受了并且理解了宏子用她的整个姿势和表情所显示出的感情，于是仿佛想要使它平静下来似的，他又对她作了一个笑脸。然后，似乎是对律师同时也对宏子似的说了句：“那么，后天再见吧。”说着，用他的戴着大的手铐的手把遮面草笠戴上，走出去了。那天是星期六。

宏子自己是瞧不见当时她眼睛里露出了什么样的神情的。不过，正直的永田先生的脸一下子变得那么红，重吉由于多年来患病和不见阳光，脸上显得苍白滑腻，可是他那黑色柔和的、并且不屈不挠的眼神，几乎感到滑稽似的笑脸，是她一生也不能忘记的。

那天深更半夜，重吉的眼睛和笑脸，来到映照着大明竹的影子的秋天悬挂的宽大的蚊帐里了；来到套着白色枕套的小枕头的地方，来到宏子的两个手掌心之间了。——重吉的还没有被剪短的头发，稍长地散乱在脑门上，用手指把它攏上去，感触是很轻的；这头发被宏子的手指摸抚过后，已经过了多少年了啊？

惨酷，是一句现成的语彙；而世上却也有惨酷的事实。如果这次由于治安维持法的撤消释放思想犯的时候，重吉和他的

同志們再被扣上別的罪名而不得出獄，那才叫作悲慘，真是慘酷無比了。

慘酷無比，這句話本來意味着：人世間不可能有的慘事；可是統治者只要發動他們的權力，什麼事情他們作不出來呢？不把这些叫作慘酷狠毒，還叫它是什麼呢？！

對重吉的嚮往，對他的如波濤洶湧似的深厚感情的憧憬，與之同時感到的慘酷無比的權力的千鈞之重：這兩種感情在宏子的心里交錯着，使得她覺得仿佛躺在一塊針氈上，她終於從床鋪上站起來了。

到現在為止，十二年來，宏子去和重吉相會的短暫的五分鐘或十分鐘之間，她從來沒有看到過他的臉上露出過不知所措或是苦惱的表情。每當她凝視着他的面孔的時候，她就忘掉了痛苦，心里感到很輕鬆。他患腸結核，勉強走到接見室的那年夏天，他虛弱得連在椅子上都坐不住，穿件睡衣，快要滑下來似的倚在椅子上；他的頭髮全脫落了，從隔着桌子坐着的宏子的位置看過去，髮際朦朧地透着亮，那簡直跟画上畫的幽靈的頭髮的樣式一模一樣。宏子瞪圓了眼睛凝視着，心里不由得想：啊！這是畫里的幽靈的頭髮啊！——可是重吉即使象這樣在瀕死狀態的時候，依然帶着對宏子來說就象是救星般的笑容；而且看了他那副笑容，她也就自然而然地和他相視而笑，不知不覺把那清冽皎潔、如漣漪般的心地反映到自己的圓臉蛋上了。

可是，宏子自己心里明白，自己曾經有過多少不寐之夜啊。她也就很自然地感覺到，重吉也會有着同樣的夜晚，或者是漫漫的白晝。通過各式各樣的夜晚和白晝，她感到他們倆仿佛是一只不可思議的船；白晝和黑夜，並不象那漫無目的地重復着的大海的波浪，而對於前進的船說來，有着一種不會倒退的時間的經過

和历史的推移。

月兒轉到西边去。蚊帳上的大明竹的影子也略微移動了。不知在哪一个远山山麓，将返故乡的朝鮮人的酒宴正酣，随风传来了輕微的歌声和拍手声。

## 十五

到重吉家里来的时候，背着背囊、穿着女学生靴子的宏子，又黑又瘦，显得很憔悴。

到了田原之后，欢笑的机会多了，宏子多少胖了些。早晨起来照着鏡子，开玩笑地說着：“瞧，又变漂亮一点了吧。”

可是現在，不寐之夜又开始了。如果睡得好，她就对人講；如果那宵失眠了，她是决不告訴任何人的。在人世間难道說还有那种从来没有經過失眠之夜而活过来的人嗎？——尤其是在战争开始之后。——尤其是虽然战争已經結束了，可是还有几百万人沒有回来，他們的母亲和妻子，抱着不安的心情，在对她們的完全改观了的人生思前想后……

在重吉开始过獄中生活的初期，和宏子立場相同的、留在家里的妻子，相当的多。思想犯的妻子們，在丈夫被关起的監獄的候見室中自然而然地相識了，互相談論着有关案情的事，互相鼓勵着。

过了几年后，到候見室来的女人們的成分起了变化：逐漸地，思想犯的妻子和母亲稀少起来了。这变化是和日本的侵略战争的进度相适应的。一来二去，装扮奢侈、目光傲慢而呆板无神的商人的妻子越来越多了。

作为一个思想犯的妻子，待在家里看家，宏子的生活是多少和别的妻子有些不同。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由于极微妙的相似性，她也就和日本的成千成万的妻子们的思想有了共同之点了。那些妻子的丈夫们，都是被外力驱使，不管是否甘心情愿，被编到军队里去了。然后被装到连本人也不清楚往什么地方开去的运输船上去，或则越过海峡，或则渡过太平洋，越过赤道。——把重吉从家里带走的，也是和那个完全相同的强权；没有人告诉他，那辆汽车将要把他装到什么地方去。那些作丈夫的领了一杆枪，背着肩囊，被运走了。重吉呢，则是被戴上了铁手铐，戴上了遮面草笠，也被带走了。二者之间，不能够以自己的意志和希望来选择目的地这一点是相同的，去了就不能随随便便再回来这一点也是完全相同的。不能够把心里所想的真情实意披瀝出来，也不允许把想告诉人的、日常生活当中经历的一些事公然地写在信上，这一点也是完全相同。还有为外面的人所不知道的清规戒律。与外界隔绝了的特殊的官僚主义和徇私，贪污腐败，这些也都是相同的。所以要想在那里面正直地活下去，绝非易事；非得特别顽强才办得到。至于那环境的艰苦，也是相同的。

一肚子苦水无处倾诉。妻子们不管有能力与否，也必须得独当一面地支撑着一家子。——宏子不单是在自己身上，而是在全日本的妻子们身上发现了这种情况。

宏子想写到小说里去的女人的心境，现在可以说从日本所有的女性的感情里都可以取到材料。

不过，只有一点理由，使宏子的小说无论如何也得遭受到禁止。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女人，她的申诉越是真实的，她的表现越是千千万万的女性所共有的，那么就更有理由去严厉禁止

了。那是因为，宏子对于号称是为了天皇和爱国心和幸福的建設而进行的战争，抱着怀疑的心情的关系。是因为她是一个反对侵略战争和强加于民众生活的破坏力的思想犯的妻子的緣故。

宏子的作品，正要真正被失去了情人的姑娘們和失去了生活支柱的妻子們所接受的时候，她所写的一切东西就遭到了禁止发表的命运。于是她只好把所有的情热，全部的表现欲，都貫注到写给重吉的信里面去了。

在这种日子里，宏子反而深切地感到，作为一个妻子，和日本的那些成千成万的妻子和情人們比較起来，自己还算是幸福的：因为宏子清清楚楚知道自己丈夫的所在地，也能在規章所容許的范围内和他見面，在未判决前，能把自己用尽心意作的衣裳送进去給他穿。——尤其比什么都重要的是，她能够写信給他，他也能够写信給她。

成千成万的妻子們是沒有这种条件的。她們的丈夫究竟在什么地方？——連这点她們都不很清楚。尽管有时候手里拿着丈夫的信在讀着，可是就在这一瞬之間，丈夫是不是还好好地活在那里，都是不得而知的！

这种担心，連个着落都沒有。凄涼的別离，甚至把那种不可逾越的相隔万里的感觉都給弄得渺茫而不可捉摸：宏子对于这现实的慘酷性简直不忍再想下去了。——即使那些妻子們独守空房，有的才两三年，有的是四五年，而自己过孤寂的日子已十多年，宏子却觉得自己的苦痛比那些人的还要小些。

找遍全日本，不曾为了某种原因而一夜夜地輾轉不能成寐的女子，可以說一个也找不出来。

过了大約四天的光景，报上登出来一段使宏子更加激動的

消息。是一篇外国記者到那在东京府中監獄里的一部分仿倣納粹的办法設立的“預防拘禁所”<sup>①</sup>去和德田球一、志賀义雄<sup>②</sup>以及其他思想犯談話的消息。

宏子把这段記事反來复去地讀了半天。在冷靜的报导的字里行間，反映出獄中人們脉搏鼓动的加速和情緒的高漲。他們的談話是精力絕倫、豪邁奔放的。使人感到沒有被杀害的人的澎湃的生命力。使人感到，挤到鉄柵欄旁边，緊緊地貼在那里，从那方格子之間往外瞧着和等待着的人群，和他們的目光。……宏子一时禁不住流泪了，止也止不住。

确确实实可以开始听到这些人們的声音了。——可是，那一个声音呢？在远方的那双眼睛呢？

縫子待在隔壁屋里，悄悄地在作着活計。她背后，摆着孀母的旧式的大衣櫥。她側面，挂着一面土里土气的鏡子。宏子站了起来，細細看着照在鏡子里的自己那收敛了眼泪的面孔。然后喊道：“喂，縫子！”

“什么事呀？”

“照現在的情形看来，就在我希望自己变得最好看的时候，好象偏偏要变得最难看了。”

“喲，瞧你！”

“不是嗎？假若重吉决定回来的話，——假若决定的話呀……”宏子执拗地重复了“假若”这个字眼兒。然后又說：“我就是走着去，也得走到东京去。我实在受不了啦，就这四五天工夫，瞧我憔悴成什么样了？——真泄气。”

---

① 把有“犯罪”可能的人事先拘留起来的監獄。

② 志賀义雄(生于1900年)是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現任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員。



縫子用她那大姑娘的懂事的態度，溫柔地安慰道：“不要擔心。火車也快通了。——沒問題嘛！”

十月六日，照例在將近正午的時候報紙送來了。縫子和媻母，說要作油炸鷄蛋面圈請宏子吃，正待在廚房的炭火盆旁邊。

宏子拿着報紙到書桌前面來坐下了。首先把標題過了一下目，看到紙面的正當中，她的臉色突然變了：原來釋放思想犯的預告登出來了。排列着根據聯合軍的命令，在十月十日以前應該釋放的思想犯的姓名。在寫着在押地名“府中”的上面，頭一名就登着日前外國記者去採訪的德田球一的名字。宏子的視線象射出來的箭一樣，飛過了排列在它後邊的那些名字。那里刊登着：石田重吉（網走）。——有了！有了！登出來啦！網走，石田重吉。這樣說，重吉是快回來了。她不由得喊出聲來了。

“縫子！縫子！”她喊着，在走廊的半道上一把抓住了一邊擦着手一边走過來的縫子的胳膊。“縫子，你看這個！”

“啊，登出來啦！登出來啦！”

“好啦，这回保險妥，”宏子說，“這可好了。”

她從心里呻吟着，眼睛里含着淚水，滿臉笑容。聽到她們說話，媻母也顧不得兩手上粘的白面，跑過來了：“怎麼樣？登出來了？”

“看呀，在這兒！”縫子指着那條消息說。

“我瞧瞧，我瞧瞧！”媻母把遞到她手裡的報紙，舉到適合她眼光的地位，讀着說：“真的。这回可是千真萬確了。”

“我可不能這麼待下去了。”宏子突然露出一種困惑的、惶惶然的表情。“報上說的是十號以前釋放出來，如果他八號或九號

由网走动身，到东京就是十三、四号。我得馬上走了。”

“他会不会到福岛去弯一弯呢？”

一下子，大家提出了象上边这样的推测；而每一个推测，都说明重吉会和由西往东去的宏子错过去似的。

“不管怎样，我先回到东京再说吧。”宏子终于下了决心，这么说了。“看情形，东京的事务連絡处，已经成立起来了。

报上登着，就在过去重吉曾经委托过的一位律师的办公室，设立了事务連絡处。

“那好，你就馬上回车站那边去吧。如果能赶上，就坐上今天晚上的火车，——你看怎样？”

“那么，油炸鸡蛋面圈，就带着上路吧……唉，也真顧不得这些了。”

“快，快！”

匆匆忙忙說了給澤子带好兒的話，宏子又和縫子一道走出了家門。

她們沿着来的时候走过的那条道，这回是往回走。宏子沒有理會到自己是怎样一言不发地、尽快地拚命往前走。縫子不时放慢脚步說：“再稍微走慢点兒吧。”

宏子理解为堂妹怕自己走这么快太吃力，就說：“沒問題，这不算什么。”

“到这兒，差不多走了三分之一了。”往前又走了一会兒，来到了来时也走过了的开凿的山路，縫子这样說。“还有四十多分鐘的路程。”

“一步一步地走路，真是費工夫啊！”

宏子把一步的幅度之小和路程之长相对照，感到很痛苦。沿着同一条道路走来的时候，宏子对周围的事物曾經仔細地一

一观察，看到了展开在她們所走的新道那残忍而笔直的綫路两旁的生活遭到破坏的情景。而現在在同一条道路上往回走，近处的庄稼地、飯場、連綿重叠的西国的众山，給她一种融汇在一样的綠色里而往后流似的感覺。宏子脚底下加了把勁兒在拚命赶路。虽然她的速度还没有自己所希望的三分之一快，眼睛盯着正前方，只觉得远近的綠色风景在眼睛的左右飞快地往后移动。

在剛走进村落的小山頂上，有个叫作多賀的神社。神社的石級旁的石崖，由于上次的大雨和洪水，崩塌了一大块土方。村落里的男孩子們，把麦秆作的米袋子的圆盖垫在屁股底下，比賽着玩滑水船<sup>①</sup>。昭夫也在那里一起玩呢。他那急性子的、黝黑的脸上，表現着极度的兴奋，嗤溜一下子滑到底下去。他的眼睛当然不会注意到过路的宏子和縫子。

“不得了，瞧那泥啣！”

縫子笑着站住了一会兒。宏子看到了这样的昭夫，再眺望着已經可以在新道下看到的各家的房頂的时候，一时曾陶醉在傾泻般的情潮里面的她，一下子又被拖回到现实中来了。这一些房頂，就是“寡妇鎮”的房頂。是对决不会再回来的人們的哀悼和对被毀坏了的生活記憶犹新的房頂。在这些房頂下縮手縮脚过着日子的女人們，对宏子的如火如荼的、毫无顧忌的、奔放的狂热，将作何感想呢？——宏子自觉地在自己的疯狂般的欢喜和期待，兴致勃勃的光輝面前萎縮下来了。她想，对于这些悲伤的妻子們，她應該选择一种不触及她們痛处的方式来表达她自己的欢欣，难道自己沒有这样作的义务嗎？

<sup>①</sup> 一种游戏。用一只木船从高处順着鉄軌往下滑，一直滑进下边的水池中，在水面激起浪花，就势在水面上滑行一陣子。

“嫂嫂，你怎么啦？是不是累了？咱们走得太快了。”

宏子带着确实疲倦了的脸色，由石田家的后門慢慢腾腾走进土間去了。只是后屋鋪好了席子；在前边鋪面房里連地板还没装好呢。

那里新开了一个宏子离开的时候还没有的亮堂堂的墙脚窗，婆母听到了声音，从櫥柜前面走出来了。

“您辛苦啦，弄得真清爽呀！”宏子问候了婆母。“媽媽，今天早晨的报看了嗎？”

“重吉要回来了。本来我們还想早些往田原給你送信兒哪。电话也不通……唉，你回来得这么快可太好了。”

“报上不是說十号以前嗎？我要是今天动身，也就是刚刚能赶得上……”

“那好，——不过，怎么样呢？你看他一个人回来行不行？”

宏子也正在担心这件事。被关了十二年之久，带病之身的重吉，一个人从网走去挤那种可怕的火車回来，并且不可能給他带上什么吃的东西；想到这些，她不由得感到十分难过。

“即使托人从东京去接他一下，按目下这种交通情况反正是不会来得及的。总会有办法的吧——只好这么想了。錢，他手头倒是很充裕的。”

“能那样，那也就行啦。”

这时候，艳子抱着治郎从前边进来了。她看見在土間的折凳上，和縫子并排坐着的宏子，把下嘴唇略微往外翘的嘴一咧，笑起来了。

“看到报了吧？真是太好啦，恭喜你喽。”

“好极啦，大伙兒这么一来都好了。謝謝你呀。”

艳子已經不是光脚板了。她穿着木屐，虽然面容憔悴，但多

少带出点放心的样子。

“奶奶，车票得想想办法呀。”艳子说。

“对，对。我到车站去一趟。”

婆母去找了站长，把重吉将被释放的事对他讲了；得到了特殊照顾，弄到了一张八号才头一天开通的绕吴线的列车票。为了预防万一，宏子请他们把那票子给改成直达青森的了。因为七号外国军队进驻吴军港，列车禁止开行。

“没有法子。你好歹再等一天吧。”登代满意地笑了。“站长还对我表示祝贺了呢，说这么多年来真是辛苦了什么的。”

重吉这个名字，自从不再给母亲带来快乐以来，已经过了多少年月了！和世上许多人一样，可怕的、虚伪的报导也曾经给母亲带来了凌辱和痛苦。没有正义的正统法律一直把她威胁过来了。

“真是的，假如你爸爸能活到今日呀，唉！”吃过晚饭，婆母感慨无量地说。“田原的叔叔要是活着，说不定会多么高兴呢。直次也说过，只要哥哥能回来，一定想法让他过得舒舒服服的——不是吗？艳子！”

“真的，是呀，他是那么说过的。”

“宏子啊！这回重吉要是回来了，你可就哪儿也别再去啦！”婆母象吩咐她似的打心眼儿里这么说。“就回家来住吧。你们俩同住多少年就在这儿住多少年。你待在二楼写小说，重吉也可以上市公所作个事儿，也就不闷得慌了。虽然发水，其实这乡下还挺不坏的。”

让那在监狱里坚持了十多年的重吉，出来就到市公所去工作，这种想头是多么可笑，连说这话的婆母本人都笑起来；笑声里面充满了爱。

艳子陪大家伙兒笑了一会兒，就和縫子两个人去替宏子料理明天的飯盒，和上道兒的事情，宏子覺得她的情誼可感。——假如能安安稳穩过艳子力所能及的太平日子，那么这位年輕体弱的艳子决不会变得这样生硬可怕的；只是由于她經常感到生活的重担子压在她的身上，所以才变得这么令人难以接近。而现实的境遇使她无法逃避这一点。宏子在这方面感到艳子实在可怜。

剩下和婆母两人的时候，宏子把手放到婆母的膝上，叫了一声“媽媽，”然后說：“我一体諒到媽媽的心，就簡直是連話也說不出来了。——等于說，把一个宝贝兒子送掉了，好不容易才把另一个給換回来了。多么残酷的交换条件啊！”

“真是的！”婆母深深地叹了口气。然后眺望着远山頂上的松樹，用溫柔慈爱的、作母亲的声音喃喃說：“进三还在。他待的地方，不知道有沒有吃的东西啊……”

## 十六

作为記号拴着絨布小条的背囊，又擱在头上的网架上了。在它里面，有在路上吃的飯糰，有两个結实的紙口袋，和一个不大不小的圓罐子；一个紙袋里装了以防万一的米，另一个紙袋里装着刚磨好的米粉。那是宏子想起来重吉曾在信里提过想吃故乡的米粉，她想見面头一桩就請他吃；可是不好意思把这話直接向艳子說，只是把这事和縫子小声念叨过，縫子就作为自己想的主意提出来，先把麦子焙过，加上糯米，大家伙兒把它磨出来了，圓罐里装的是白糖。是直次的朋友听說重吉要回来，作为

賀礼而饋贈的。还有一双皮鞋，是进三在华中的时候买了寄来的，婆母把它給了重吉。——这一些，就是网架上的背囊里装的东西。

宏子身上还是和来时相同的打扮。她穿着藏青碎白点花紋束脚褲、圓头女学生皮靴，坐在朝东前进的火车里的坐位上。

照現下的情况看来，宏子沒能够到网走去这件事，却也不能說完全是件坏事。再說，东京的弟弟的家沒有被烧掉这事，对于重吉和宏子說来可以說是最大的幸事。那座房子北边的篱笆后面的房子，全烧光了。越过院子里稀稀落落的树，往北一直下去几十里，烧成了一片焦土。虽然自来水管不出水，煤气也完全停了，可是总算有个住处。有个两个人的住处。这是个多么不习惯的、新鮮得令人发痛的感觉啊！——两个人一起过日子，这是一句什么样的話啊！宏子自从成为重吉的妻子以来，在一个房子里同居还不到两个月。他們在那所細长的二层小楼房里度过了不到两个月的、忙碌而客人出入頻繁的日子。那房子在現在留下了的弟弟的住宅的西北方，相隔几百公尺，如今已經烧掉了。

一个人度过的漫长的岁月里，宏子刚搭起了一个巢就被破坏掉；又重新搭起，又碰上沒法維持的遭遇，搬了好几次家。那些房頂很小的家宅，从一九四五年的春天到夏天之間完全烧光了。重吉这次恐怕只提着一个小包裹回来吧；穿着过了时的和服，他連木屐都沒有，所以大概还穿着公审时候的草鞋吧。而宏子的全部财产，是書柜子、書桌和被褥。——因为在困难的时候常常变卖，书柜子里的书已經大大改了样兒。再就是一些家庭用具——这是她在准备帶到网走去的行李时，順便收罗起来，以备万一有个家的时候用的。总之，沒有什么象样的东西。

他們一无所有的这件事，对于宏子說来，反而使她感到是最

富有的表面現象。只有这样，在他們才算是頂自然的。想想这十几年来的两个人的生活，怎么可能有什么身外之物呢。——而現在，获得解放。这就是一切了。

宏子什么也沒想，只浮沉在无止无休、来来去去的念头間，坐在火車里。車輪每过鋼軌接头的地方，就咕隆、咕隆地发出有规律的、圓滑的音响。这就是在前进的証据。是宏子千真万确朝着渴望的目标行駛的象征。

可是，到了下午四点鐘左右，火車里传开了令人不安的說法。那是說，到吳站之前，还有遭到水灾而沒修好的地方；火車已經誤点誤了好久了，看情形到了須波就不会再往那边开了。須波站到它的下站三原站之間有座大鉄桥，鉄桥断了，据说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修好。

“倒楣！——从那个什么站到它的下一站有几里路？”

“大概有四里来路吧。”

“什么时候能到呢？照这样子怕要搞得很晚了。”

“本来應該六点多点就到的；弄得不好，怕要九点鐘才到吧。”

下起雨来了。宏子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把事情想得挺简单，心想：反正大家都免不了在中途徒步走一段路的。她想起了打重吉老家的窗戶里看到过的人們徒步旅行的情景。她想，自己也就跟在这种行列的后面，走到三原站，在那兒等待天亮吧。

坐在对面的男人，一个劲兒嚷着倒楣倒楣，目不轉睛瞧着雨越下越黑下来的窗外。他朝宏子問道：“太太，你预备怎么办哪？”

“誰知道！我想徒步走到那个三原站，找个长凳子先睡一觉再說……”

“怎么可能！”他把宏子的話当作根本不可能的想法給否定



了。“不知道会有多少人挤在那兒呐，还能找到什么长凳！”这回他又問那个和宏子并排坐着的男人了。“你打算怎么办呢？”

“是啊，——到时候再說吧。我因为工作关系，倒是不断在这一带来来往往的……”那个人用一种尽可能别往自己身上揽閑事似的口气回答了。

这位紅脸膛、快活和懦弱奇妙地混杂于一身的小个子，火車离須波越近，他越发表示出为难的神情。

“在須波我倒認識一家人家，我想他們会給我們找个旅館的。太太，不是我吓唬你，你还是跟我一起到那家人家去弯一弯的好。”

他劝告得那么誠恳热心，叫人了解到当时三原站的情况，打算在那兒过夜是根本办不到的。不过，看来这位先生并不是因为对单身旅行的宏子表示关心或者好奇心，而似乎是由于他自己的切身問題才这么热心。他又說：“那家人家离車站不太远，如果你不喜欢，馬上可以回車站，那兒也有年輕伙計，我可以讓他們送你回来。”

列車慢慢騰騰走着，終于开进了須波車站。乱哄哄的、心怀不滿的大群旅客，各自把大件的行李背着揹着的，涌到正下着雨的漆黑的車厢外头去了。这时候，宏子不由得对自己有了个旅伴感到庆幸。

須波車站上真是伸手不見五指。只有一盞車站人員提着走的那种油灯，在高得奇怪的地方发出小小的一圈光暈。既沒有車站人員給旅客引路，也沒有指示道路的提灯。在下着雨的黑暗の站上的这独一无二的昏暗的灯光，根本不可能照到露天月台上。人影交錯的旅客大批地涌到了那兒；于是馬上混乱声四起：

“往哪边走呀？”

“什么都看不见呀！”

“这边，这边！”

“小千代呀——小千代呀！”

心慌意乱的女子叫声，划破了昏暗的雨夜长空。

宏子脚底下完全看不见的黑暗中滑行着，迈上了人人争着抢着上的右手的崖的横档儿。同伴的男人说：

“行吗？看得见吗？”他挨近了宏子说，“眼睛瞧不见的人，遇到这样事真是糟糕。——往这边迈步行吗？”

踏着每蹬之间都离得很宽的溜滑的石级，好容易来到崖上了。看样子那兒是个人家的房后小道，在它的一方可以听到小河流水的声音。被雨淋着，背着行李的人们，在黑暗中，叭噼叭噼地踏着泥汤子。

“是这边吗？”

“一直走！”

“什么也瞧不见。”

人们相互之间用不高兴的口吻呼唤着，越过了宏子和她的同伴走到前方去了。看不见任何类似徒步连络的行列。脚力强健的男子们，只是自顾自、健步如飞地往前走去了。和宏子同伴的男人，由于绿内障，两眼几乎丧失了视力。

宏子听他讲明了这事，才对这个貌似快活却懦弱不堪的男子的举止行动恍然大悟了。宏子的脚力不强，那男子视力衰弱。他俩各有各的打算，临时结合到一起，要走这条须波和三原之间的夜雨的道路。宏子觉得，这个虽然正当壮年、视力却衰弱了的男子，凭一种本能的感觉，选择了身体羸弱的宏子作伴，是件怪有趣的事。

走过的道路，全是黑洞洞的。假如有月亮，可能辨认得出，

这条象堤岸似的道路两旁栽的是櫻花树。那条寬闊的柏油馬路也是一样的黑暗。在傾盆大雨之中，家家戶戶的門戶，朝着叭喇叭喇过路的、来历不明的夜深步行者关得严严实实的。打門縫里偶尔漏出的星星点点的光亮，照射着打在地上的繁多的雨点和湿淋淋的道路。

宏子不止一次地钻进卡車溢出来的深水坑里去。

“东也是坑，西也是坑！”

“唉，真是的！劳駕劳駕！”

有的道路，半边是塌陷了的。

“别往那半边走，完全塌了！”

“——眼睛不好使，真是困难。也不能一路上老去找人家指点……多亏有您在一起，真是万幸了。”

就这样，宏子和这个旅伴在雨中前进着，过了一座长桥。好几年以前，她曾經繞吳綫回东京去过一次。过了吳港，火車要过一条长长的鉄桥。記得当年她坐在火車里，过鉄桥的时候从窗子望出去，看到了架在离大海不远的河口处的另一座一样长的桥，笔直而非常壮丽。——現在她俩度过的就是那座桥。这里的通火車的鉄桥断了。风吹雨打，用伞簡直遮擋不了，只好往前躬着上身，背着背囊向前走。

总算来到了三原鎮。所有的地方都和鎮外一样的——一片黑暗。来到一个十字路口，同伴站住了。雨点从雨伞上往下流。

“劳你駕，你給看看，右边是不是有个小电影院？”

“啊，有一个好象是的。”

“是一所白房子嗎？”

宏子仔細地看了一下說：“大概不錯，房子上还有半根門呢。”

“那么說，我們是到了。就是那里了。我記得是这兒嘛。”

他說着，摸索着似的走在前頭，在那依稀記得的一個街角處拐了彎兒，找到一個從玻璃窗透露出燈光的人家，說了地址和姓名，打聽了道兒。

“啊，是啊。知道了。打攪您了。——是這邊。”

他說着，又走進了一個小巷。小巷兩旁都是一些嵌着關西樣式的格子門的人家。——宏子的女學生靴子里忽然間撲撲地灌進了水。這小巷一帶的地方，存的水有沒腳踝那麼深，而且仿佛越往前走水就越深似的；宏子正感到不安，同行的男子在一個窄小的門口前面站住了腳步。

“大概就是這兒了。……你看看是不是写着村川美貴的名字？”

“——有沒有門牌兒呢？——太黑了瞧不見啊。”

“對，一定是這兒了。”他滿有把握地打了一聲招呼，走進了那人家的土間里去。

“哟，分店經理先生來啦！”一個五十來歲的穿着單衣的女人，看見了他，就從那一眼可以望到底的里屋的茶櫃子前邊匆匆忙忙站起來，迎上前來了。“您怎麼回事兒？……天都這麼晚了……唉呀，沒出事兒比什麼都強啊，……真是少見啦。快請上來吧！”

“請吧，太太，一點兒也用不着客氣。”同伴沖宏子說。

水倒是沒有進到六尺寬、一丈八尺長的那個土間里。那女人很謹慎，不直接和宏子搭話，只是斜着眼睛打量着她。同伴的男人就對她介紹說宏子是路上碰到一起的，並且提到一個可能他從前住過的旅館的名字，請她給弄個房間。

“您瞧，這麼多人打這兒路過，所以一到六點前後，到處都客滿了。”

那女人这样說着，就留宏子和同伴在她那兒住下了。宏子費了半天勁兒脫下那湿淋淋、皺巴巴，一走路就咯吱咯吱发响的皮靴，然后脫掉束脚褲。——那女的口口声声經理长經理短的，把他的袜子給晾上，把湿衬衣挂到土間的竹竿上了。可是对于宏子，她連“把湿束脚褲挂到竹竿上吧”这样的話也不說一声。倒是那个同伴的男子，对宏子說了些主妇分內的話。

那是一所仅有兩間屋子的人家。一進門就令人感到她們的多年的克勤克儉的日子和对外强撐着門面的作风。根据她們之間的談話，宏子作出了初步判断：这同伴的男子，是个按月零存整付的无限公司之类的分店經理，女的是他手下的收款人。她的在工厂作工的二十四五岁的兒子也回来了。他們之間还談到了那个靠这女人一个人的力量，好歹賠送出去沒有几天的女兒的事。

宏子作了自我介紹，她說她是个有急事非得馬上回东京的人。对于衣著朴素、看样子沒有什么油水的宏子，这位半生坎坷，以致身上連长膘的工夫都沒有的大娘的态度表現得冷淡，宏子認为这也是人情之常，不以为怪。自从須波、三原間的徒步連絡开始后，三原鎮上每天都要住下一兩万人的旅客。三原鎮沒受到空襲，所以吳港和其他大城鎮买东西都得到这兒来。加上一发大水，据說每天晚上，每个人家都免不了得留一两个人住宿。宏子听了这話，又想起从須波車站攀爬到崖上，来到住家后面的道路上，有些复員兵就很快地黑压压地聚集到从沒来得及关上挡雨板、从房子里透漏出灯光的地方去，在那兒和房子里的女人們办着交涉的事情。

宏子来到了三原站想赶头一趟火車，想起了昨夜能够住到

女收款員家，心中暗暗庆幸。三原站只不过是个狭小的乡村車站，旅客們从站前的广场一直涌到道路上了，在仍然下个不停的早晨的雨中，踏踐着泥濘。宏子原以为能够在那里而过夜的車站候車室里，人多得簡直是无立錐之地；什么长凳子之类根本就埋在人群和行李下面，举目四望，連看都看不见。——搭乘的火車，和站內的人头攢动的情形比起来，倒是意外地比較空。本来預定昨夜十一点多由三原开出去的列車，終于一动未动一直在那兒待到今天早晨。四人一組的复員兵，連說帶笑地在吃他們那用飯盒子煮的飯。

宏子脫掉了仍旧又湿又沉的束脚褲，挂到窗旁的挂衣鈎上，把拖泥带水的女学生靴子也脫下，然后跪坐到座位上头了。

“你被淋得真够噲的，到什么地方去啊？”一个兵問她。

“我是回东京去的。——这火車开不开呀？”

“唉呀，那可真是只有天晓得委！”

看那大兵的长象兒，倒象是个既精通洋酒的牌名，又会跳舞的人；他滿脸鬍楂子，敞着領口，諷嘲般地笑着。接着又补充道：“不管怎样，本来是應該昨兒夜里就开走的，現在你也看到了。——唉呀，唉呀，人問万事忍耐第一哟。”

可是，想不到在預定时刻的六点半，那列車居然从三原站开动了。

“开了，开了！”分店經理乐得心里开了花，把上身探出窗外，然后說：“这就行了。——咱們实在是运气好。——这就好了。”

他只要回到大阪就行了。于是他心里踏实了，靠到座位上，閉上了他那一般人看来决看不出有毛病的两眼。

宏子的心一直朝向东京。所以在途中发生的一些事情——例如昨夜在那素不相識的女收款員的家里借宿的事——她倒也

并不以为苦。这不仅是由于她的心里只想念着一件事的关系，而是那个时期正常情况的旅行，在日本根本谈不到。

当列车快到调山的时候，沿线的风景就开始不寻常了：在速度逐渐减低下来的列车两旁，广大地带都被水淹了。在那几天以来毫无退意的水下面的田里，哀伤地突立着一颗米粒也没结的稻子的白穗。白穗露在水面上，象蘆葦似的在风中飘摇，在细雨中徒然地摇曳。可以看见在水中，有零零落落的农家。在那些农家和农家之间，看样子水深得只能靠小船来往。在靠近山的稍微高一些的地带，就象在重吉的家那样，把所有的拖泥带水的家具财物都搬了出来，堆在房屋的四周；而堆在那里又任憑今天的雨把它淋湿。

一点声息也没有。一望无际、被浊水淹没的、连个人影子都看不见的风物，说明了居民的绝望的深度。

宏子坐在火车里，两手象绑到一块儿似的紧紧捏着，眼睛一直盯着窗外的景色。列车临时停了一会儿，然后又以最慢的速度开行了。原来铁轨已经完全被淹没到水底下了。

在前进的火车的车轮下面，激起了大片的浪花。迸溅的水声，和那好象由于不安而憋了半天的气，现在把它一下子都吐出来了似的火车头的不规则的嗷嗷的排气声混成一片。

好容易算是挨到了姬路车站。心情紧张的乘客们，从窗口伸出头去，向路过月台的站务员探听前途的情况。——由前头传过来好象是不能再往前开的消息；人们都站了起来，骤然骚动了。在那火车的外边，年轻的站务员用一种不亲切的、漠不关心的声音喊道：“大家都出来吧！这趟列车不往前开啦！”

这人用一只手把帽子往后推着，一边喊着一边就要走过去。这时候，坐在宏子对面的一位四十来岁的瘦削男子，猛占

丁地站了起来，突然用一种惯于发号施令的粗暴的口吻，隔着窗户把那个站务员叫住了：“喂，站住！”然后他说：“你这叫什么报告态度！大家伙儿都在这儿作长途旅行遭着罪嘛。——你进来，好好地把话讲明白了！”

这里，那里，都对他的话起了响应。车停在阴暗的月台的屋顶下，再加上所有的乘客都立起身来吵吵嚷嚷，车厢里就更加昏暗了。那个站务员走进来了。他改换了口气，重新报告道：“这趟列车，因为水灾关系，开到姬路就不再往前开了。请诸位下车吧！”

于是乘客们一齐把站务员给包围上了；可是结果连所谓过了姬路站就有的水灾故障究竟什么时候能够修复，以及故障发生在哪一带，都没搞清楚。

“没有办法！下车吧！”

刚才和站务员办交涉的那个男人这样说着，加入到宏子他们当中，一起行路。这人拎着手提皮箱和大厚纸板箱；看来他喜好不显眼的颜色，西装和夹大衣都很素净。

在被雨淋湿了的月台上，堆积了好几堆用雨布盖着的装了信件的口袋，象小山一样高。宏子在田原的家里，为了那在网走将被解放的重吉所发出的快信、平信，可能全部包藏在这些潮气很重的、阴森森的、不知将要积压到什么时候的邮件堆成的小山里面呢。

月台大致没改样儿。不过站房和全市的街道大半都烧毁了。眼睛有毛病的分店经理、宏子，加上那个新同伴，三个人挤在人群当中，站到用粗糙的木板搭造的临时办事处前面了。在姬路车站索性连个正确的故障地点的告示都没有，至于什么时候能够修好，站务员们的态度仿佛事不关己，一问三不知。



“你們这些人！別忘了你們干的也是买卖呀！怎么这么有一搭无一搭的？！鐵道电话是干什么使的？”新旅伴抓住一个站务員这样問着。

“哪兒还有什么电话呀！早就烧掉喽……”年輕的站务員来回打量着新旅伴，眼睛里露出好象要罵他“傻瓜！”似的神情，若尤其事地說，“早就連电报也不通啦！”

他說完了还把烟屁股往湿漉漉的地面上狠狠地一丢。听他那口吻仿佛在說：“你还有什么可說的！”

“——这兒連架鉄路收音机也沒有……算了，咱們出去吧，待在这兒也沒有个头！”

新旅伴这样說着，然后他提議去托警察局替他們找旅店。好几百个旅客，挤在可以望見白鷺城址的站前的临时搭起来的小房子里，束手无策。

他們在被火烧成一片灰烬的大道上走了不少路才来到有市府楼房的地方。吉普和大型載重汽車，四濺着雨水，在城下町<sup>①</sup>疾馳而过。站在美国宪兵本部大門口的戴白鋼盔的年輕的美国宪兵，眯着有金色长睫毛的眼睛，瞧着日本姬路的十月的雨絲。

他們三个人登上了警察局的大門。来到一个挂着用英語写着“問事处”的牌子那兒，那个身材高大的新旅伴把他的一只胳膊靠在台子上，說明了来意。于是有一个上了年紀的警察答复他道：“唉呀，真是的……太抱歉了。你也知道，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旅客嘛……”

警察这样說完，又轉过身去和他的同事商量了几句，大概是談着某一家已經对外停止营业了的話。——目前很多旅館都改

---

① 江戸时期在攝侯的居城周圍发展起来的市鎮。

成“美軍慰安所”了。

“無論如何，請你特別照顧照顧……”

一只胳膊靠着台子的新旅伴，一面這樣說着，一面打坎肩兒的口袋里掏出烟卷盒來，抽出一支香烟，慢條斯理的點上了火，看那種神氣，彷彿跟着就要遞給對方一支說：“來一支怎麼樣？”似的。整個身段、派頭，就象他現在是站在酒吧間的細腿高凳子前頭似的。宏子在離他不遠的地方把背囊擱在地板上，瞧着這位先生，生出了好奇心：瞧他的裝束打扮倒是規規矩矩、顏色素淨，和他那種精通世故的舉止行動好象不很調和，却又很調和……是個干什么職業的人呢？

瞧着和問事處辦交涉沒有什麼指望，紅漲着臉的分店經理，一面局促不安地晃動着他那矮小的身體，一面自言自語似的說：“在這附近，不知道有沒有第一建築公司的辦事處？……原來是就在離這兒不遠的地方……”

“是第一建築公司嗎？”

“那個公司呀，就在它原來的地方又蓋上了個臨時辦事處。”年輕的女事務員，用一種能幫上人家的忙自己也很愉快的、爽朗而善良的聲音插了嘴。

“就在原來的地方？”他又彷彿得救了似的樣子，叮問了一句，“第一建築公司，不錯吧？”

“對。”

“對，對，我也想起來了。就在原來的地方。”老警察也跟着說。

“開門了沒有？”

“嗯，已經辦公了。”女事務員回答。

“謝天謝地，謝天謝地！”分店經理慌慌忙忙地把背囊背起來

了，說：“你們兩位待在這兒可不要走勁。只要有辦事處，住的地方就好辦了……你們等在這兒，可別走。”

問事處雖然沒有不近人情地拒絕他們，但是可以說是根本沒有能給他們任何積極的協助。

分店經理過一會兒就回來了：“叫你們受等了。走吧，上辦事處去吧。沒問題，住的地方好辦。”

從警察局走出四五丈遠的地方，有一所挂着“第一建築公司”的大招牌的木板房。

臨時湊在一起的、不倫不類的三個旅伴，排成一行走進房裏去，在狹小的桌子和折凳之間，他們和那被稱作姬路分店經理的人寒暄。

“我姓石田。一來就給您添很多麻煩……”宏子說。

“哪里，哪里，你可是真的幫了我不少忙吶，”眼睛有毛病的人把話接過去說；原來他是這家公司的廣島分店經理。

於是他們三個人隨着領路的小伙計，沿着白鷺城的護城河旁邊那下着雨的、沒有行人的道路，走進了舊的城下町。從遠處望去，白鷺城上的城門樓的形象浮現在空中，非常美麗；宏子坐火車從這兒路過的時候就對它有很深的印象。古老的護城河的水上复蓋着一層水藻。河端的古柳，安靜地被雨撫弄着。走過了一座橋，沿河的橫街那邊被水淹了；女人打着油紙傘，把衣襟換得高高的，蹣跚蹣跚地往那邊走。他們三個則順着沒被水淹的大道一直走下去，後來又拐了兩三回彎，走進了在小窄道上的一所關張了的店鋪的土間裏去了。

走進土間一看，門口的鋪席上立着一扇屏風，倒象個留客住宿的人家；只是打外面路過可看不出來，因為它的外表和一般年久失修的普通人家是一樣的。大門口裏有三個先來到的年輕

的复員兵，挤得满满的在脱鞋子，发出一股湿皮子气味。

宏子他們被讓到后院二楼的一間六鋪席的房里。看情形这间屋子往常是这人家的某个年輕女人的居室。屋子里摆着一个梳妆台，鏡子上遮着一块友禅毛織品的罩单，台上还搁着个白香粉盒子。古老的三尺寬的廊沿外边有栏杆，簷篷由黑压压地耸立在房后，在它的輪廓柔和的山頂上，盖着一层象看守小房似的东西。

从狭窄的后楼梯可以走到洗澡间和厕所去，后楼梯上头在漏雨，去厕所的走廊上，也淋进了雨，飞濺着水沫。一大家子各种年齡的人就住在楼下，似乎对于旅客毫不介意地在过他們自己的日子。

跑到叫作姬路的这个市鎮来，又住宿到这么个破破烂烂的客店里，宏子倒是覺得这些事怪有意思的；她四下里看着。那天是十月九号。她想，就算重吉今天打監獄里被放出来，回到东京总还得四五天工夫，那时候怎么說自己也能到家了，这是头一桩放心的事；其次是，东北干綫和山阳綫不同，沒有遭到破坏，这又是一件可以不必惦念的事；再有，就是在她的背囊里装有一升五合左右的米，这更是使她心情愉快的因素。

逐一地征服了横在前面的障礙，而一步一步地接近了东京；这事反而起了使宏子的心情鎮靜下来的作用。重吉也是独自一个人从网走出发，一路上遇到种种不便，克服着困难朝东京前进。最后，两人在东京的家里碰头。——宏子簡直不能宁靜地去想象那即将到来的时刻；她也不能宁靜地挨过那个时刻到来之前的一天又一天的日子。假如火車痛痛快快地在一夜之間把自己載到东京去了的話，那么重吉来到东京以前的那一段時間，她又該怎样排遣！她一定不能安安靜靜地等待，一定会一直到青

森去；而說不定兩人會在那兒失之交臂呢。

新的障礙，新的旅伴：——這一切使宏子把精神集中到目前的必要事物上，使精神保持了緊張狀態；一段又一段地把這些步驟累積起來，而來到東京！終於見到對於宏子說來是最高峰的重吉！把這些一個接一個的曲折過程全力以赴地經歷過來，宏子感到，這對她說來，不管是演奏一個歌子的序曲，這序曲和在十幾年的忍耐之後，傾注身心而歌唱的歡喜之歌是那麼和諧。

宏子他們幾個人被讓進那個房間的時候，隔壁的房間沉靜了一會兒，現在又恢復了原來的嘈雜的聲音。那間屋子里，住下了五個從朝鮮回來的復員兵，他們的行李一直堆到房後的廊沿上；他們和住在靠外邊的房間里的復員兵們來往着，在他們之間有一個慷慨激昂、高談闊論的家伙，大家伙兒都管他叫“老爺子，老爺子”的。

宏子他們來到以後不久，穿着罩衣的老板娘上來了；她倒並不是來辦理登記旅客簿的手續的。

“實在的，被子褥子都疏散得一份也沒有剩下。你們幾位只能想，有個房頂總比露天強點兒罷了。——本來老早就停了業的；只是客人們說實在沒地方住，只要有個地方睡就行，所以才這麼窮湊和……”

老板娘這麼說着，湊足了三個人分量的米，就拿着下樓去了。新旅伴帶着的那個大厚紙板箱里，滿裝着宏子好久沒有吃過的松蘑。

“我本來預定今天到大阪的，所以沒帶着米。真是對不起……明天我一定想法子……”

老板娘用從岡山上車的那個男人的松蘑作了菜，端上來了。

在擺碗筷的時候，那個新旅伴說：“怎麼樣？來一口……”說

着站了起来，把搁在壁龛上的手提皮箱打开了。

“一口什么？——你带着啦？”分店经理搭着腔，朝那面瞅着。看情形他也并不是不爱杯中之物。

“当然有的。——我干的就是叫人家娱乐的那行生意。”他掏出一瓶子酒糟，把它倒入杯子里掺了些水，说，“这玩艺儿有意想不到的妙味的；清爽可口。”

分店经理带出怀疑的神色，举起了小酒杯，用喝日本酒的方式，抿了一点儿。“怎么回事儿，……这东西有点儿……辣得很哩！”

“是吗？喝惯了倒是蛮好的呀！”他倒是象喝白兰地似的，一饮而尽，又对宏子说：“——太太，您怎么样？”

“我不会喝，真的不行。”

这新旅伴是，只要一提名字差不多都知道的大阪的一家夜总会的老板。不过宏子除了文乐<sup>①</sup>之外，对大阪几乎一无所知，所以她想象不出那家夜总会的规模有多大。据说那个人是庆应大学还是什么大学毕业的。他不时地使用一些什么“大势所趋”啦，什么“卑鄙庸俗”啦之类的语彙，来客观地、有时候是自嘲地谈论自己所干的那行买卖；可是说来说去毕竟不免透露出他终究还是喜欢干这行，甚至于对他自己在这上面显示的才能自我欣赏。

那宵，宏子鑽到长期住在前边的三铺席房间的一位女客的被窝里，一觉睡到大天亮。

醒来后，回到原来那个房间里一看，宏子不由得笑起来了。

两个男人乖乖地并排仰着脸躺在一床脏被子上，瞧着天花板眨着眼睛，身上盖的是一床薄被；为了两个人都能盖得上，所

<sup>①</sup> 文乐座是大阪唯一的上演木偶戏的剧场。

以是橫着蓋的。身材短小的分店經理還勉強湊和；可是那高一大塊的夜總會老板的兩條細腿，連着他那白襯褲，幾乎全露在外頭。

“瞧你們那樣，可凍壞了吧？”

“噯，沒什麼……”

嘴里儘管這麼說，可是很明顯地能看出來，兩個人這一宵都够受的。

於是他們又湊足了米，請老板娘給做早飯。吃完了飯，兩個男的一前一后，冒着叮叮止的雨，到車站去探听情况去了。

房間里光剩下宏子一個人了。她換了個比較隨便的姿勢坐着，心里想：今天是十月十號。那曾經一度被判為無期徒刑的重吉，現下將抱着什麼心情去走過那扇開放在他面前的牢門啊！獲得了自由，最初踏上的土地，將通過草鞋底如何地傳到他的心臟去呢！——宏子回憶起當年自己被迫度過差不多一年光景的牢獄生活後忽然被放出來的時候，大地給與腳掌心的不習慣的異樣的感覺；回憶起沒有獄卒走一步跟一步監視自己，因而一舉一動都有一種舒暢、自由的特別感覺。對於重吉來說，一切都是新鮮的，世界本身都是新鮮的，因為他與世隔絕已經十幾年了啊！他的那種興奮和他的自己不大覺得的極度疲勞，宏子覺得簡直了如指掌。他帶着無比高漲的生命力，把具有危險性的疲勞一時壓得潛伏下去，高昂着清徹明快的頭，就要回到東京來了啊！

重吉要回來了。要回到宏子這裡來。這是毫無疑問的。——宏子一邊听着隔壁屋子那些憋得發慌的大兵們你出他進地到后面的廊子裏看天色，咒罵着老天不作美，一直這麼想着：重吉的心情，和宏子回到東京，回到重吉那裡去的心情，是有着不同之

点的，她認為这种不同是根本上的不同。如今在赴东京的路途上，宏子的念头里只有重吉一个人；只要她一心想念着重吉而行动，那么对她必要的各方面的生活从而就会展开来的。——重吉也在向东京，朝着宏子待在那里的地方令人好象能听到他的急促的脚步声似的走回来；可是虽然如此，宏子却觉得，她个人的存在，只不过是重吉所指向归趋的整个目标中的一个小核兒罢了。

只要回想一下过去十几年来来的生活，事情就很明显了。假如沒有重吉，宏子这十几年的生活方式是根本不可能考虑的。可是相反地从重吉这方面來說，宏子的存在与否，对他的生活方式本質上决不发生影响。在漫长的坎坷不平的岁月里，宏子不止一次地痛切地感到了这一点。

例如在七年前，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为理由，宏子遭到了起訴。結果被判：三年有期徒刑，緩刑五年。当时，宏子沒有能够把文学的阶级性坚持到底。重吉在准备自己的公审的时候，把有关宏子的文件全都讀了，当时就在不自由的信件中，一连几封地对她展开了批評；指出了她在某些点上过于讓步了；在某些点上为了保卫理性而付出的努力尚屬坚强。那一次使宏子学到了一件事：她所認為是最小限度的那些讓步，对于作为重吉的妻子的宏子，重吉則認為是已經接近他所能容許的最大限度的讓步了。

重吉对宏子有着高度的寬容和忍耐，不是因为他缺少了宏子就生活不下去的关系。恰恰相反，是因为重吉知道得很透彻：重吉沒有宏子也可以干得很好；而宏子要是想正确地生活下去，那就非要有重吉不可。而他之所以把和宏子之間的关系象这样理解为血肉相連的东西，正是由于他对宏子的爱情。

隔壁屋子的大兵，啊——啊地打着仿佛无法排遣无聊的呵



欠，抱怨道：

“媽的！这个天簡直是漏啦！”

“今兒又是落泪雨哟……”

“这可不是鬧着玩兒的！那么朝思暮想地从遙远的朝鮮那一头回来了嘛，踏上了日本国土，刚松了一口气，沒想到快到大阪就再也走不了啦，都干上两天啦，我說！”

这是那个老爷子的气哼哼的声音，宏子一边听着，一边一心一意想着自己的心事。今天，宏子能够怀着这样的喜悦去想两个人的共同生活；而在当年那漫长艰辛的岁月里，在各个不同的时期，坚定不移地指出今天这样的日子会来到的又是誰呢？难道說宏子本身的爱情真的就是那么充滿了深邃的思慮，靠自己的力量把历史的发展規律看透了嗎？不知不觉之間，挽着自己的手，从而使自己越过了无数的暗礁的，不是重吉还是誰呢？

宏子想，她在东京和重吉見面后，头一句該說的話，就是对他多年来的辛苦致以衷心的慰勞，和衷心的感謝；感謝两个人能够活到今天。

突然間，隔壁屋子里发出了扑通一声倒在鋪席上的声音。

“把我鬧的現在連自己的家在大阪住在哪兒都不知道了。——老子对于战争可是很透啦！”

“……………”

“我說的有理沒有？——有理吧？”

“嗯。”

“你們这些人还年輕，那好办得多。我可是馬上就要五十啦。你瞧吧，就是宰了我，我也不再替他們打仗去了。”

“据說再也不打仗了嘛！”

“哼！”

老爷子用鼻子嗤了一声，仿佛是表示輕蔑，認為不再打仗也已經太晚了。

宏子时而陷入沉思，时而听听从隔壁屋子传来的對話，忘却了時間的經過。正在这时候，第一建筑公司的小伙計送信兒来了。他說：夜总会的老板趁着还有开往岡山的火車，打算折回去，所以請宏子把他的手提皮箱交給來人帶回去，而松藤則留給她隨她处理。

这个送信的离去后，荒涼的客店房間里又剩下宏子一个人了。她拉开了紙門，越过栏杆，举目远眺：房后的篠笹山，被若隱若現的日光照射着，在那房頂过去一些的地方，从眼睛看不見的地方传来了一边飞一边叫的清徹的鳶鳴。閃着白光的雨絲在微弱的阳光中漸漸稀少起来，鳶高高飞起，載歌載舞，——正以为要放晴了的时候，风声陡起，篠笹山响起嘩嘩的雨声，又下起来了。真是瞬息万变的景色啊！

宏子感到身上发冷，就从背囊里取出外褂来，把它穿到毛布衣服上了。这时候，被那手疾眼快、行动敏捷的旅伴抛下了的分店經理，带着失望的表情回来了。

“真是糟糕，”他一進門，就这样說着。“到現在为止，完全沒有修复的希望。据說从明石往东沒有問題，就是到明石这一段坏了。这要是在过去，打几个通宵，有个四五天就能修好的；現在可是毫无办法，讓人家干活，沒有米給人家吃怎么行啊，再說酒也沒有，材料也沒有。——唉，这可怎么办呀！”

这位分店經理本是他大阪的家里来电报叫他回去的。現在弄得进退两难，想回广島去，也不行了。因为开往岡山的火車也不通了；夜总会的老板坐的就是最后的一班車。

“只要能想法兒到明石，不就好办了嗎？”

“是啊，我已經托付他們明天早晨給我一部卡車了。如果找到了，也可以讓隔壁房間那些軍人一起搭車。——就是卡車是不是能开到明石還沒有把握呢；聽說加古川一帶也發大水了。”

最後決定，到了實在沒有辦法的時候，那就只好徒步走到明石了，在半道上怕還得找地方過夜。不過天氣也實在是太不安定了。忽停忽下的雨，到了夜里正式地下開了。這時候，白天那個伙計又頂着雨來了，說是從分店經理家來的，來接這位分店經理：“如果您願意的話，說是今兒晚上想請您到我們分店經理家來過夜吶。”

於是旅伴說，他去一趟看看情形再決定，就走了。不一會兒停電了。宏子靜坐在漆黑一團之中，耳朵听着那使房後的簾簾山地震山搖的、橫掃過來的暴雨；玻璃窗被敲打得山响。房間里又漏起雨來了。雨點落到鋪席上發出沉重柔軟的聲音。過了一會兒，老板娘手里拿着油燈，順着樓梯走上來了，她的影子，龐大地照到後邊的牆上；她把燈放到廊子裡的書箱上，這樣，每間屋子都能夠間接得到一些光綫。後來，又送來了一個火盆，放在宏子房間里，為了接漏下來的雨水。

宏子又到昨夜那個女客的房間去睡了。睡在一床被里，一面聞着沖鼻子的不習慣的化妝品氣味，一面朦朦朧朧剛要入夢鄉，這個頂棚也開始漏起雨來了。

“啊呀，怎麼辦哪！沒法兒睡覺啦！”

“沒關係。雨這樣大，我那旅伴八成不會回來了，我就回我自己的房間去睡了。——你把被褥推到那邊去，把被褥折小一些，睡吧。”

“那怎麼行……”

“好在現在漏的還不算厲害嘛。”

横扫过来的暴雨多少镇静下来一些；可是在黑屋子里听着，滴到大盆里的雨水还是嘩啦嘩啦地响个不停。宏子用脚试探着，发现靠近壁龕的角落里的鋪席还没有湿；于是她就把放到廊子里的被褥取了进来，鋪到那兒了。

别的房間里，因为刚入夜都睡不着觉，人們把冲廊子的紙隔扇开着，在昏暗的油灯光下躺着聊天兒。过一会儿，隔壁屋子的复員兵中的一个唱起歌来了；恐怕他是把两只手枕在头下，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仰面朝天躺在那里，就象在朝鮮的兵营旁边的草原上的时候那样唱着歌兒吧。現在，在漏着雨的、火車不通的姬路的客店的昏暗里，这人一个接着一个地唱了許許多多的歌兒。他所唱的，不是那些听唱片学来的流行歌曲；而是些某某音头<sup>①</sup>、某某甚句<sup>②</sup>之类的歌。

廊子里的黄色灯光，透过紙隔扇的接縫处照射到宏子的被头上；歌手的嗓門兒并不見佳，不过他全心全意地唱着，这种情調很吸引人，使听着的人不觉得讨厌。老爷子为了添加一点欢乐的气氛，間或地用手打打拍子，或者用口技三弦伴奏一段过門兒。等到唱到佐渡民謠的时候，五个人一起合唱起来了。

“——这个歌兒还有别的詞兒呢，知道嗎？”

这样說着，那个人又单独地唱了另一个歌詞；就这样連續搞了一个多鐘头。不过在其間，大兵唱的那种黄色下流歌曲一个也沒听到。宏子沒等他們唱完就睡着了。

## 十七

“今天无論如何也得离开这兒——”宏子这样想着，十一号

早晨沒到七点就起了床，把被褥拾掇好了。打二楼的廊子往外一望，象被暴雨洗过一遍了似的蔚藍的秋空，在篠徑山上放着光輝。不过天色仍旧不稳定；西方的天空烏云密集。

“好咧，今天可得走啦！”

隔壁屋子的人們，也在那里整頓行裝，弄出金屬碰撞的聲音。

“喂，你去跟老板娘說，叫她早点給咱們开飯！”

宏子下樓去洗臉，順便把作飯的米也帶下去了（包括到東京去的路上帶的飯盒需要的那份米）。在那关西样式的、門口和細長的土間相連的厨房里，客店的兒媳婦和女兒用一种家庭妇女的姿態工作着。爐子也小，飯鍋也小，所以客人們的飯只能順着次序先作完了一伙人的，再作另一伙人的。

宏子把她今天早晨要动身的事告訴了她們，并且囑咐她們早点把飯作出来，就回到自己的房間去了。她正在整理背囊的时候，那位分店經理紅光滿面地回来了。

“唉呀，昨夜我失陪婆，托您的福，昨夜我睡的是漂漂亮亮的被褥，一覺睡到大天亮，可算歇过乏来了……”他說着看見了仍旧摆在那兒的大盆子，說：“怎么漏的这么厉害？”

“是啊，整宵也沒有电；您在那边过夜，我这兒倒好了。——可是我說，卡車的事連絡得怎么样了？”

“对，对，卡車……”不知为什么分店經理多少有些发慌的样子，“咱們回到店里，他們就馬上給咱們想办法。”

“那么，得早点吃飯。”

“哦，我已經吃完了才来的。”

① 日本人的跳舞音乐。

② 一种乡土民謠。

“那就……更得快点兒啦。您知道，下边爛飯都得挨着房間一鍋一鍋爛呢……”

于是宏子下楼到厨房去看。一个五岁左右的小孙女兒已經起来了，在那兒撒着娇在要什么东西。卖蔬菜的女人也来了。在那土間的角落里，給宏子作的飯刚刚开始冒气兒。

“趁着飯還沒熟，赶紧把行李收拾好吧。”

三十分鐘后，小伙計把分店經理的行李和宏子的背囊裝到自行車上，运到店里去了。

宏子亲自动手，把爛好的飯連鍋端到二楼去，急急忙忙吃完，然后把热飯倒到两只飯碗里，来回折着，把它弄圓，作成了飯糰子。

他們和客店算清了賬，走出到大街上来了。雨是止了，天空還沒完全放晴。桥前的橫街上的大水总算是退了。沿白鷺城的护城河的大道，今天早晨也是靜悄悄的。被一連下了很久的雨冲洗过的、滿是坚硬的小石的寬闊的路，又清洁又寂寥。

第一建筑公司說，找卡車是不成問題的；只是过了明石往前就无法通过，那就毫无意义了。最后，终于决定坐那趟十一点由姬路开往加古川的火車。

“怎么样，太太，走得了五十儿里路嗎？”

从加古川到明石，如果步行得走五十儿里路。

“五十儿里怕走不下来。——不过，您不是到了大阪就到家了嗎？您可以加一把勁兒，把到明石这五十儿里路用一天工夫走完。真的，您甭管我，先走得啦。我已經不知道沾了您多少光啦！”

善良的分店經理，一边对誤点誤得厉害的火車十分焦急，不停地瞧着鉄路綫的前方；一边因为到明石这一段路程宏子恐怕

走不下来而十分担忧。

“好容易搭上您这么一个好伴兒，如果半道上出了什么事，那我心里太过意不去了。”

“您不用那么想。咱们总算是愉快地一块兒把那一段旅行过来了。打现在起，我能走多少就走多少，你能走多少就走多少，只管先走吧。真的呀。本来是很愉快的旅伴，结果可别弄得互相扯了后腿呀。在这种时候瞎客气，其实是顶犯不上的！”

在加古川車站，把大家都喊下了車。大群的旅客，都带着不安的神色涌出了收票口，可是等他們一眼瞧見在站前的廣場有兩輛卡車等着他們的時候，不由得欢声四起。

“啊，这下子可是好啦！”

宏子也打心眼兒里感到高兴。說实在的，讓她单身一个人徒步走到明石，那真是說不出来的苦。

兩輛全是“丸通”的卡車；加古川的小伙子們担当着維持旅客秩序的任务。他們把客人分成三排，每排十个人，每三十个人为一組，分配到一輛卡車上；向每个人收了两元錢車費。大家对于这种有条不紊的作法頗感滿意。

“沒坐上車的旅客，卡車馬上就会折回来接你們的！”

宏子她們坐上了第二輛卡車。——在姬路听到的风传，說加古川站前洪水发得可以行船，事实上她們站过的古老的客棧街似乎並沒有被那么大的水淹过。卡車終于开到一条左右都是一望无际的公路上来了。宏子正在怀疑，如果就这样一直开到明石，那車費就未免太便宜了；这时候，卡車忽然減低了速度，停到出地的旁边了。

“大家都在这兒下啦！这輛卡車就只开到这兒。前头还有

别的車联络。”

“搞的什么名堂！”有人失望地說着。“得走多远啊？”

“也就是二三百公尺的路，只是当中有一座桥断了。”

于是旅客們都爭先恐后地放开脚步走起来了，为的是怕搭不上前边那个联络車。在一个虽然小得很、可是水流湍急的小河上架的石桥断了。现在用木棒、横板、草包一类的东西搭了一个危险万分的临时脚踏板。行人們都被分成为一組一組的，放一批过去，再放一批过来。邮递員扛着紅色的自行車，小心翼翼地度过这边来了。有两輛吉普車停在对岸，坐在車里的人<sup>①</sup>互相高声交談着，一边瞅着这些穿着形形色色的衣服、却没有一个衣着整齐的日本人怎样背着各式各样的行李，蹒跚地在塌下来的桥上来来往往。

下一段的連絡卡車，秩序比較凌亂：有四个人一排的，也有三个人一排的。这里的維持秩序的人管得不够熟練。

宏子踏着擱在那兒当垫脚凳的空箱，把一个膝盖跪到卡車地板上，好不容易才爬上去了。来到了街道的这一带，开始和一些看样子是从远处一步一步走来的人交錯而过。宏子站在卡車里被顛得左右搖晃，就在她的前边，脸朝着司机台的屋頂，站着一对紧紧靠在一起的青年人。女的垂着蓬蓬松松的头发，穿着輕軟的浅藍色絲綢衫，脚上是一双不适于旅行的高跟漆皮鞋。男的沒有戴帽子，穿着一身嶄新的秋季西装。两个人把看起来沉甸甸的旅行皮箱放在脚旁。这是一对莫名其妙的男女。这两个年輕人，虽然是在一大群人当中，可好象是觉得只有他們两个人似的。对面吹来的风势很猛，青年脫下了自己的上衣給女

---

<sup>①</sup> 指美国兵。



的披到肩上。女的用一只手在喉嚨前按住那件上衣，青年用胳膊攬住女的腰肢，就好象世界只屬於他們倆似的、頑固地只盯着前方，而車子搖晃着向前奔馳。宏子在卡車上拿出了一個小包袱皮，把她那被風吹凌亂了的頭髮包紮起來了。

這個卡車只開行了不滿十分鐘的路程。由於道路崩壞，又在中路停下了。非得走十五六里路，才能走到下一個汽車聯絡站；知道了這個情形後，旅客們都不高興了。

“這麼一點點，有兩天工夫不就可以修理好了嗎？！簡直是開玩笑嘛！一句話，就是服務態度太糟了。讓咱們上車的時候，一點兒也沒透露給咱們說有這些事兒，稀里糊塗就把咱們給裝上車了，哼！”

對於這話，宏子也抱同感。把前途的事情絕對不按照真實情況告訴大家，只是把大家蒙在鼓里，然後用眼前的一點點東西勾引着人家走一段算一段；這種作风豈止是這裡的從事連絡的卡車如此！到處的官廳衙門、軍隊、監獄不也是同樣的作风嗎？日本人就被這種日本式的作法，一個一個地牽着鼻子帶到命運的最後關頭上來了。宏子心中惱怒萬分。

分店經理找到了一輛父子倆拉的大車，把行李裝到車上了，講好每件十元。這是當地老百姓為徒步連絡旅客搬運行李的一種生意。

離姬路越遠，天空就越來越清朗，真是名符其實的大高氣爽了。令人想到他們所離開的姬路，彷彿唯獨那兒的天上掛個不收口兒的雨口袋似的，而這兒却是萬里無雲。一條公路以緩緩的坡度變高，又變低，在秋日中放着光彩。路上走着的男人們的白襯衫在那條道上很是顯眼。塵土都被雨沖洗得干乾淨淨，濃黑的影子輪廓清楚地投射到堅硬的道路上來。

宏子用那穿着女学生靴子的脚，迈着最大的步子向前走着。

“太太，顶好用手攀住那辆大车的后缘，跟着走；一撒手，就会不知不觉地落后的。”

越走离明石越近了，也就是越来越接近分店经理的家了；他就更加热心地勉励着宏子。把行李装在那车上的一群人围着装行李的车子走着。象这样的人群前后左右多的是。由对面往这边来的人群越来越多起来了；他们也是和宏子这些人一样，聚拢在大车的周围徒步走着。

“看这情形，每天不少赚钱吧？”

“唔……”拉车的颇存戒心地哼了一声。这人用条手巾缠着头，并没怎么出汗；在这徐缓的下坡路上，他的脚步放快了些。他又说：“不管怎么说，还是走路的多呀！”

按自己的体力来说，在这大太阳地里，宏子走得未免过快，步子又迈得大，所以觉得胸口难受起来了，当她已经开始感到跟不上了的时候，拉车的把车往道旁靠过去，在那儿把车轘放下了。那儿停着好几辆大车，拥挤着一大堆人，正在装车，卸货呢。在五十多公尺远的地方，有一排等待卡车的长而宽的行列。

“就到这儿呀？”分店经理颇感意外地问着。

“卡车就打那儿开出去。”拉车的回答。

“嘿，真有你的！这点路就叫‘二十四里’吗？”

实际走过来的路，恐怕连八里也没有。可是对于宏子来说，管它四里也好，二十四里也好，只要不让她再往前开步走了，她就比什么都高兴。

“好了，这回坐上车，一直到明石就不用再乱折腾了，可以舒服舒服喽。”

在这儿等卡车的队，是个奇怪的队形，一点规律也没有；有

的七八个人挤在一堆算作一排，也有的三四个人东一个西一个地蹲在行李上头啃梨吃。如果不是有好几辆卡车认真地来回运一气，这么多人是没法办的。——可是人们只是傻等在道旁，已经那么待了一个多钟头了。

从对面时常有满载着复员兵的大型卡车疾驶过来。年轻的兵士直挺挺地站在里面，把车厢四角挤得满满的。宏子这一群人吊儿郎当地排在道旁等着，也没有希望往前出发，卡车从他们身边一擦而过的时候，车上的兵士们就“哇——”的一声发出了喧闹的喊声。这种卡车，每一辆都毫不顾虑地开足了马力奔驰着。看着这急速地开远了、并且变小了的卡车后影，有个男的用舌头“喷——”了一声，表示了他的羡慕和嫉妒；然后说：“——车上那些家伙，全是朝鲜人哩。”

朝鲜的青年们，在战争期间，曾以“志愿”的名目被强制服兵役；不“志愿”的青年的父母有的就被关到牢狱里去了。——宏子曾听说过这类的事。所以，现在他们的卡车怎么能不以最高速度疾驶呢？——在这秋天的晴朗的日子，在日本的道路上，朝着他们的故乡的方向奔去……

午后的影子开始斜投到街道上面了。卡车还没有来到；可是往那边一看，原来有的卡车在离挺老远的地点就停下了，就在那儿往上装人，然后就折回去了。就在这种整个是杂乱无章的情形下，有某种令人不能释然的东西。它不仅仅是乱七八糟，而是一种在大阪神户之类的大都市四周围常常容易发生的那种不干不净的事。可是在这儿蛮有耐心地排着队的好几百个旅客，一点也不知道为什么卡车来得这么晚的内情。

分店经理看看手表，开始对从大阪换支线的時間担起心来了。如果九点半以前到不了大阪车站，那么，今天好容易来到

这里所付出的努力都等于白费了。

“就这么一个劲儿傻等，看样子是没有头儿；您劳驾给我照看一下行李……”

分店經理这样說着，就离开了队伍走到那大車成堆的后边去了。正在这时候，宏子发見在街道上出現了一小队异样的行列。那是，面如土色、衣服也是土灰色的一队小人。宛如从地里头冒出来的、出现在宏子身旁的这队小人队伍，每一个都是十二三到十四五的少年。把比头还高的大行李，用粗繩子綁在瘦削的背上头，在洼陷的孩子的前胸部系个十字，被它的重量压得孩子的两只胳膊象黑猩猩似的在身体前头吊兒郎当地搭拉着。那真正是名符其实地歪歪咧咧地走过来了。真奇怪，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背着这样和他們的身体不相称的大东西呢？很明显的，这些面如土色的小人队伍是背着那些行李打明石一直走了几十里的道路来到这兒的。这些同样憔悴、同样目光无神的孩子们的脸上都露着倦容。一看就令人毛骨悚然的这群小人，还全都穿着軍装呢。这件事使正在等待卡車的人群大为惊愕。

“这是什么玩艺兒呀？”有的男人这样說，还特意离开了站队的地方走过去看他們。

这时候，那个一直背着脸站在宏子身旁的穿白翻領衬衫、綠色褲子，打着裹腿的三十左右的大块头男子，忽然間大喝一声，喊出几句象是敲木板子似的、听不出是什么意思的話来。然后，把拿在手里的竹杖举了起来，挨着个兒地敲打着土色的小人背上的行李。这些象泥蘑菇似的小人們，行李叫人家一打，就象挨了鞭子的驢駒子似的把脚步放快了，差点兒就要跑起来了。不过那大得出奇的行李使他們的脚步拖得很沉重；小人們把那黑猩猩似的胳膊搖晃得更加厉害了，只把脖子往前长长地伸出去；

宏子看到了在那伸出来的垢满了泥的细脖子上，鼓出来粗粗的蜿蜒的青筋。

数百，以至一千多条视线都倾注到这个可怕的小人的队伍上了。从后边络绎不绝地走过了象这样的两人一排的队伍；队伍好不容易过完了，于是听到了有人小声说了一句：“这是少年兵呀！”

宏子觉得浑身好象要发抖似的。——啊，少年兵，少年兵，但愿你们一个也别死在半道上！

把清爽的午后的街道一时搞得暗淡无光了的小人队伍走过去以后，分店经理带着由于办交涉而兴奋了的神色回来了；他好象根本没有注意到什么小人队伍，开口就说：“太太，快来吧，马车讲好了。就坐它到明石算了，走吧！”

宏子背起背囊，也就小跑似的到后边去了。车上已经装上了一些行李和人。宏子用靴子蹬着车轮的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攀登上去，坐到一个象箱子一样的东西上头。有个六十来岁的母亲和年轻的姑娘并排坐着。分店经理就坐在货车的前面。

“坐好了吗？好不容易来到了这里，再掉下去可划不来！”

听他这么一说，那一车好歹总算抓住了个能乘坐又能往前走的东西、因而心情好转了的人们都笑了。

人和行李堆成小山一样，载货马车慢慢腾腾地走起来了，从毫无变化的行列的旁边走过去了。

“噫——瞧吧！照这个样子，卡车怎么会到刚才那个地方去呢！”

有人这样说着，原来他们来到五六百公尺远的地方，看见一辆小型卡车停在那儿，正要往上搭一小群人；这些人可能是肯出

两倍三倍車錢的人吧。

“这要是在那兒排队，怕不等到天黑！”

作一天生意要走好几个来回的那輛載貨馬車，正在走回头路呢。馬搭拉着脑袋，时而用尾巴赶着蒼蠅，悠悠閑閑地前進着。徒步前進的馬夫也沒有催趕它的意思。就这么着，六點鐘也滿可以到达明石了。所以人們也就完全安下心来。

打姬路出來后，整天不是攀上卡車就是爬下來，要末就是跟着大車匆匆前進的宏子，象个孩子似的，把两只疲倦的脚搭拉下來，被載貨馬車搖晃着前進。

在公路的兩側，被透明的秋天的夕陽照射着的遼闊的播州平野一望无际。在遙遠的西方，浮現着一排山嶺，可能是六甲山吧。天空中飄浮着輕盈的白雲，十分綺麗。宏子一邊被大車搖晃着，一邊瞧着這些景色，心靜如水。

在这样一个秋天的下午，沒料到在播州平野的公路上，坐着大車，左晃一下右搖一下地朝東方旅行，朝重吉前進。對於宏子來說，連這種落后于時代的緩慢性都使她感到愉快、舒適。和宏子住慣了的關東平野，以及在東北鐵路沿綫看慣了的那須野一帶的原野有所不同，播州平野有它獨特的抑揚起伏；它被普遍地耕種着，被翻過的田里的土，看上去很松軟，它和那遙遙在望的大阪、神戶的山嶺，儘管高而陡峻，却很輕巧地聳立在黃昏的天空中的那種風光很為調和。有的地方還可以看到水光閃爍的淺湖水面。

有两个青年人，把行李攔在載貨馬車上，自己却在公路上步行着；他們把西裝上衣搭在胳膊上，和大家漸漸搞熟了，就一邊走着一邊吹起口哨來了。

兩個人都是精神飽滿、牙齒生得很美的青年，偶爾互相开着

玩笑，嬉笑着。他們說的話是朝鮮話。宏子在这旅途上所看到的朝鮮人，都是往西方、往海峽那边前进，而这两个青年，却往东边走。

看样子，前面大概有什么喜事在等待着这两个青年。他們有时候簡直象小狗似的打打鬧鬧，追逐着玩兒；有时候还唱歌，可是总是沒有离开車子后边，一直跟着走下来了。

秋天的阳光乘微风撒下来，把播州的众山、田地、小鎮和那里的树木融成金黄色。馬車左晃右搖地在公路上朝目的地前进。咕嚕咕嚕响着的車轍的声音，不可思議地显得和青年們的快活情緒很調和；而且与洋溢在宏子心中的各式各样的念头合拍。在这条公路上，象这样被載运着向前行走，可能今生不会再有第二次了吧。現在路过的小鎮的綠树篱笆，在明石的松林那边立着的、生着黄锈的大工厂的废墟……对这些事物，宏子都带着不可磨灭的感动眺望着。整个日本，都是这样在动着。——宏子深切地感到了这件事。

知 风 草





—

一张宽大的实验桌上，放着无数大大小小的试验管，插有玻璃棒的阔口杯，玻璃瓶，以及按照大小排列的有盖玻璃器具。还有一些不知道名字也不知道用途的、弯曲的长玻璃管子，挂在上面的架子上。十月下旬午后的阳光，照着这些互相投射着透明影子的玻璃。这幢建在武藏野杂木树丛中的研究所，深深包围在大自然里。四周一片寂静，只有实验室里微微发出煤气燃烧的声音。原来在室内角落里一个凹进去的地方，正在煮着不知是什么药品。

实验桌靠近门的一边，摆有一只小电炉。电炉上面的一小片铁丝网上有切成薄片的白薯。电炉的周围放着茶碗，一罐已经空了大半的鲑鱼罐头和家里自制的面包。

在这个幽静清彻的空气里，微微地飘起烤白薯的香味来。

“好象快烤得了。”

“……再等一会儿。”

“这边的，不会烤焦吗？”

“不会吧。”

重吉把靠在实验桌一端的布椅子拉了过来，坐着看烤白薯。他身上穿着一套花样过大的土产呢的旧洋服，这是一个老朋友送给他的。脚下穿着宏子从老家放在背包里带来的靴子。他被判了无期徒刑，最后被送到网走的监狱里，一共关了足足十二

年，这回在十月十日才被释放。他那剪成平头的头发差不多还没长出来。

宏子穿着圆角小袖的外衣，下面一条茶褐色的束脚裤，坐在实验用的圆椅子里照料电炉。

“呀，这块烤好了。”

“真甜，你也来一块。”

“网走也有白薯吧？”

“那边只有土豆。那里是农场监狱，都是囚犯种的。”

“你虽然当裁缝，土豆这一类东西总该吃饱了吧？”

“比东京好得多了。——在巢鸭监狱最后的那一段期间，可真糟透了……这么一点点饭，两三口就吃个精光。”

重吉在网走监狱里是个单房囚犯，他的劳役是作裁缝。用针线缝补囚犯们穿破的背心、袜子以及工作用的手套，那就是他的工作。每天从吃完早饭起，直到开晚饭为止，除了很短的一点休息时间以外，全部时间都排满了极其严格的工作。他们只有在星期天和大节日才不做工。只有在这种日子才能阅读限定的书籍。可是这时口粮也就减少了。要能够有书读，就得饿肚子。在免除劳役的日子里就减少饭食，为的是使囚犯们不至于太喜欢休息日。据说这是根据监狱法规定的善导方法。

宏子也拿起一块烤好的白薯吃。

“哎呀，这白薯可真是特别香甜呢。”

“对吧。”

他们吃了一顿较迟的早饭后，就立刻出门，来找在这研究所里工作的朋友，替重吉检查身体。重吉和宏子从家里带来了面包和鲑鱼罐头，友人吉冈给他们预备了一些白薯之后，就离开实验室出去了。

吉岡自从妻子疏散出去以后，就在研究所里住宿，自己烧饭，在隔壁屋里的床底下，乱塞着拖泥带土的菜啦、萝卜啦等等，过着好象自己也成了实验用的生物似的生活。

“吉岡君怎么还不回来？”

“大概是开什么送别会去了吧。——得要半个钟头一个钟头的。”

穿着白工作服的助手，敲了一下门走进来，查看了一下角落里煮着的液体，然后又走了出去。煮那药液的时候，好象必须隔一定的时间就加以慎重的观察似的。

每次助手很有礼貌地走了进来，做完了自己的事情又走出去的时候，宏子总隐隐约约地感到有些难为情。说起来，房间里就是他们两个，规规矩矩挨坐在实验桌旁，快快活活的，话也说得不多，烤着白薯的薄片。这玻璃上闪着十月明朗的阳光，满室药味的屋子里，好象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但从助手方面来说，又似乎不能说这是他每日见惯的应有的情景。这就是教宏子感到难为情的地方。

白薯烤完以后，宏子从角落里的自来水管里取了水来，把水壶放在电炉上。在这间化学实验室里，凡是生活上必需的东西样样俱全，宏子感到十分有趣。她绕着实验桌走了一圈，仔仔细细地看着那些千差万别，各式各样的林立着的瓶子、管子，每一件东西上都贴有纸片，看上去似乎是随随便便放在那里，而实际上却又是极有意义地按照一定的秩序摆着的。

重吉的两眼，也跟在绕着大桌走、稀奇地望来望去的宏子后面打转。等到宏子绕了一周，重新回到原来的圆木椅子边的时候，他才开口说：“两个人在一块见的时候，一点也不觉得发闷。”

宏子不禁望着重吉的脸。他的眼里发出柔和的光辉，睫毛

下有两道美丽的阴影。宏子不知不觉地忘记了坐下，就站在那里，一只手放在穿着借来的衣服的重吉的宽肩上。重吉这句坦白地说出他的感想的话，明明是在告诉宏子，眼前两人这样的快乐，反衬出他十二年来的狱中生活是多么单调，多么地毫无变化，只是时间的连续。

“可是你不觉得奇怪吗，我们俩每逢非独自过活不可的时候，好象从来没有感到发闷过。”

“一点不错。”

“拿我来说，我连什么叫作寂寞都不很知道呢。”

重吉深深凝视着宏子的两眼，停了一下，正要开口说什么的时候，就听见有人说：“噢，真对不起。”

浓眉毛、小个子的吉岡回来了。

“我们这里训练的女护士今天行毕业典礼，耽搁了。”

他向实验桌上那简简单单的野餐后的样子望了一望。

“白薯怎么样，出乎意料的好吃吧？”

“甜得叫人不相信呢。”

“那就好极了。那是我们农园里的出产，职员们大家种的。”

由于战事的进展，研究员们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了。只是为了继续研究，也得想出一个办法来。于是吉岡他们就在所内广阔的土地上，带头开辟了一个农园。

“——那么，我来看看你的身体吧。”

“好。”重吉从椅子上站起身来，马上就把手脱下来。

“诊疗室不是在那边吗？……”

“是的，透视是设在那一边的。”

“要到那边的屋子去呢。——怎么样？”

宏子抬头看着重吉说：“我也一块儿去吗？”

“不用，不用。”重吉現出難為情的樣子，拒絕了。

“不要緊的，你不來也可以……”

重吉拒絕她去的心境，宏子也明白了。九年來，重吉對自己的病從來沒有得到一次可以信賴的診斷。監獄里的醫生在診治惡想犯的疾病時，事先一定要問跟在后面的看守：“怎麼樣，這人轉向了嗎？”因為這個緣故，重吉就全靠自己的努力來控制他這個在拘留所里才得的結核病，但究竟到了什麼程度，可以說連一點正確的了解都沒有。要是檢查出來並不很好，他不願意當場讓宏子听了難過。重吉很自然地擔心這一點，才不讓宏子跟他去的。

“那麼，我在這裡等着，你們慢慢地看吧。”

小個子的吉岡吧噠吧噠地拖着拖鞋，在長長的走廊上走去，他的白工作服的下襠翻動着。老早就把上衣脫掉的重吉跟在旁邊，迈着大步緩緩地走，看去有些慢拖慢拖的。

宏子在門前站了很久，一直看着在研究所的長廊上越走越遠的重吉的後影。

她凝視着重吉走路時的姿態。一步一步地邁開步子，但又走得慢悠悠的，身體還稍微向左右搖擺。搖擺肩頭是重吉特有的習慣。但是那開步的方式，卻可以說是一切單房囚犯都具有的特征。就連平常步調輕鬆的宏子，那時候每次戴上遮面草笠，一面給笠內編得不均勻的草扯得頭髮怪難過，一面由女獄卒伴領着出來散步的時候，同樣也是慢吞吞地、沉重地一步一步走着。這還不只是因為斗笠遮住了眼睛，陰暗得叫人討厭的緣故。他們所以走得這樣慢，是由於一種連自己也不知道的渴望，想盡量拖長在監房外的時間。囚犯們除了在一一定的道路、一定的時間、為了一定的目的到一定的地方去以外，就不准出外行走。而

且出外时就連在道路上走哪一边，也不能由你自由选择。因此，在步行的时候，特别是单房囚犯，就想每走一步都要充分地玩味着，使得每一根神經都感受到步行这一个稀有的重大变化。这是連本人也沒有意識到的欲望。由于它，他們才采取了別的地方所沒有的这种独特的、緩慢而沉重的步伐。

重吉光着平头，穿着深蓝地碎白点花紋的細布夾衣和外褂，套着前年冬天宏子亲手縫的草色分趾袜，就是用这个步調，一个人从网走回到东京来了。他一路用粮食券从餐車里把飯买来，就攤在报纸上吃。四个月前，他曾經在这同一条东北干綫上，由两个北海道口音的獄卒一边一个監視着，带了手铐，穿上蓝色的工作服，套着胶底分趾袜子，背起自己的皮箱到北方去。獄卒在他饿肚子的时候給他吃煎豆，喝冷水，因而弄成了痢疾。但他还是带着病，手铐也不給取下来，就这样到北方去了。在十月十四日那天，他才独自一个人在东京的街上走着。他已經給关了整整十二年了。而对着一片焦土的东京，他連路也認不清楚，就在宏子住着的弟弟的家的周围找来找去地找了三个鐘头，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大門。那天早上，重吉一到上野，就立刻朝着以前他和宏子初次成家的那所小小楼房所在的街道上走去。这幢楼房，从上野一上坡就有一所小学校作为目标。那天早上，沒有看見前来接他的人的重吉，在他一心想回到家里、回到宏子住的地方去的感情里，鮮明地浮現出来的就是这所小小的、当年曾經是他們家的門口的情景。过后，他把这感想告訴宏子，她听了非常感动。

曾經一块兒住的这个家，不到两个月两人就分开了。十二年来，宏子孤另另地从这里搬到那里，搬了又搬，也不知搬了多少地方。每搬一次，宏子都把新家周围的风景以及内部房間的情形，詳詳細細地写信告訴重吉，甚至还寄給他画上新家素描的

明信片。因此，这一切事情重吉都应该是很清楚的。现在宏子住的弟弟的家，它的街名，门牌号码，居民小组的号数等等，重吉也当然是知道的。这个家在宏子的父母生前，重吉还曾经来过。可是重吉回到一片焦土的东京以后，所想得到的目标，仍然还是当年那所楼房。这所房子，在那次大火一直烧到宏子弟弟家的北边篱笆跟前来的时候，已经烧得连痕迹都没有了。

释放出来还不到十天的重吉，他的身边万事，是有许多不能不叫宏子动心的。

十四日早上，两人好不容易说话的时候，重吉就向宏子商量说：“怎么样？还是向各家去问候一下的好吧？”

在这所房子里，从一家被烧掉住房的朋友起，一共住着三家人。这个朋友和住在后面的一个艺术家，十三日晚上曾经伴着宏子到上野车站去接重吉，以为他那夜也许回来。他们站在车站出口收票的地方，一直等到十二点钟。

“还是打个招呼的好。”

“那么你给我介绍介绍。”

他们的朋友一家人就住在大门旁边的客厅里。宏子先到那里说了声：

“昨晚劳驾了。”接着说：“那样劳你的驾特意去接，他却没有来。我等得累死啦，就回来了。——这是石田。”

她介绍了站在身后的重吉。重吉仍然穿着下车时那一身衣服，又大又笨地把两只手放在铺席上，恭恭敬敬地向对方行了一礼。

“我是石田——离家多年了，谢谢你对家里种种照应。”

他这几句话，决不是普通离家很久，回来后向朋友们的问候。这是一个也许不能生还的人，一个给放置在生活以外的人。



而今回来了，作为一个丈夫回到妻子身边，回到复杂错综的社会生活里来了，他就是在这样一种心情下说出了那几句寒暄话的。那些能够从战争中生还到妻子身边的男子，也不知有多少人曾经这样和朋友們问候过。跪在旁边看着重吉说着的宏子，禁不住要呜咽起来，好不容易才用听得见的声音说：“那么我们以后再来吧。”她说着让重吉站起身来。

重吉在单人囚房里的时候，决不这么把两手伏在铺席上，因此他才受到了格外严重的判决。就是这样的重吉，突然间回到一般社会的生活习惯中来了。他那么老老实实地接受下这种生活习惯，甚至对于与其说是给自己照应，毋宁说是受到自己照应的朋友，都诚心诚意地、笨手笨脚地向他道谢。在宏子看来，这一瞬间是决不能轻轻地当作人生中常有的事来看待的。

刚才吉岡说了一声“我来看看你的身体吧”的时候，重吉马上就把手脱下来。这当然也是因为他急于想让吉岡诊察自己的身体。因此，对于重吉那种不大得体的动作，宏子不愿再去详细分析他当时的心情。

吉岡純介与其说是重吉的一些好友中间的一个，到不如说是宏子的朋友。他是结核病的专家，宏子为了重吉的病已经和他谈过许多次了。一九四二年夏天，东京遇到六十八年来未有的酷热。前一年的十二月九日，就是在袭击珍珠港的第二天早上，几百个被认为不拥护这个战争的人都被捕了，宏子也是其中的一个。她在巢鸭的监牢里度过了这个稀有的酷热的夏季。她的皮肤向来很弱，在那完全不通风的、满身汗湿、身上衣服从未干过的牢房里，每一个毛孔都渗出了细颗粒细颗粒的紅痱子。医生叫她在身上涂牙粉。可是到了最后，除掉手掌，脚心，嘴唇的周围而外，全身就好像落在煮烂了的小紅豆中间的木偶人一样。接

着，她就在牢房里昏倒了，一直人事不醒，被抬回到家里来。

过了两天，她的神志才开始清醒。当她刚开始醒过来的一瞬间，宏子看见了一个奇怪的、叫她高兴的东西。她看见了对她真挚地笑着的吉岡的脸。吉岡正抖动着他特有的浓眉，浅黑脸上露出雪白的牙齿向她笑。他的脸看去只有鸭蛋那么大。脸是这样地小，又离得这样地远，但确实确实是吉岡的，看去十分鲜明，非常美丽。宏子高兴得笑出了声音来。在监牢里，当她两脚逐渐站立不住，两耳也逐渐发聋得很痛苦的时候，她是怎样地盼望着吉岡能够到她的身边来哟！现在，她看见了吉岡的脸，心里真是十分高兴。可是宏子后来又昏迷过去，在那似昏非昏之中，她鼓着全身的力量想，这是梦。一定是个梦。我不能高兴，吉岡决不会到我身边来……

从那时起也不知又经过了多少时间，她再一次看见了吉岡的脸。这一次已经是普通的大小了。接着就听见说：“怎么样了，我是吉岡，认得吗？”

连声音都听见了。原来，她眼睛的水晶体给发热和血液中的毒素弄肿了，变成极度的凸透镜，因此把吉岡的脸看成那么小。

宏子每次想到她从死里又活回来，就不能不连想起吉岡的辛苦。她的这场经过，重吉也是知道的。宏子想请吉岡诊治重吉的病，已经向重吉提过多次了。

十月十四日，重吉回到家里来的时候，他的脸色决不是一个健康人的样子。可是刚吃完午饭，他就和来接他的朋友们一块儿到远处的郊外去了。在那里，党的活动已经准备好了。他到晚上很迟才回来，又因为走错了路，到处乱跑一气才到家。

刚一到家，宏子就对重吉说：“去检查一下身体吧。不检查是绝对不行的。”她痛心地看着眉头，极力劝重吉。“请吉岡先生看

看吧。不检查的话，我们真不知道怎样过活呢……你明白了吗？”

“那就这样办吧。”重吉好象联想起什么似地说：“——木暮那个混蛋……”

木暮是一九四四年不知从什么地方的监狱转到巢鸭来的监狱医生。在病监里，重吉和他为了一些日常事情发生了冲突，他就向法院提出报告，说重吉是个精神失常的人。

“这一次，我可要找一个真心想把你医好的医生给你瞧瞧，好吧？”

十二年来，重吉处在丝毫没有积极地让他活下去的环境里，从害猩红热起，接着害了肠结核，又害了伤寒，一直在和死亡斗争。这一次会不会死呢？亲友们远远地注视着他这种沉默的格斗。就在他们担心的当儿，重吉并没有死，活着回来了。因此，吉岡说了一声“我来看看你的身体吧”，他就马上把上衣脱下来。这心情宏子是深深了解的。重吉对自己的善于作战，能够完成任务，感到欢欣和满足。自从回来以后，他每天都在发现还有多少颗心和他有同样程度的共感，而且充满了庆贺的心情。这不仅只是作他妻子的宏子如此。锁住历史的铁锁被打开了，重吉在这展开的时代的要求里得到了共鸣。他对待这个共鸣的态度，是那样淳朴，那样稀有的率直，有时候使宏子感动得几乎流下泪来。重吉的一举一动，都流露出他深藏在心坎里的无限的欢欣，表现出他不谙世故，万事都不棘达的样子。这一切，说明了他从青年到壮年在狱中度过的十二年，是怎样一种干枯的岁月，精神上怎样时时都象肚子一样过着挨饿的日子，而使他失去了作人应有的青春活气。但是，关于这些事，重吉自己从不透露一句。十月十日那天，他的同志们从东京监狱里释放出来，他们马上就在郊外开始了集体生活。有一天，重吉把宏子带去了，在那里，宏

子偶然会見了一个以前曾經見过的妇女活动家。宏子从她口里听見了九个死在獄中的同志的情形。关在宮城監獄里的市川正一<sup>①</sup>，牙齒完全坏了，可是得不到医治，他用手指把麦飯捏碎来吃。他是这样拚命地要活下去。可是后来体重減到只有五十多斤，結果送了性命。戶坂潤<sup>②</sup>由于营养不足，被全身的癬疥折磨而死。宏子听見这些話的时候哭了。她对自己和重吉所得到的快乐变得十分謙逊，心里想，这些人們是多么想活下去啊！

宏子从实验桌前的圓椅里站起身来，走到自来水管边，把他們用过的茶杯和在水管旁边泡着的两三个小碟子、小鉢子洗干淨。从旁边的窗子望出去，她看見另一幢已經造好、但內部还没有设备的房子。晚秋的午后，房子上空空洞洞的窗戶显得颇为凄凉。

——想起来，这次取消治安維持法和释放思想犯，原是一桩深深令人感动而严肃的事，可是却把另一件事也混同在一起执行了。不知是故意呢，还是偶然？宏子也无从判断。这回所有释放出獄的人，都被認为是治安維持法下可尊敬的牺牲者，当作英雄一般地在报上登載着，在无綫电里广播着。但是其中却混杂着一个原来是积极地主张强硬战争的人，当时由于这一点不适合政府的現行政策，因而給关起来。这个人現在却雄辯滔滔地装成民主，攻击权力，攻击野蛮的法律。

外面传来吉岡說話的声音，他們正从走廊上向实验室走来。

---

① 市川正一(1892—1945)是日本共产党員，1945年为反动政府所杀害。

② 戶坂潤(1900—1945)是日本进步哲学家，通过他的著作反抗日本法西斯政府。1944年被捕，1945年死于獄中。

重吉把用手摸索着打起的領帶拉歪在一邊，滿臉高興地打開了門。

“怎麼樣啦？”

“出乎意料的好。”

“已經好得這樣了嗎？”

“幸好每一個病灶都小。”吉岡點起一枝香煙說：“大部分都鈣化了。照這個樣子，只要不過分勞累，可以說就沒有問題了。”

“叫石田不要過度勞累，這話才真是過度哩。——但是，病沒大問題總是好的，謝謝你了。”

宏子把掛在椅背上的上衣拿起來，向重吉問：“穿起來嗎？”

“還要去一次——是吧？”

“肺尖部分怎么也看不清楚，剛好是在鎖骨下面。我想還是再看一次的好。因為那附近的血管有一點粗，上面不可能沒有問題。”

由於始終給鎖骨遮住，肺尖部分照第二次時還是不清楚。

“石田先生對於自己的身體，已經是個專家，我想是不要緊的了。但是不管怎樣，血管粗了總是一個證據。”

吉岡就向他們說明肺尖部的血管變粗是什麼意思，是在警告些什麼。

“總之，隔三個月一定要來檢查一次。”吉岡命令了。

## 二

桑木林里開始籠罩着秋日傍晚的暮靄，重吉和宏子從林間的小路步行到車站。兩人也不知誰先起的意，手牽着手慢慢悠

悠地走着。

“你不觉得累嗎？”

“不觉得呀。”

“还是来了的好。”

“心里有个数了。”

自从重吉回来以后，出門时宏子大都跟着他走，这到不只是因为重吉对于坐車的情形还没有弄清楚的原因。他们来研究所时坐的是郊区电车，大概是时间的关系吧，车子意外地空，重吉一只手拉着吊带，一面朝着窗外奔驰而过的森林田野看个不知满足。现在，他已经不受任何拘束，随处可以行走了，此刻又是走在田野风光之间，而且宏子也跟他在一块儿。这本来是当然的。可是想到自己也居然能有这样当然的生活，反倒觉得是异乎寻常的稀奇。重吉来时从电车里眺望着辽阔的田野时，心里好象强烈地涌起了这个感觉。他仿佛忘记了周围乘客们的目光，把一只手放在站在身旁的宏子肩上，低声说：“走路也一块儿走了，多好。”

宏子稍微有些激动地看了看重吉。重吉完全没有注意周围的乘客，也没有看着宏子，两只眼全给窗外飞驰而过的景色吸引了去。重吉的手和重吉的声音，说不定不知不觉地在表现他那忍不住的感动——生活又恢复过来了的感动呢。

两人在暮色苍茫的林间小路上走着，重吉说：“这会儿，电车不知怎么样了？”

“你说的是挤不挤嗎？”

“要象来的时候那样就好啦。”

“我想挤得很呢。现在正是挤的时候。”

车站上等车的人并不算很多，可是开了灯驶来的电车里却

是裝得滿滿的。

“怎麼辦？”宏子象要推一把排在隊里的重吉的背似地，慌忙和他商量。“不願意上嗎？再等一班車，就要花一個鐘頭呢。”

重吉不說話，稍微躊躇了一下。

“還是上去吧，太晚了。”

說着，宏子把重吉和自己一塊兒擠上了電車。重吉生怕踩了別人的腳，不穩當地站着，因此在開車的時候，狠狠地踉蹌了一下。在擁擠的車中，他還不習慣那些粗暴的乘客，也沒有坐慣車，他那大個兒的身體一任人家推來擠去，看去叫人難過。重吉以為宏子也有這種感覺，每逢車子擁擠的時候，他就一再地掩護着宏子。此刻也是這樣。兩人一個想掩護一個，反而弄得更糟了。

“行，不要緊，我在這裡站得挺好。”

到了池袋，兩人站在長排的隊里，買了國營電車的票，換了車。車廂里意外地有個空位子。宏子硬把重吉推過去坐了說：“現在你比我更容易疲勞了。”

在車里給推來推去的重吉，臉上已經現出疲勞的樣子了。

“肚子餓啦。”重吉抬頭望着宏子，苦笑着說。

“已經餓了嗎？——天確是晚了。”

“下一次把晚飯也帶來吧。”

“是啊。”

沉默了一會兒，重吉叫了一聲：“宏子。”

“什麼事？”宏子只用手指尖勾着吊帶，把臉挨近重吉。

“有一篇叫作《一塊土》的小說吧？”

“有的。”

在芥川龍之介的作品中，這是一篇帶有自然主義風格的小說，人們都還記得的。

“內容還記得嗎？”

“大略還記得……為什麼？”

在傍晚擁擠的電車中，為什麼會想起《一塊土》來？

“女主角是一個寡婦，拚命干活掙錢，可是結果還是給自己  
和親人們帶來了不幸，是吧？”

“是的。”

重吉沉默了一下，從坐位上望着宏子，用極其通常的語調說：“宏子的身上似乎也出現了象寡婦那樣的倔強脾氣呢。”

這話太出乎意料了，宏子把眼睛睜得大大的望着重吉。

“我的身上？——”

寡婦的倔強脾氣……寡婦的倔強脾氣……這幾個辛辣的字眼深深地刺激了宏子，使她眼里浮起了眼淚。宏子好容易把顫抖的聲音放平靜下來，向重吉問：“你覺得我對你有這樣的情形嗎？”

“不是說對我……我是說一般的。”

“從我各方面的行動來看？”

“唔，可以這樣說。”

就拿兩個人今天到研究所去的事情來說吧。從宏子方面說，只是因為重吉回來了，才痛痛快快地過了一天。這其間，自己在哪些地方表現了寡婦的倔強脾氣？一直在高興的重吉，為什麼突然間生出了這樣的感覺？宏子匆匆把從早上到現在的事回想了一遍，怎樣也想不出自己身上有哪些地方會使他有这样的想法。而且寡婦的倔強脾氣這幾個字里所含蓄的意義，比說她糊塗，說她放肆，還要使宏子痛苦。一心向着生活末路拚命掙扎的那種女人的可憐可恨處，會在自己身上出現嗎？自己有哪些地方，必得在這樣的電車里，使得回來不到半個月的重吉說這樣的



話？她忍不住地掉下眼淚來。流着眼淚的宏子，給一個背着大帆布背包的男子從後面往前擠着。

“——怎麼啦？”

重吉望着一聲不響的宏子說。她沉默着，用那只抓住皮帶的手的圓角袖子半遮着臉，不讓重吉看見。

“泄氣了嗎？”

宏子點了點頭。

“用不着泄氣的。”

“……我是那樣下決心不作貞女也不作烈婦過着日子來的——”

說到这里，宏子注意到重吉旁邊的一個中年男子正在注意地聽他們倆人的談話，同時也意識到自己脆弱的感情；如果再提這件事就又会流淚，所以她不再說了。可是她心里還在想：為什麼重吉偏要在這麼混雜的車子里說這樣的話？她重新振起精神，從圓角小袖里伸出臉來，湊到重吉的耳邊說：“這裡說這些話不方便，下車後再談吧……”

“——哦。”重吉好象才注意到宏子的心情和周圍的環境，把它當作一件可笑的事，天真地笑了。

“可是，為什麼突然講起這話來？”宏子問。

“也沒有什麼緣故，不過是想到就說罷了——反正在這裡也沒有別的事可做，在這種時候談談也可以的呀！”

“我想差不多的人是不會在这种地方講這類話的。”宏子說着，微微地笑了。

“而且……現在你和我肚子都餓了吧？我忍不住要這樣啦。”宏子用指尖指着面頰，作出掉淚的樣子。

一條筆直的柏油馬路向西伸去。左右是聳通山崖后用石頭

砌成的极高的石墩，上面是联接起两边山崖的铁桥。在黑夜的苍空里，这庞大的黑影现出近代都市的轮廓。这个高台，在比古代东京的海水深入到浅草一带时还要更古老的年代里，曾经是武藏野的尖端，一个屹立在海里的老地层。

现在呢，这个高台以及向低地展开的尾久方面，都成了一片火烧后的原野了。柏油路旁排列着烧焦了一半的电线杆，垂着烧掉下来的电线，还有烧化了后又凝结起来的柏油块等等。一路上高高地盖着成堆的烧毁的铅皮。在暗夜里，来往的人们必须彼此注意着走近的黑影，互相让路。

“黑得很呢。”重吉把缓缓走着脚步更放慢一些，吃惊似地说：“不要紧吗？”

“不要紧。黑虽然黑，这条路倒是意外地好走。”

“说虽是这么说——象这样的地方，你独自一个人是不能走的。”

现在已经两个人一道儿走了。在这以前，重吉所说独自一个人不能走的这条夜路，宏子也不知有多少次必得独自走。她背起背包，穿了束脚裤和靴子，使劲地挥动手腕，拚命驱开袭人的恐怖在这条路上走。当时自己的那个样子，此刻又鲜明地浮上了宏子的心头。她仔细地把这个情景追想一下，似乎有些明白：重吉在电车里突然提出来的批评和她不是没有联系的。

“刚才你在电车里说的话，还记得吗？”宏子问他。

“寡妇的倔强脾气吗？”重吉把刚才停止的话题明确地提了出来。

“我一点也不明白为什么你突然说出那句话说来。刚才也想了一阵子……可是，一定是自己有这样的表现吧。”

譬如说，同样的这一条夜路，两个人这样走着的时候，走路

的步調，心情，和獨個兒急急忙忙走路的時候是完全不同的。宏子也把这个作为一个例子說出來了。

“不知道究竟自己在什么地方使了怎樣的倔強脾氣。就是這點叫人擔心。”

“這也用不着放在心上。我只是說，你到現在為止，都是獨個兒堅持着，所以不免出現了這種脾氣。再說，也正因为這樣，你才能够堅持下來。——可是，情況已經變啦，對吧？”

“真是的。”

情況向着快樂方面變化，才只是最近半個月的事。和這個相比，要說情況有變化的話，過去十數年間的情況，只有越變越壞的。

“我不知怎樣說才好。為了……為了想好好作你的妻子，倒沾上那種脾氣……”

“在那樣的時代，這也是理所當然的。無論哪一方面都在潰滅，生活已經沒有標準。在那樣的環境里，可以說全靠自己去推動自己的生活，總算是正正直直地活過來了。也有這樣的一面呀。”

兩人談着談着，走上一個很陡的坡，走到半路上，重吉突然停下來，向宏子問道：

“這是哪一個坡？”

“——哪一個坡？”

“到從前的那個家去，經常要過一個坡的，就是這個嗎？”

“噢，就是這個坡。”

“就是這麼窄窄的一個坡嗎？記得兩邊還密密排着一些店鋪呢……”

“是呀，全變了樣了。那時候還要陡呢。”

“哦！”重吉好象恍然大悟似地說：“这才明白了。”

他又开动了脚步。

“回来的那一天，我从对面拐角走到这个坡上。我想大概是在这一带吧，可是因为这坡的情形完全变了，就又迷了路。”

宏子們現在住的弟弟的家，就在上坡不远烧剩下的一个角落。十月十四日从网走来上野的重吉，想来找十三年前和宏子初次成家的那一所屋子，就在这一带来走去，繞了三个鐘头。

吃了一頓很迟的晚飯后，重吉又吃起宏子从家里拿来的米粉来。这是以前一間鋪有地板的洋式客厅，他們摆了一张飯桌，作为会客吃飯两用的地方，两人就在里面住。

重吉盘脚坐在并不是特意为他制的布垫子上，津津有味地吃米粉。宏子在一旁盯着他望，觉得怎样看也看不够。

不但是今天晚上，每次和重吉吃飯的时候，宏子心里总是感到一种新鮮的激动。他是那样地天真自然，就連簡單的煮白薯都吃得非常有味，和朋友一起，和妻子一起吃是那样地感到快活。对于这么一个純朴得象自然一样的人，却給加上了可怕的罪名，关在只有四鋪席的屋子里，一关就是十二年，究竟是为了什么？究竟有什么根据？如果說因为有权力就可以这样做，那这种沒有道理的事，无论如何都不能承認的。

“吃完了？”

“噢，吃完了。”

“——刚才說的話——就是那个倔强的脾气，謝謝你把它說出来了。”

重吉用認真的眼光看了她一下。

“可是，刚才你不是哭了嗎？”他带着几分开玩笑的意思說。

“是哭啦。当然要哭嘛，不是嗎？所以才說謝謝你把它說出來了。以后凡是你注意到的地方，都請你對我說。我誠懇地要求你。”

在過去的歲月中，彼此都只靠寫信通消息。信上寫得不管怎樣真誠，但無疑地都是經過一番整理的。從這一點來說，過去宏子向重吉表示的生活感情，也可以說在不知不覺之間披了一件漂亮外衣。

“我嘛，不論作什麼事都是依照自己的本性，沒有一點虛飾。所以你如果看見有什麼不好的地方，不管怎樣叫我難受，都請你說出來。不要藏在心裡去想；宏子原來是這樣的一個人。”

“你以前也這樣想過嗎？”

“一直沒有想過。可是你逐漸就要忙起來，不會再有時間說這一類的話了。所以趁着現在，請你盡量嚴厲批評我吧。”

“好，明白了。”

宏子拉了一張小板凳來，放在重吉坐的又深又舊、有扶手的椅子腳邊，坐下來縫補給老鼠咬破的米口袋。她把一小塊布放在破洞上面縫。重吉看着她這縫補的方式，就說：“那塊布應該墊在裡面。”

他說話的神情，仿佛十分有把握，使得宏子不禁笑了出來。

“你怎么知道這些事的？”

“我不是干過縫補工作嘛。你却沒有靠縫補掙過五元八角錢吧？”重吉又說：“讓我來補。你瞧着，一定補得好呢。”

他拿起米口袋，翻出裡面，把小塊布墊在里側，開始補起來。他右手抓起了針，用左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夾着布，笨手笨腳地把針往布里戳，却一針一針地縫起來了。宏子起初還在笑，逐漸地那笑着的嘴角微微顫抖起來，終於緊緊地咬着嘴唇了。她在嘴邊

使着劲、低垂着浓密睫毛的重吉身后，鮮明地看見了牢獄里那高高的小窗子，那安着鉄格子、除了天上的云彩什么也看不見、除了吹遍鄂霍次克海的风声什么也听不見的高窗。在这下面，大个兒的重吉穿起脫了色的紅土色囚衣，光着平头，整天就这样地縫补着。每天每天，不管他的精神如何，只因为是規則，縫补的破布就向他身边擲来。那不声不响的、机械一般的、因而也就是无限連續下去的残酷！現在，重吉一点也不感伤，还带着一点兒幽默在补着口袋。宏子等不及看他在縫完的綫上打好結子，就說：“給我瞧瞧。”

宏子拿起縫好的口袋来看，針脚倒是很整齐的。虽然个别地看起来不太好看，但是从头到尾都在一条綫上。在宏子的眼里，这些整齐的針脚好象也变成了牢房里鋪在重吉坐的地板上的席子縫。

“縫得好吧？”

“太好了。可是我一輩子也不想要你拿針啦。”宏子站起身，走去把笔硯拿了过来。“咱們这么办。”

她在补的破布上写下当天的日子，又写上“縫补工石田重吉紀念作品”几个字。

宏子先到楼上去慢慢鋪床，她把这天从早上以来的事想了一遍。她把一切事情都圍繞着重吉所說的寡妇的倔强脾气这个詞兒来想。她一面仔仔細細地鋪着两个并列的床鋪，一面心里逐渐感到一种惊恐。如果对宏子來說，除了丈夫重吉而外，再也不会第二个人向她毅然决然地警告这种寡妇的倔强脾气的話，那末，真正变成了寡妇的日本的数百万个妻子，又有誰肯亲身把这种話告訴她們呢？为了拚命要活下去，才在身上带有这种倔强脾气，从那倔强的坚持性来看是有价值的，也就因为这

样，这股片面发展的倔强劲儿，就得提高到成为更全面的、更柔和的东西。这些话，又有谁向那些没有丈夫、生活艰难的寡妇们说呢？又有谁能够为她们找到不必这么倔强也可以活下去的条件？想到这里，宏子为她们也为自己伤心，眼里含着泪水。

临睡的时候，她把系睡衣的带子递给在床铺上换衣服的重吉，慢慢地把重吉的姓当作爱称似地，叫了一声：“石田。”接着又说：“我一想到你说我的寡妇倔强脾气，就觉得很对不起那些真正作了寡妇的女人。你知道吗？连阿艳也当了寡妇了。”

重吉的弟弟直次，已经在广岛被炸死了。

### 三

重吉每天都到老远的郊外去，逐渐成为规则，家里的来客也越来越多。隐藏在历史的水底的一股激流，打着漩涡，开始上升到这年秋天的日本社会的表面来了。十月十日释放以后，以德田和志贺两人名义发行的小册子式的《赤旗》报，在重吉回来以后不久就出版了。它广泛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成为议论的中心。读到这个报的人们，对它都有各种各样的期待，要求，满足或者不满足，其中自然而然地带有十数年来各自加深变化着的个性、生活方式，以及各个人的色彩和气味。重吉越来越忙了。使他繁忙起来的工作来得很快，比他习惯于市内的混杂和拥挤的车辆还要迅速得多。许多年来没有走过长路的重吉，有一天很诧异地说：“奇怪，这个地方为什么痛呢？”他脱下袜子，用手压着那象锥刺一般疼痛的脚踵。“还是累了吧。”

“当然是啊！在那么久的时期，我们能够会面谈话的时间，

你知道究竟有多少嗎？只不过一百八九十个鐘头呀，簡直还不到八天。所以……你也想象得到，一天之中你只走了多么少的一点路。……”

前晚，客人到了很晚才走，这天早上宏子一起来就有些急急忙忙的。重吉仔細地把报纸看完，又取出紙头，記下一些什么东西，就向荒废的院子里闲眺着。

“那一只桶，装了些什么呀？”

他的眼睛停留在一株罗汉松下面的空桶上，那是从土里掘出来后一直就摆在那里的。一个枝头的树叶当西晒的那一面已經开始变成美丽的紅色的枫叶，在清晨的秋风里显得十分鮮艳。

重吉包好飯盒，朝座鐘一看，突然說：“宏子，这鐘准不准？”

“我想是准的。”

“你打开收音机听听。”

这时候刚好是休息时间，宏子把指針拨了又拨，可是連音乐的声音也沒有。重吉赶忙把紙片收集起来，开始換衣服。宏子突然也忙起来了。

“等一等，我还没有弄好呢。”

她又替自己装上一个飯盒。因为这天宏子也要到同一个方向的地方去，她一心忙着想和他一块兒走，急得正在食桌旁边忙来忙去。这时候重吉叫了她一声：“宏子，这兒真没办法。”

他伸出一只沒有扣好袖扣的松散着的衣袖。他穿西服还没有穿上几天，对于一下要扣这里、一下要系那里的那些扣子啦、領带啦，感到非常苦恼。每次換穿洋服在他都是一件苦事。这回是衬衫的袖口不知怎样縫錯了，縫得特別窄小，一扣上扣子，手簡直就鑽不过去。

宏子替他在粗劣的衬衫袖口上扣上了朋友送的一付精巧美



規的扣子。誰知領子后面的扣子又出了毛病，硬領扣上去总是往上翻。重吉从在自己周围动来动去的宏子头上望着时鐘，現出十分为难的样子。

“時間沒有啦，”他說，“九点半鐘一定要趕到的。”

“哎呀！走到那里要两个鐘头呢。怎么办？你早告訴我就好了。——我还以为和往常一样呢。”

更着忙的宏子，一半开玩笑，一半認真地拉住重吉的大个兒身子，稍稍使劲地轉动着。

“——朝这边。”她替他把硬領子扣好了。

“掉过来。”她又在前面替他打好了領带。

“連自己的衬衫扣子都扣不好，真是一个坏丈夫的典型啊。”

重吉給她推过来，轉过去，弄得已够麻煩，一換上衣服，馬上就走出去了。

“把我給扔下了。”宏子在門口說，她問重吉回家的時間。“什么时候回来呀？和往常一样嗎？”

重吉把也是人家送的一頂鴨舌帽的帽沿往下一拉，一声不响地迈开大步，繞过竹篱后就看不見了。宏子在門口站了一下，望着那摇曳着山药豆叶的竹篱的一角。重吉一句話沒說就走了。刚才宏子故意粗魯地把重吉的身体推来推去，此刻却在她手掌里留下一个极不自然的感觉，这使她的心情蒙上了一层暗影。

宏子办完自己的事情回来时，已經过了五点。她每次出去，总是把烧飯和煮湯的事都托給同住的丰子，回来后就向她問：

“我回来啦——石田回来了沒有？”她一面問，一面走进門口。

“还没有呢。”

“哦。——”

“原湯放在爐上了……來了一個客人。”

客人是宏子的一個年輕的表弟，他獨自坐在空空洞洞的房間里。宏子向他問了在樺太制紙公司里工作的父親，和搬回東京來的母親，還有孩子們的狀況等等。等她把晚飯擺好的時候，就聽見鋪石路上重吉的脚步聲。

宏子連忙跑到門口去。

“你回來了。”

重吉不作聲。他用兩隻腳後跟互相磨擦着把皮鞋脫掉，走了上來，把鴨舌帽向帽架上一挂。照平日的習慣，重吉是把文件包、帽子等都交給宏子的，要是極端疲勞的時候，就連那不舒服的上衣，都當場脫下來交在宏子的手里。

“今早是不是到得很遲了？”

“遲了有一個鐘頭。”

重吉走進表弟坐在那兒的客室里，向他簡單地寒暄了一下，就拿起新到的雜誌，拆開封皮開始看起來。

“不換衣服嗎？”

“……”

重吉西服也不脫，不知什麼緣故，從文件包拿出午飯盒，里面還有一些剩飯，他就開始吃起來。

“怎麼啦？——吃這個不好嗎？”宏子說。

“這樣好。”

宏子勉強和年輕的表弟閑談着，把晚飯吃完了。重吉馬上說：“我上樓去了。”

他拿起文件包走上樓去。留在房間里的宏子，感到身體中好象絞一般地痛苦。

她上樓一看，重吉已把脫下來的上衣和襯衫堆在桌上，旁邊

摆了一本书，正在看書呢。宏子拿开衣物，把它們挂在衣架上。

“——你，怎么啦？”

“没有什么。”

“不，你今天特别，……跟平常完全两样。为什么？”

重吉坐在椅子上把脸掉在一边，不看宏子的脸，說：“什么也不为。从今天起，我决定一切都自己动手。”

“……………”

“我重新想过啦。一向不知不觉地都是請你做，我也就領了这个情。——沒想到我会被你看成是个坏丈夫的典型。”

原来只是一句笑話，除了說笑并没有其他用意，却使重吉这样地痛心，这叫宏子感到害怕了。

“請你原諒，我是說着玩兒的——”

“——可是，你心里也許是有这样的感觉的……世上自然也有这样的妻子，甘心情願地替丈夫作一切事——不过自己的事自己作才是当然的。所以我一切都要自己动手——在監牢里我就是这么过来的啊。”

宏子不由地抓住重吉的两个肩头。

“这才怪啦，監牢里。为什么要提監牢？这才怪啦！”

宏子滿脸流泪，心里十分恐惧地感到了一桩事：不管是出于什么复杂的动机，重吉对于他們俩的生活，已經感到幻灭，而且这种感受比宏子所能想象的还要深得多。她絕望了，站都站不住，就向前面的鋪席上倒了下去，头枕在重吉的膝上。

“請你想想看。我要是怀着讓你自已干你自已的事的心，怎么能熬过那十几年的日子呢？”

如果重吉認為宏子是这样无情的人，决定今后一切都不要她作的話，那么，对他來說，宏子所表示的爱还有什么真正的意

义呢？难道說俩人之間并没有自然的爱情，有的只是决不会使重吉陶醉的出于女人自私自利的娇癡，和宏子一想到就感自卑的欲求嗎？

“这太庸俗了！”宏子激动地痛哭着，一面摇着头說，“我不願意这样！不願意这样！太庸俗了！”

虽然这样，宏子还是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俩人一块兒生活了这么多年，到头来重吉却在突然之間，仿佛一下子擦亮了眼睛，发现这样深的幻灭呢。重吉和宏子都是极其率直的人。他們过不来那种一方面存了离异的心、另一方面还要死纏住不放的、勉强而不自然的夫妇生活。如果重吉所感到的幻灭真是无法挽救的話，那么，对于宏子來說，也就同样意味着他們今后不可能一块兒生活下去了。

宏子一面哭着，一面知道自己的头是枕在重吉的膝上的，而重吉对于这么哭着的她，并没有自动地打算离开，从这个事实上，她敏銳地感到俩人之間还有一縷希望。她一心一意等候了重吉十二年，这重重叠叠的岁月的暗影，就深藏在她的痛苦的深处，同样，誰又能說十二年来牢中辛酸的生活，决不会在重吉寂寞的心境中留下反映呢？

宏子的心里突然閃电似地想起了一件事，好象在她哭肿着两眼、乱麻也似的精神上射过一道光明。她拉着重吉的手問：“我說出来好不好？”

“好嘛。”

“我伤了你的心，确实是我不好。請你不要見怪。——是你在牢房里待了很久的緣故吧，在那样的地方，你一定是得不到坚决的支持的。要么就是随时都准备收回的那种虛伪的亲切，要么就是表面的敷衍，对不对？”

“.....”

“你明白什么是坚决的支持嗎？那就是任憑人家怎样罵，怎样輕蔑，仍旧毫不在乎地坚决地支持你。这种坚决的支持，你明白嗎？”宏子一边哭一边說。“你明白我对你的支持就是这种坚决的支持嗎？”

重吉沉默了好半天，然后才把脸掉过来，面对面望着宏子。真不容易，他感到又可以重看宏子了。宏子用两只手捧住重吉的脸。

“嗯，明白了嗎？”

“——既然是坚决的支持，为什么又說那样的話呢？”

“說那句坏丈夫的典型嗎？”

“是呀。”

“哎呀，就是作媽媽的也会对自己心疼的孩子說，你是坏孩子的典型呀。象这样的.....”

“可是說的口气不同啊。”

宏子目不轉睛地望着重吉的脸。他脸上那种沉痛的表情开始消逝，两眼里又恢复了一向精神飽滿的光芒。宏子高兴得想翻一个筋斗。

“活过来啦，活过来啦！”宏子放低声音，冲口說了出来。

“什么活过来了？”

“——咱們两个.....”

重吉好不容易才明白过来，但仍带着詫异的样子說：“可是你的口气里并没有这样的幽默意味呢。”

“是嗎？”宏子感到慚愧，但是半玩笑地承認了。“这个嘛，就是你說的那種倔强脾气的可怜的地方了，我想一定是的。但是請你再忍耐一下，这种脾气就会完全消失的。”她好象在鼓励重

吉似的。然后又說：“你的反击也够厉害的呢。”

好象通过了可怕的悬崖似的，宏子觉得渾身的气力都用光了。她撫摸着重吉的膝头，說：“我真不好，讓你整天怀着这样的心情在工作。”

“那倒也不是这样。”重吉坦白地說：“只是快到家的时候，我心里才渐渐感到不舒服的。”

“这话也对。如果那样想，真正的家是哪里也沒有了。”

沒有家了，这一事实使宏子想起了无際的往事。十月十日和重吉一起被释放的同志中，許多主要的人差不多都沒有妻子，因而也都沒有家。在长年累月的斗争过程里，他們的家，他們的妻子都通过种种方式被破坏，被夺走了。他們的人性都受到极端的損害。压迫者就打算用这种痛苦来逼迫他們屈服。就拿宏子來說，每次被捕的时候，女看守长对她說的話总是：不要作重吉的妻子。宏子把自己的头更加軟軟地埋在重吉的膝头上。

“发誓<sup>①</sup>，”她向重吉伸出小指头說，“我再也不說討厌的話啦，你也和我定一个約，今后再不要說那样的話。”

但是，宏子仍然毫不放松地想：这种毒害两人的生活、恨不得把它搞垮的力量，决不会就此完全消失的。它不从正面来攻击的时候，还会通过旧日的創痕，从側面来加以攻击。宏子把脸貼在重吉的左膝上，就这么深深地沉思着，一面撫摸膝头的上部。这地方，就是隔着衣服也能微微地感到皮肉下陷的伤痕。每条伤痕都刚好有木刀或者竹刀那么寬。这是重吉受拷問时不知是被木刀或者竹刀打伤的。他的大腿部分受到这样毒打以后，内部都出了血，筋肉組織都給完全打坏了，直到如今也沒有好过

① 原文是拳万，东北方言，小孩常說的发誓的話，說时一人伸出小手指纏住对方小手指，意思是决不再犯。

来，留下这一条条下陷的伤痕。

#### 四

重吉坐在一张高桌前写文章。旁边放一张矮桌，宏子就坐在那里替他誊写。

“怎么搞的，脚尖上冷冰冰的呢，”重吉望着南面廊沿的太阳光说。他的口气仿佛是说，太阳照得这么暖和，怎么还会觉得冷呢。这是个月刚开头的—一个日暖风和的下午。

“说真话，这会儿正是菊花盛开的时候呢，”宏子把毛毯盖在重吉的脚上说，“附近的花店都烧光了。”

这一带四周已烧成一片焦土，初冬的清静和晴朗也带着一种往年没有的空曠意味，使人感到和以前不同。—到了夜里，从田端车站那面传来的火车的汽笛声，就好象在屋旁响着—样。

“好久没有好好地生炭火了，很想多烧它—回，可是大概做不到。”

“不要紧。要是感到冷，还可以多穿衣服，这总是好的。”

重吉手里拿着钢笔说着话，这时候又继续写下去。长年以来，重吉从没有温温暖暖地吃过—次象普通人吃的那样的热食。这次回来以后，什么都是弄得热热的才吃，他感到非常高兴。甚至对于刚炸得的蔬菜都要说：“烧来吃就更可口些。”就在电炉上烤着吃了。

宏子也经常说：“把它热热吧。”

不管是汤，不管是茶，好象随着它们的热气，生活的感觉也跟着热起来了。宏子深深体会到重吉的这种特殊的嗜好。刚才

她把开水壶放在电炉上去烘的时候，重吉也好象感到自己有些奇怪似地说：“近来我确是很喜欢喝茶。以前是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味道的……”

“近来谁都是这样了。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呢？你知道那些茶叶渣子吗？据说起初收集起来拿去作马料，后来呢，却拿给人们吃了。”

“我在牢里也吃过的，过后肚子实在饿得受不了。”

两人又继续工作了一会。宏子发现了草稿上有几个地方不明白。

“你瞧，这句接在什么地方？”她从矮桌上把涂抹很多的草稿拿给重吉看。

“根据波茨坦宣言……下面呢？”重吉一行一行望去。

“接这里。”他用手上的笔划了一个大记号说：“今后，最严重……”

“这些都跳过吗？真跳得远呀。”

两人又沉默起来。宏子对她的誊写工作渐渐不感到困难了。她一会跑到楼下去准备晚饭，一会又倒一杯茶，这期间，一直都在誊写。对于宏子的这种时起时坐的情形，重吉好象完全没有注意，他舒舒服服地坐在那里，然而精神集中地写了又涂去，涂了又写，专心一意地工作着。

宏子一手支着面颊，她也和这种气氛融成一片了。这样快乐的、好象在摇落着沉甸甸的谷穗一样极其充实的工作，她是从来没有经验过的。后面三铺席的房子的门刚好打开，她把视线移到那里，暂时目不转睛地闲眺着。午后的阳光正明亮地照耀在这三铺席房间的纸门上，靠着房内的墙壁放有一张已经折好了的折叠式的寝床。寝床折成三叠，从宏子坐的地方，清清楚楚



地可以看見床里那些縱橫交錯的鐵質的橫條，和有些地方業已生了銹的鎳質彈簧。當宏子預備到重吉所在的網走而離開這個家的时候，她就把它折疊起來，放在牆角，一直到現在都沒有打開過。這張床就这么蒙上了薄薄的一層灰塵。重吉回家後發現了這張床，說：

“這不是很方便嗎；拿來休息的時候用用吧。”

重吉雖然這樣說了，宏子却沒有心情立刻把它拿出來使用。

每次看到這張單人床上面的那些金屬的東西，宏子一定要想起一幕情景。那是二樓的一間狹窄的六鋪席的房間，東邊是格子窗，南面朝西的地方沒有走廊，却有栏杆圍着。這張床就放在格子窗下，上面鋪着淡藍色格子紋的毛巾被和一個薄薄的枕頭。一進門，左面擺着一張大寫字台。台子和寢床之間只剩下二鋪席那麼寬的地方了。房間是當西晒的。竹帘子擋不住的午後陽光，照在已變成褐色的舊鋪席上，照在寢床上，也照在寫字台上，一直要晒到傍晚，晒得整個屋子都非常地熱。房間里看不見的灰塵發出一股焦味，空氣乾燥萬分。西晒的陽光真把人晒得頭昏目眩的。

這間屋子就是宏子住了四年的、在日白的家的二樓。二樓上僅僅有這一間屋子，宏子每天都是一手拿着毛巾，在乾燥的空氣里感到要喘氣似地工作着。

房間外面有一個晒台，晒台上放着很大的一盆知風草。那是一九四一年炎夏的事了。從那一年的正月起，宏子的寫作受到當局禁止，生活發生了困難。當時在巢鴨監獄里的重吉，很不贊成她日夜焦心地想要獨自一人勉強把這個家支持下去。他希望宏子回到娘家去和弟弟行雄住在一起。宏子雖然沒有存心反對，但是卻不會變更她的生活。自己離開他們獨自過活，已經有

二十年了。在他們看来，宏子的这种生活与其說是为了必要，倒不如說是自己願意去找麻煩。而今因为沒有收入，重又回到二十年前的老家去，这是宏子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的。行雄也曾經劝过她，說姐姐为什么不来呢？可是宏子并没有去。因此重吉曾經在信里說她庸俗，想顧体面。

在那个时候的三年以前，也曾有过一年另几个月的期间，宏子的作品被禁止发表。但是那个时候被禁止的还不只是宏子一个人，亲近的朋友中也有好几个都有了同样的遭遇。当时一般文学界的人对于这种处置都非常憤慨。因此宏子的苦痛并不只是她一个人的，她还可以找到談話的对象。

可是过了三年，到了一九四一年，周围的情形就完全改变了。在发表作品这一件事上，“被禁止发表作品的作家”和沒有被禁止发表作品的作家之間，竖起了一道治安維持法的鉄絲网，其間就有了一个难以通过的无人地带。再加上在中国、中国东北和前线活动的作家們的气焰，和国内經濟上的通货膨胀，宏子就完全陷入孤立，好象河岸边的石墙，独自承受着那日夜冲洗着自己而又流走的水的压力。

当时不但是經濟上的痛苦，就連心里也都感到透不过气来。这样象要窒息一般的心情，告訴重吉又有什么用呢？宏子只有在和重吉会面的那几分鐘才真是快快活活地笑的。重吉看見她这么高高兴兴地談笑着，心里也同样感到愉快。过后，她也給关到真鶴監獄里了。等到出来的时候，要到朋友家里去住吧，能够去住的朋友們的家又离得太远了。到行雄家里去嗎？看到那种生活里充滿了和自己内心毫无关联的談話和活动，她又想还是趁自己有一个家的时候独自生活的好，因此又匆匆地回到目白来。

回是回来了，可是二楼的这屋子是多么热，多么干燥哟！那

张被禁止在上面工作的大写字台，看去又是多么庞大，多么没有光彩。

一天晚上，宏子感到心里空空荡荡的，就到车站前的大街上来踽踽。一家用葦帘围着的花店，在人行道上摆着一排知风草的花鉢。鉢里灌了不少的水，細叶上象带了露一般，在电灯光下看去繁茂得一片碧綠。这知风草的样子叫宏子异常高兴，她怎样也想有这么一鉢。她就在这样兴奋的心情下买了这鉢知风草，等到深夜花店关门后，請花店的人送到家里，摆在晒台上。

以前晒台上挂满了洗濯的衣物，那种从从容容的生活，现在已经没有了，晒台上空空洞洞的一片荒凉。此刻却放了一鉢知风草。宏子一连好几天都兴致勃勃地在鉢内澆水。可是暑热越来越厉害，心也越来越静不下来，终于连这株可怜的知风草也跟着陷入夏天那难过、干枯的生活里。不知打什么时候起，知风草开始出现枯叶。宏子带着愤激的神色望着它，也不再澆水了。

那年夏天的许多事，譬如說，她是怎样照料自己一个人的生活的，宏子现在想也想不起来。她想得起来的，倒是在国营电車巢鴨車站里的那些盛开的荻花。每次电車急馳而过，掀起了一阵风的时候，一排排长在場上的荻花，马上就劇烈地摆动起来。当时神經已带病态的宏子，陡然感到那些荻花的狠命的搖摆，就象她的一颗心在搖摆一样。她感到，这里好象表现出了自己那颗快要哭出来的心。

当时她日夜起臥的就是这张寢床。此刻一看见它，一九四一年夏間那干枯到极点的生活和空虚的感觉，就都清清楚楚地浮上心来。

这张床是在一九三五年初夏买的。一天清晨，宏子一个人正睡在二楼上的这张床上，突然一个戴呢帽的头从床面前的屏

风上伸了过来。这人就是为了把宏子带走而扭开了洗澡间的門进来的特别高等科的便衣警察。

那一鉢知风草和住房一道，由宏子讓给朋友，放在家里的晒台上。过后完全干枯，終于給扔掉了。但是深深刻在宏子的记忆里的，另外还有一鉢知风草。这是种在一个小巧的鉢子里、放在巢鴨監獄第十号女牢房的窗前的。她尽量使它靠近窗子，可是知风草的細叶連叶尖都不动一下。她看了又看，等了又等，就在夜里也沒有看見它給风吹动过。天气是六十八年来未有的暑热，象温室一般，有着玻璃斜屋頂的囚房，热得火燒火燎，象被蒸烤着一样……

宏子想起这些事，不由地伤心起来。可是这一切又怎样能告訴重吉呢？由于重吉的归来，宏子的心才放宽了，紧张着不讓自己垮下去的精神也得到解放，因此才开始能够正視自己以前所遭受的辛酸，以及忍受这种辛酸的女人所給与人們的那种可怕的印象。有一个作家跟宏子很熟悉，在往来上也有深切关系，这位作家曾經写了一篇描写两个性格不同的姐妹的短篇小說。在这里面，富于感情的妹妹对品行方正、为人稳重的姐姐說：“当然喽，姐姐是受亲戚們夸奖的人呀。”在第三者看来，这不过是完全与宏子无关的一篇故事中的一句談話，可是宏子却感到正是作者用他自己的声音对她說的話。当她讀到这里时，宏子手里拿着書，好半天都在注視着这行文字。当时她心里涌起了說不尽的感情，决不是嘴里能够表达出来的。

宏子站起身来，一手扶在正在写作的重吉的肩上。

“——怎么啦？”重吉說。

“讓我写小說。”宏子拿起重吉的左手說：“我求求你，請你給我一份能够写小說的工作吧。”

重吉看見宏子十分兴奋的样子，觉得可笑；就带着善意地笑着說：“沉住气，沉住气呀！”

他把拿着笔的手指尖，象画符似地在宏子的額头上画了几划說：“这些話應該是我說的啊。你不要錯了。”

这个时期，正是一些新的文学团体逐渐开始成立的时候。十几年前在一起工作的評論家、詩人以及作家們，又聚集在一起，想把摘下了嘴籠的日本的真正的声音传达出来。

## 五

宏子走在路上，两眼只在不費力的角度內四处张望着。她的一双粗劣的木屐刚穿上还没有多久，前面就坏了，走起路来怪担心的。路旁是一起一伏的低矮的土崗子，这条路就貫穿在土崗子中，路面上滿是深厚的尘土，又干又碎，到处都是小块小块的石头。左边一带，是一个低浅的谷地，复盖在上面的灌木林已經开始变顏色了。

宏子走路的步調显得非常斯文，象是很当心的样子。这倒不只是因为木屐快要坏了的緣故。这条路和其他有事时走的路不同，它給与宏子一种另外的心情。这心情和她很早很早以前，在小石川某条街上走着时的心境，有些地方頗为相似。当时重吉正住在那条街上。宏子一心一意朝着重吉住的地方走去，可是又不讓人从她走路的样子看出她要到哪里去。那时她心里觉得頗为有趣。現在，和这个多少有些相似的感情又在她心里浮起来了。此外，她走在这条路上，又另有一种羞怯的感觉。在这年秋天，一說起到自立会去的路，就意味着并不是一条普通的乡村

道路。自立会就是十月十日释放出来的共产党员住的地方，凡是知道这件事的，对于到那儿去的这条路，对于在这条路上来往的人，都给与一种特别的看法。在这条路上走的人，和那些到配给所去的人不会有同样心情的。他们都感到那个地方，不管好坏，总是和自己生活有关系的一个新的动力的发源地。为了想知道那里的情形，所以才从荒凉的铁路桥上拐过来，走上这即绕着丘陵的路。此刻在这条路上行走的宏子，由于目的地太过于明确了，反而对自己明显地表示急急忙忙的样子感到有些羞怯。

现在，她来到了一个地方，从道旁的树木丛中，可以看见一幢大约就是自立会的新房子。正在这个时候，左手的草丛背后有一个女人大声叫她的名字：“宏子姐姐！”

宏子停下脚来向周围望着。

“我在这里。我在吃着饭等你呢……”

濑川牧子一面忙着站起身来，一面还把包好的纸包往怀里塞，就牵着一个男孩子从高高的草丛中走出来了。

“哎呀——为什么待在那里，打埋伏吗？”

这几年来，牧子一直都住在埼玉县的市镇里，两人很少见面。

“想不到你会从那样的地方鑽出来。”

“太好了，刚巧把你捉住。”牧子说，然后又高高兴兴地向男孩子说：“纯儿，这就是那‘枕头’阿姨呀，你还记得吗？”

以前，三岁的纯吉到宏子家里来玩时，她就和他把一只小枕头抛来抛去地玩，这很合小孩子的心意，从此，他就把宏子叫作“枕头”阿姨。

“今天我又听见朋友说你要到这里来；我想到你家是去不了的，这里呢，坐电车到国分寺就成了，所以下了决心到这里来。

“太好啦，我們見面了。”

两个女人跟着五岁小孩子的脚步，繼續在这沒有行人往来的路上走着。

“你的身体很不錯嘛……”

宏子脸上泛起了牧子能够透得的微笑，說：“牧子姐你也好，你已經恢复过来啦。”

那年夏初，两人在空袭的間歇中曾見過面。那时牧子形容憔悴，眼里現出不安的神色。因为就連琦玉县的那个鎮子也說不上是安全的地方，而且粮食也发生困难了。牧子所担心的只是这些日常的事，可是在琦玉一家公司里工作的她的丈夫瀨川泰二，却又說战争快到最后阶段，因此常常在考虑些什么，經常瞞着牧子到別的地方去，直到深夜才回家。牧子把这件事告訴了宏子，說：“要是又碰上了那样的事，那我們的生活才不知怎么办呢，一想起就……”

她那給太阳晒得現出雀斑的脸色，显得十分沉痛。

“瀨川自己也并不在乎，可是……”

瀨川夫妇有一个朋友叫作玉井志朗。他和瀨川在大学时是同班，在学校里搞运动时总是带头的出色的人，是一个事事出人头地的人，那次被捕了。奇怪的是，过去多少年他都从来没有被捕过。那次被捕了去关在拘留所里，連他自己都說至少五年七年是出不来的。可是突然間出来了。原来他的舅父以前作过法务大臣。玉井出来以后，跟着关进去的是玉井周围的朋友，一个一个全都受了害。在这以前，瀨川就曾受过一年半的徒刑，他刚从監獄里放出来，到工厂里去作工，才学会使用銼子，就又給抓进去了，而且在預防拘禁所里关了三年。关他的人一面抱歉的說他沒有了不起的罪，但一面还是把他关了三年。牧子就同

婆婆、瀨川的姐姐，還有和瀨川完全处在相反立場的妹夫、妹妹住在一起，在這些極其複雜的親屬中，拚命地精打細算，撫育着孩子，等待瀨川從獄里出來。前年冬天瀨川出來以後，就在琦玉工作。

那一天，宏子和牧子也象這樣并肩在廢墟的市街上走着，一面談着話。

“你的辛苦我是親眼看見的，所以我也不能隨便說什麼。——只是，牧子姐，你會覺得怎樣？要是那年紀輕輕、眼色善良的瀨川君說一聲：‘我今後決心只作一個養家活口的人了。’從此沒精打彩，逐漸變成一個萎萎縮縮的男子，你看見那樣子，能夠覺得高興嗎？”

“——這也對。”牧子從心坎里發出一聲長嘆。她是理解瀨川的生活方式的，也明白他的性格是怎樣的美，可是，生活上幾次三番地遭受到毫不放鬆的破壞，這幾乎使她沒法忍受了。

“到年底，我的肚子又要漸漸大起來，我們又要有好久不能見面了，所以想趁今天……”她很想對宏子表示一點真誠的賀意說：“把這個送給阿姨吧。”

她把插在口袋里的一束白色小菊花送給了宏子。

“好香——太好了，石田正起不了床。”

“他的病發了嗎？”

“是腳痛。痛得走不動啦。他就連隨便走動一下，都疲勞得不得了，可是偏又常常走錯路，到處亂跑。”

在兩人的前面，道路分成了兩條。一條路旁的草堤上豎有一塊畫着箭頭的路牌，上面清清楚楚地寫着“自立會”三個字。這時，一個穿西服的男子正在她們前面從容地走着，隔得很遠。從那人的背影上就可以看出他也是向着木牌走去的。難道他也到



自立会去嗎？宏子心里想。再一看，那人走到木牌前就把脚步放慢了。他把自立会三个字郑郑重重地看一遍，仿佛在确定果然是这几个字似的，然后又顺着他刚才走来的那一条路，笔直地走下杂树林那面去了。

粗大的車輪的迹印压在柔軟的土地上。草路就从这里弯弯曲曲地直通到自立会的入口。

房子旁边停着一輛大卡車，三四个头上包着手帕、身上穿着工装的年輕小伙子，正从車上往下卸着折凳。

折凳虽然做得粗糙，但却是嶄新的，每一张都发出木头的香气。这里，嶄新的还不只是这些折凳，就連这幢自立会的房屋也是嶄新的，新得与其說它是刚刚建好，到不如說只建好了一半。在那把房屋基地和广闊的农田隔开的粗竹篱里面，直到昨天为止，都还是遍地木片，到处发散着锯木屑的香味。

这幢房子是本願寺修建的，为的是讓服滿刑期出獄的思想犯們住在这里，对他們进行思想善导，預防他們再去活动，因此，就在离因分寺車站很僻远的地方，在农田与土樹之間划出这么一个与世隔絕的角落，建了这么一幢房子。十月十日出獄的同志們，馬上就从因取消治安維持法案而解散的預防拘留所里，把生活上必要的鋪盖、日用品、粮食以及家具等等，装在大卡車上搬到这里来了。

重吉从网走带回来的一个人造絲的旧包袱里面，装着太阳商标的肥皂盒，獅子牌牙粉袋，一张破旧的铁道地图，还有一束包扎得很当心的文件。这束文件里夹有一封电报，上面写着：“出后速归，已备房屋。”是由两个同志署的名。电报郑郑重重地拆送着，夹在用剩下的信封里面。宏子一看见这封电报，就联帶想到当初重吉在獄中接到这种电报时的情形。这封电报打到

跑走，也打到宮城。上面写的“房屋”，指的就是这个自立会。

这一幢墙壁刚干的小型公寓式的二层楼房，孤立在这辽阔的田野中，浴着秋天的阳光。大门和正门之间是个广场。一边堆着作脚手架用的木头和木板。有十五六个妇女聚集在一块，靠在这堆木头上。她们穿着不同的服装，每一个都提着一只大袋子，还有许多女人是带着孩子来的。孩子们就在离母亲不远的地方玩，还有几个穿西服的年轻的母亲们，背上背着婴儿，也聚在那里谈笑。广场上的这个光景：看去就好像一年级小学生的母亲姐姐们在那里等候着孩子们出去作远足旅行似的。

“来的人可不少呢。”牧子小声地说。她打算牵着男孩从宏子身旁离开。“我只是为了想会会你才来的，和她们不一样——我在外面等你吧。”

“这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聚会，不要紧，你来吧。”

宏子从重吉那里，知道今天这个集会是为了今后要去活动的人们大家见见面而召开的。

“——您是石田先生吗？”一个正和背婴儿的年轻女人谈话的人向宏子走来说：“您的眼睛完全好了吗？”

宏子因为害热瘧症，曾经一度眼睛看不见东西。因此人群中有些人就这样问她。相反地，有时又是宏子开口，向急急忙忙走过的年轻的人们说：“呀，你来了。”

聚集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就和她们各式各样的服装一样，生活也是各式各样的，都是各自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上过活，可是不知在什么地方却有一条牵住她们不放的绳子。今天，她们公开地彼此拉着这根绳子到这里来见面了。因此，有一种又是柔和又是激昂的空气飘浮在木堆周围的妇女中间。每个人的脸上都期待着有什么事要发生，却又不知道发生的是什么事。这和正

門的入口處以及階梯上全是嶄新腳印的自立會的全部嶄新的生活是完全調和的。

停在屋檐下躲避陽光的宏子，看着這群聚集在一塊兒的婦女，覺得真是美麗極了。這裡面有各種模樣的小孩。這些母親們每張臉上的表情，刻劃出各自的生活經歷，但此刻却在一個共同的信念里融成一片，在秋日的陽光下聚在一起了。這是一個眼睛看不見的大節日。時間在前進着，她想着在這廣場上面平穩無事地流過的時光，那深刻的意義使她十分感動。

“怎麼一回事呀……快到兩點鐘了。”一個人看了看手表輕輕地說。集會原來預定在一點鐘開的。

“我去問問看好嗎？”那個人走進房子里面去了，隨即和一個有胡子的小個子男人走出來，有胡子的人把一隻手放在腰上，說：“德田先生現在正和各地方來的人開會，會完了馬上就開始，對不起，請稍等一等。”他又重復一遍：“會完了馬上就開始。”

這人說話的聲音很響亮，眼睛和額上的皮膚都很清爽，可是不知為了什麼緣故，個子小小的他却留了一把大黃胡子。他那不知有多大年紀的很神氣的樣子，看去頗有一股幽默意味。在拘留所里，就連想留下象一般人那樣的頭髮，都是需要寫申請書的。這位同志為了留這麼一把大胡子，真不知得要寫上怎樣的文件，拼命地堅持着人們對自己的胡子或剃或留都有自由的權利才達到目的的。宏子看着這部可以說是主張人權的第一個戰利品的胡子，忍不住微笑起來。

這位胡子同志大約是今天的主席。不久之後，就聽見階梯下面在喊：“請大家集合。”

又是那響亮的聲音。站在宏子旁邊的牧子和小孩，不知道應該怎麼辦才好，正在躊躇的時候，給胡子同志看見了。

“您也請上去，用不着客气的。”

大家走进二楼上的一个房间里，挤在三面坐下。这是在二楼尽头处的一间六铺席的屋子，两面开着大窗，屋内正面还有一个壁龕<sup>①</sup>，有两三个男人就坐在这壁龕的边緣上，只有入口处三尺宽的置鞋处还留下一点空隙。

“好，这件事随后再办……”

多少带一点鼻音說出这个“好”字的德田球一走进房间里来了。他向坐着的群众打了招呼，就在靠窗摆着的小桌前坐下来。

“今天耽擱各位的时间，很对不起。”

妇女們一齐恭恭敬敬行了礼，又一齐抬起头来沉默地、全神贯注地望着那穿着象是国防服的草綠色衣服、头秃到頂的神采奕奕的风貌。

“我不是給送到国外去，就是給关进监牢里，我的結婚生活仅只过了七个来月，因此关于妇女們的生活，也許不能說是知道得很多。可是据我看来，日本妇女的生活，实在是太辛苦了；我觉得日本妇女已經到了疲劳不堪的地步了。这话不知对不对？”

在座的人，有的把背上的嬰兒移来放在膝上，还有几个和牧子一样，旁边坐一个，肚子里又怀一个，都用德田所說的那样疲劳过度的脸色来回答这句话。

“我認为日本男人應該更从心坎上去爱他們的妇女，我們應該用很大的努力来改善妇女的生活，使它更为合理，不要操劳过度。”

接着，他向大家說明在日本社会的历史中妇女所受的待遇，又解释了民主主义的三个阶段，以及妇女在每一阶段中的立場。

① 原文作“床之間”，类似壁龕，日本室中有一較鋪席略高的木台，上面专置花瓶等物，正面壁上悬挂字画。

在挤满了妇女的狭窄的房间里，从两扇敞开的大窗中带进了明朗的光线，和新鲜的空气，满屋里都融化着秋天午后的那种清新的暖意。从窗子里望出去，可以看见远处连绵的丛树、丘陵和上面的天空。这些风物构成了一个体格魁伟的人物的肖象的背景。他那秃到顶上的坚定的前额。每当说话越来越热烈、越来越起劲的时候，右手和食指挥动着，有一种独特的表情，仿佛要把自己的意见插进听者的心胸里去似的。那毫不含糊的坚定的声音，南方型的长眼角，以及说话时转动着的白眼。他的脸上的每一根线条都是坚硬、紧张的。他说话时旁征博引，随意讽刺，雄辩滔滔；有时非常天真地破颜一笑，阔大的嘴角就往上一卷，鼻梁隆起象个弓形。宏子心里想，如果自己是个美术家，应该用什么样的一种手法来表现这个独特的、精神充沛、活力横溢的人物呢？她想，最适当的表现法，就只有把他比成长年累月地漆了又漆的干漆。他的整个脸是微带红光的褐色，眼角黑黑的，眼白清彻，鼻梁高大。不论下怎样的大雨，都会一粒一粒地从他的鼻尖、下巴、额头上滚落下来，一点也不会弄湿，一点也不会腐朽，有如同漆一样的坚硬，同时具有把外来的各种各样的意志一一反弹回去的弹性。这和那臃肿的、经常带着暧昧表情的日本名士的脸，刚好成了尖锐的对照。

这位领导者引人注意的地方是：他讲话的淋漓尽致，有时也夹杂着谩骂，但却自然地照顾到妇女特有的温文尔雅，他说话的方式是粗厉的，然而又极其坦率。他的谩骂就和刚从火里取出来的熨斗一样，红热的，烫在东西上嗡嗡地响，使人的皮肉受伤，但同时又有消毒的力量。这和那雨落在上面就会滚下来、一点也不会打湿的干漆风貌，是完全一致的。

围着这个人物坐着的妇女们，已经融成为一个整体，她们各

自的身体和个性都柔化在妇女的共通性中，变得模模糊糊地看不清了。虽是如此，每一张脸仍然代表着一种生活，每一张脸都代表了妇女们各种各样的要求、希望和痛苦的活生生的风貌。

“宝宝，乖乖的，不要鬧，靜靜听講話呀。”

孩子們一動，母親就这么說，一只手放在他們的小肩膀上，全神貫注地听着。她們願意用自己的力量解決自己的問題。人們可以感到她們這種橫溢的熱情。

宏子剛才在廣場上等待時受到的感動，現在又在全座中間同樣感到了。婦女們象這樣公開地聚在一塊談論她們的將來，而且是伴隨着建設新社會的將來，是一次也不曾有過的。

德田講完話之後，主席就請到會的婦女們講話。能夠到這里來听講的女人，都是十分習慣開會的，從她們從容容坐在那里的態度上就可以看得出來。可是沒有一個人自動起來發言。從這一點也可以反映出，所有的婦女都是辛辛苦苦，各自分散地過了十几年的歲月。一個從中國地方<sup>①</sup>來的婦女報告了本地婦女情況。接着，宏子被指名講話了。她扼要地報告了一九三二年以後婦女們的生活和文化的狀況。她開頭說，這些情形，在座的婦女們比她知道得更詳細。但是在監獄里待了十八年的人，雖然知道這些事，可是對於具體的詳細情形也許就不很明白。然後，她簡單地講了一番話。

空氣漸漸松緩了，有幾個人開始隨意談起話來。這次，擔任臨時記錄的是一個約莫二十出頭、胖胖的可愛的姑娘，和一個已經在這里幫忙工作的二十四五歲的女速記員。另外有幾個人決定下次開會的日期，因為她們要起草有關婦女問題的提綱。

---

① 指日本的中國島，系京都、山口、岡山、廣島等八縣的總稱。

“长井先生，你不要躲着呀，請出来！”

“好——我也这样想，可是……”

那些聚攏在一块、一面談着、一面走下楼梯的妇女，大部分是和十月十日出獄的丈夫一块兒住在这里的人。

会开完以后，这些人們立刻就在下面大厨房里，开始了各人分担的工作，大厨房的台子底下及其他各处的洋灰地仍是嶄新的，只有大家往来最多的地方才有一些泥痕。一会儿传出了唧筒泔水的声音和砍劈柴的声音。

外面，夜色已經浓了。正門的传达处的电灯已經亮了。从一群拥挤着的青年里有一人离开大家走过来，走到宏子的面前站住了脚。他的脸上带着笑容，一瞬間，惶惑的宏子定睛向他望着。

“哎呀，是你！”她不知不觉伸出一只手去。

在太平洋战争还没开始以前，新交响乐团的定期演奏会經常把預售的入場券分給会员們。那时，宏子常常去听音乐，这个叫山沼的青年也常去听。听完音乐，就一道去喝茶。山沼說話的方式也和某一些年轻人不同，他总带着一个沉着的科学家的丰度。宏子認識他已經很久，她有一个朋友的兒子和她同班，他們就是这样認識的。这个青年現在也到这里来了，而且从他挤在传达室里的一群青年群众中的样子看来，山沼一定已經开始过着比宏子們更接近这里的生活了。

“好多年沒見了——你身体很好，好极了。”

“石田先生的身体怎么样了？”山沼仍然和以前一样的温和，除了必要的話而外，从不多說一句。

“那么，再会吧。”

“祝你健康，再会了。”

宏子走过去和等在門口的牧子会在一起。純吉因为天黑，又想睡覺，走不动路，牧子就背起他来。

两人在开始散发出湿草香味的路上走着，牧子問宏子：“对不起，你和那位先生很熟嗎？”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說很熟——为什么？”

“我想他确实是瀨川的朋友，可是——我不認識他。”

宏子心里想，今天好象是一个眼看不見的妇女和孩子們的大节日，同样，也象有一个誰也看不見的四組舞的圈子。人們伴着老式四組舞的音乐，从一个人的手換到另一个人的手，把剛才拉着的手送过去了，又換上新的手，大家走着圓圈。她確是很快活地感觉到真有这么一个眼看不見的同伴們的四組舞。

“这里簡直是諾亚的方舟<sup>①</sup>呢！”宏子笑着說。“什么东西都应有尽有，連那么大的鬍子都不缺呢。你注意到了吧。”

“真是！”牧子把睡得軟綿綿的、圓胖的純吉在背上顛了一顛，也笑起来了。两人順着白天走过的那条尘土深厚的石块路向車站走去。前面走的一群人中有拿着手电筒的。蒼白的灯光时时閃亮地照見了前面树木的树干和草堤的一部分。

## 六

重吉左脚脚筋炎，过了一个星期的光景，渐渐好起来了。他躺在一間滿室阳光的八鋪席的屋子里，宏子一面替他換脚上的湿布，一面說：“你这回脚痛，虽說够可怜了，但也并不是沒有

① 見《旧約全書》《創世記》，上帝命諾亚以松木为方舟，以避洪水，方舟上載諾亚一家子及各种动物。



好处的……象这样子白天静静地在家里躺着，才真能够好好地休息呢。”

“确是这样。”

“身边有人照料，有点兒不舒服就睡起来，这样的日子你恐怕还是头一次吧？”

此外，重吉一连几天待在家里没有出门，对宏子来说还有种种的意义。

在宏子到自立会去后的第三天，当她正在换摆在桌上的插着牧子送的白色小菊花的瓶里的水的时候，睡在铺上的重吉叫她把关于他的公审的旧文件拿出来。

“这文件还在吧？”

“留着呢。”

可是因为藏得太仔细了，文件夹怎么找也没有找到。宏子到后面存放单人小床的小屋子里，解开了好几个纸包。还没有找到想要的那个文件，倒先找出一个大型的牛皮纸封袋来。封袋后面打的是“文学报国会”的紫色橡皮章。里面装着宏子的一篇小说稿子，是重新抄写过的。

文件也找到了，宏子连这个封袋一起拿出来，等到重吉把文件看了一段落之后，她把封袋给他看。

“找到了这样一件东西。”

重吉翻转后面一看，说：“这不是写着‘文学报国会’吗，这是怎么回事？”

“你瞧瞧里面。”

里面装的是一篇长约三十张稿纸的小说，题目叫作《那一天的雪》。只有标题是宏子的亲笔。重吉诧异地随手翻看了几个地方。

“你找誰抄的吧？”

“在戰爭時期，‘文學報國會’計劃出一個作品集。當時因為我也是會員，他們就叫我自己選一篇作品送去，我就把這一篇交出去了。隨後，報國會說因故不登，又退回來了。”

“是你自己送去的嗎？”

“是呀。”

“特為詩人抄寫出來的？”

“是的。”

重吉嘴角邊浮起了一種表情，又稍為仔細地再把原稿看了一遍。

“你以前在婦人雜誌上寫過幾篇半生不熟的小說，這是其中的一篇吧？”

“是的。”

他把原稿隨便一扔，放在鋪席上。

“其他的人全都把稿子送去了嗎？”

“我想大概都送去了。”

“那麼，那本作品集後來出版了嗎？”

“這可不清楚了——我沒有看到……”

重吉暫時不說話，只是目不轉睛地盯著宏子的臉。宏子也向他望着。她覺得重吉的兩眼和平常不同，變成了四方形，外面還加上了濃密睫毛做成的黑框子，直看着自己。

“宏子，你還記得嗎？我曾經一再告訴你，叫你脫離‘文學報國會’那類團體，你是多麼固執地不肯脫離，——還說：‘你不了解外面的情況，’因此，你一直固執着。”重吉仿佛不能忘掉當時那種不愉快的感覺，學着宏子的口氣說。

“是呀，所以我才想把這個封袋拿給你看的。”

“我哪里不了解——了解得很清楚呢——你没有继续交会费吧？”

“没有。大多数的人也都沒有交。”

这个会原来組織的时候是“文艺家协会”，以后整个团体都变成了“文学报国会”了，原来是协会会员的宏子自然也就成了报国会的会员。

重吉又沉默了一阵，带着觉得可笑透頂的脸色說：“这篇小說要是人家不退回来，你是不是認為可以登出去呢？”

“我并不是想登出去，只是觉得登出去好些。在那个时候……”

原来宏子就是想把这个話向重吉說明，才把这封袋拿給他看的。当时，随着战争的进展，情报局实行全面文化統制的政策。当他們开始把所有的文学家和他们们的作品都統一起来为軍事服务的时候，宏子这一群作家都陷入了不安的状态。从一九四一年一月起，宏子的作品明确地被禁止发表以后，她的处境和心情倒反而安定下来了。那时，她的生活以及其他种种虽是极端困苦，但是自己总算有一个着落，可以保持自己的本色。在这以前的那一年間，一切都是不安定的，宏子深怕自己一个人单独脱离“文学报国会”，因此更会引人注目，陷入了孤立。她的心情，就好象进防空洞的人一样，与其一个人进去，宁願进去的人多些。在文学界方面，当时軍部由情报局出面的那种凶殘的袭击，宏子是沒有勇气挺身而出，独个兒去承受的。她总想自己也尽量地靠近大伙兒在的地方，她就是有这么一种喜欢人多的心理。可是，正如重吉觉得她这种做法十分可笑一样，“文学报国会”的职员們，对宏子这样的心情大概也是觉得非常可笑，因为她送去的作品已經不能供他們利用了。那时候“文学报国会”的

職員們，已經不是文人，他們不只是官僚，簡直就是情報局的軍人。

“那時候，你老是絮絮叨叨地解釋，我覺得真是奇怪極了。本來呢，事情非常明顯。我那時候想別人正在把繩子往你丈夫脖子上套，你怎么還要和他們一伙兒拉呢？”

“我也是這樣想呀。因此，那時候你那樣平心靜氣地勸我，真叫我吓了一跳。”

當時，兩個人見面，一提到脫離不脫離“文學報國會”的問題，重吉總是平平靜靜地講，他以驚人的耐心，反復地說了又說，今天這樣說，明天也是這樣說，再下次會面還是這樣說。一直翻來復去，說得宏子再也找不到絲毫反駁的借口。

“我真正感到心安理得的時候，是每次跟着去听你的公審，一直到最後判決的那一天。——這我信上也告訴你了。”

“嗯。”

“以前，你不是經常在說嗎？把自己當一只船，要是能夠確實掌握着它的航線，該是多麼地愉快呀。這只船不在岸邊受燈光的引誘，也不給波浪一推就擡頭，應該在汪洋大海里浩浩蕩蕩地照着自己的航線前進，你不是經常這樣說嗎？你知道，在你判決以後，我曾經到江波土去過。那時候，我才清清楚楚地明白了，不知道在什麼時候我已經到了大海當中，已經在走着我自己的航線了。……所以，你了解了嗎？我該怎樣感謝你替我用力的划的船喲！”

宏子的妹妹疏散到夷隅川旁，在一小間沒有紙門也沒有席子的小屋里，过着寒窰小姐似的生活。宏子也在那里住过几天。聞着海潮的氣味，在點着鯨油燈的夜里听着濤聲，看着豆花和松樹嫩芽的抽長，一邊在井旁洗着脏碟子。就在這幾天之間，宏子

过去数年来生活的精髓都凝結成了带有嫩松香味的露珠，一滴一滴地每天滴进她的心坎里。

“——你讀过契訶夫写給他夫人克尼碧尔的信嗎？”宏子把原稿裝在封袋里，問重吉。

“現在記不起了。”

“契訶夫是个很坚定的人，他三番四复地告訴克尼碧尔說，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你應該显出自己的綫条，发现自己的路綫。——可是，我越来越有这样的感觉，这个字在克尼碧尔讀去，大概只能了解为特色啦，个性啦这一类的东西吧。——一个艺术家的路綫，那完全是历史的产物，对吧。組成路綫的要素实在是很复杂的。但是为了把它組成路綫，还得需要一个极其微妙的媒介体。这不是理論，不是一般的理論，实在是作为一个人应有的情和理合而为一的东西——是吧？”

宏子在重吉的鋪边一面縫着綻了綫的外褂，一面热心地这么說着。現在，重吉也不再說“我来补吧”这类話了，他把剛讀上的書本复在枕边，仰面躺在鋪上。

## 七

重吉在家休息的十来天中，从四面八方向土崗子間的自立会流来的力量汇成了漩渦，工作的中心就逐漸轉到市內来。

一天早上，重吉出門时把一张条子交給宏子。

“办事处已經搬到这里来了。今天中午，請你替我带飯盒来，好嗎？”

“带到那新地方去？”

“嗯。”

“好的。”

条子上用铅笔画了一个简单的地图。原来是电力焊接学校的地方，现在是《赤旗》报编辑部。

“这张地图可以给我吗？你找得着路吗？”

“没问题，从代代木车站一下车就是的。在第二条路的左边。”

宏子按着时间，带着饭盒在代代木站下了车。以前，她只有很少的几次在这里换过车，而且据她所记得的，还是把车坐错了，糊里糊涂地在这里换过两三次上行和下行的车子。她来到车站前，按照地图找那第二条路，可是却弄不清楚究竟是哪一条。于是，她在那里稍为停了一下，就朝她认为是第二条路的宽阔柏油马路左边走去。说是就在附近，可是路的左侧并没有这样的房子，越走人家越少，已经走到可以看见铁桥和神宫外苑的地方来了。宏子有些不安起来。刚好那里站着一个人穿围裙的女人在和推送货车的男人谈话，她就向那女人打听电力焊接学校在哪里，女人告诉她，从那铁桥下面穿过去向左边走，就是交通指挥站和警岗，再从那里往左走就是。宏子照着那个方向走去，一看，那一带地方都已完全烧光，只有左手还留有一部分烧剩下的街道。她向着那边走去，才看见右边有一幢小小的钢筋水泥的二层楼房。重吉说是在左边，可是大概就是右边的这幢房子了。她半信半疑地走上前去看时，那里果然贴着长方形的纸，上面写着“《赤旗》报编辑部”几个字。两扇玻璃门紧紧地关着。

《赤旗》报编辑部。——宏子从刚能望得见这些字的地方，一直到打开那入口的玻璃门为止，把这六个字反来复去地在心里念着，这张纸上写的机关名称，是在日本从来没有公开地贴出

来过的。就连知道《赤旗》报的人们，也从来不懂得它的编辑部和印刷所在什么地方。十几年前，人们知道《赤旗》报的印刷所在市内某处一个土窖的地下室里，是在这个地方被特务发现的时候。当时，从事活动的重吉他们全受到歪曲的诽谤性的告发。宏子的一个文学上的朋友，是个诗人，那时在做印刷所方面的工作。这个人在十一年后的十月十日才被放出来了。宏子不胜同情地心里想，重吉他们固不消说，特别是那个朋友，当他看见这张堂堂皇皇地贴出来的机关名称时，在那随意的微笑里一定会闪着泪花的。当时，女人们只要因为带着一张《赤旗》报而被捉去，就受到烧阴毛一类的酷刑。她们明明知道，但仍然带着《赤旗》报在街上走。

宏子象打开一只从来没有打开过的大箱子一样，郑重地推开了入口处的玻璃门。一进门，右边是传达室，尽头处是空空洞洞的、光线很暗的宽敞泥地。那里竖立着几根粗柱子。

宏子看见左边一个人也没有，就吧嗒吧嗒地响着木屐，从左边的楼梯走上了二楼。这地方原来是个电影馆，后来改建成学校，房子内部是一片荒废的样子，楼上墙壁的油漆已经脱落，到处都是裂痕，十分肮脏。建筑的式样也很奇怪，窗子很少，窗下是狭窄的走廊，中间一座大厅。楼梯口的右侧有一间小屋子。

宏子停在荒凉肮脏的走廊上，心里想着：重吉在哪里呢？看样子，来这里的人还是非常少的。只是在那很久没人住过、满屋灰尘的潮湿的大厅角落里，有四五个人在工作着，他们正在写贴在讲坛下面的标语，这是为了今天午后开解放运动牺牲者的追悼会用的。这里面并没有重吉。这时，有两个青年从下面连着脚步声走上楼来，向宏子看了一眼，就从旁边走过，走进右手尽头处的门里去了。里面似乎有人。但是宏子怎样也没有勇气径

自走去打开那扇不知道内部情形的門。

宏子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她的当建筑师的父亲，曾在八重洲街一幢砖造的古老大厦里租了间办公室。宏子对那地方十分尊敬，十分景仰，也十分好奇。她每次去时，先在門口把門鈴当当地一拉，一个老听差就走出来，把她引到父亲的桌子边去。办公室里，到处发出橡胶糊的味道。当时的宏子，连要到半地下室里去看看蓝图胶片浮在水槽里的奇怪光景都不能随便前去，非先得到她父亲的許可不成。

现在，在日本这个第一次公开设立的《赤旗》报编辑部里，就连那肮脏的墙壁，那乱七八糟的破旧房間，那灰尘的臭气，在宏子的心里跟以前她对父亲的办公室的感觉是一样的，她感动万分，脸上露出孩子般的表情站在走廊里。

走廊的尽头处好象还弯进到什么地方去。突然間，重吉从那里出现了。宏子不自觉地向他走去。

“虽然脏——倒很好。”她說。

重吉笑着說：“到这里来吧。”

尽头处的門里面，也和整幢房子一样，显得空洞。光秃的地板上放着两排粗木板桌和折凳。一个脖子瘦細、穿着黑外套的陌生人坐在一边的折凳上，脸朝着那一面。尽头处的木板桌边坐着一个人，他比重吉出来較晚，是从宮城的監獄来的。宏子曾在审判庭上看见过他，现在他的脸看去更瘦、更象一个正八角形了。宏子和他握过手，問了好。刚才从楼下上来的两个青年正从屋里走出去，重吉問她：“飯带来了嗎？”又向那人說：“一块兒吃吧？”

“我自己帶得有。”那人說着拿出了飯糰。重吉和宏子打开飯盒，把燒沙丁魚分成三份，就在木板桌上吃起来。这里連燒开水



的设备都还没有。

他们正在吃的时候，进来了一个新闻记者。他和重吉把预先约好要谈的公事谈了一阵，然后点了烟卷，聊起天来。

“前些时候，我也和德田先生见过面，也见过志贺先生。还有一位叫袴田里见先生的，不知是怎样一个人，可惜还没有见过。”

宏子很有趣地望着重吉。重吉也觉得很有趣似地笑了，向自己旁边的人看了一眼。

“就在近边呢。”

“呃？那么今天可以会见啦。”

“这位就是袴田同志。”

在记者正对面吃着沙丁鱼的人笑着说：“噢，你好。”

“哎呀——这个……”

记者不知怎样才好，觉得现在再从折凳上站起来打招呼也太不自然了，就偷偷地把一只脚藏到折凳底下。

“要是别的政党，那些首要的干部们是与众不同的，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走进去一看，一眼就看出来。可是共产党人不同……失礼了。”他把名片递过去，鞠了一躬。

记者因为没有别的事情，坐了一下就走了。不久，穿黑外套的陌生人也走了。屋里只剩他们两个的时候，重吉一面把拿出来记事本放进文件包裹，一面说：

“宏子，你既然来了，顺便就把自传交了吧？”

“自传……”宏子感到突然，有些躊躇起来。交自传，那就是意味着申请入党吧。“这个对我来说是极其当然的，可是……”

宏子没有准备，她没有想到现在在这里马上就要办申请入党的手续。她感到有两个工作同时向她逼来：一件是她的文学上的工作；另一件因为她是妇女，自然要做一些有关妇女的工作。

在这些日子里，宏子所做的还是偏于有关妇女的事。因此，她的写作也只是些启蒙性的东西。

重吉带几分催促的意味对她說：“——现在正在搜集大家的自传呢。”

“——那么工作的情形会怎样呢，这一点我还没有搞清楚。”

每次宏子写启蒙性質的短文时，重吉都告訴她要她整頓自己的工作，又說，老是这样，几时才能够写小說呀。重吉深深感到在文化的各方面，都非得有它的真正的专家不可。如果看到以前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和从事这一运动的人們的工作情形，任何人都能理解这是必要的。那么，一方面有时候甚至于象責备似地对她說“几时才写小說呀”的重吉，一方面又要她交自传，他究竟是怎样把这两者連結起来的呢？这件事，宏子完全没有拒絕的理由，对于她，正如她是石田的妻子那样，是理所当然的。可是……

“要是馬上不送去，以后也成的。”

那个穿黑外套的陌生人又回来了。宏子只好把話停住。她心里因为没有尽情地把自己要說的話說出来，感到有些歉然，也有些不痛快。

八点多鐘吃完晚飯以后，宏子又把这件事提了出来。

“說不定你今天叫我到那里去，就是为了写那东西的吧？”

“也不全是那样——只是想到你既然来了，就写出来吧。”

宏子暂时搁下要洗的碗碟，把白天自己躊躇的理由对重吉說明了。

“只要把工作的事搞清楚了，我当然不会說不願意的。”

“这个就看你工作的成績，你用客觀的事实来証明你最适合于哪种工作就成啦。”

“果然是这样的话，我才真是高兴呢。”

“难道这不是当然的吗？”

“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听见你们也认为这是当然的时候，真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感到快乐——我想有许多人在这方面是有些担心的。深怕去作别的工作而忘记了自己的专业的人恐怕不在少数。……”

重吉沉思着。他仿佛在追想以前自己从文学工作转到政治方面的那些备受压迫的艰苦日子。

“这些人以前受的压迫和辛苦实在太厉害了，所以直到现在也许还有些害怕呢。”

“也有那样一批奇怪的家伙，片面地夸张这一点，假充博学地自以为有见识……也另有一些人，听他们说来，好象治安维持法根本就不存在。又还有一批人，简直就认为没有必要去考虑是什么原因引起这样的结果。”

重吉沉默了一会，说：“可是，刚才我说做你最适合的工作就成，那一句并不是说做一个作家就可以不去争取作家在日常生活上应负的历史的责任。”

他把宏子所理解的作了进一步的补充。

“这我懂得。不是它来争取我，是我去争取它——站稳了立场，然后才能走进门去。”

“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大概都是很固执的。”重吉说。他把宏子的事和其他几个宏子所不知道的例子在心里想了一遍。

“——说来，每个人的生活和工作作风到底还是个人的东西。……即使是夫妇，也不能没有距离。”

最后这一句话，使得宏子吃了一惊。这并不是因为重吉说了这句话，而是因为这句话是在宏子最后自觉地作了决定以后重

吉才說出來的。這一點，深深地刻在宏子的心坎里。

十二月初，重新建黨后的第一次大會開幕了。和《赤旗》報編輯部那塊機關牌子一樣，這個在公眾面前公開的大會，還是第一次，但從歷史上說，它是第四次大會了。

各種各樣的群眾集會都在生氣勃勃地舉行着。一九四五年冬季，日本民主進開了它的第一步。

在一個寒風吹着枯樹的下午，時間已經很晚，宏子和前後左右擠得滿滿的青年女工們一起在講堂里看新聞記錄影片。片子的名字叫作《你們能夠說話了》。內容以十月十日同志們被釋放出獄前后的事情為中心，描寫治安維持法和實施這個法案殘酷的情況，以及取消治安維持法的經過。這個法案殺死了山本宣治<sup>①</sup>，殘殺了小林多喜二，又犧牲了渡邊政之輔<sup>②</sup>和其他許許多多同志。宏子看到小林多喜二死時放大鏡頭的臉，不由得毛骨悚然，兩眼充滿了眼淚。她是親眼看見過這個臉的。小林的媽媽伏在兒子臉上，是怎樣溫柔慈愛地撫摸着他的太陽穴的傷痕，是怎樣地哭個不停。“兒呀，你受了多大的罪啊，”她說了又摸，摸着又哭了起來。

由於治安維持法而被關在監獄里的人們的生活情形，通過黑暗的獄門小洞放映出來。不一會兒，映到了取消這個萬惡法案的情景了。這時，銀幕上現出了一隻強大有力的手，把一塊寫着“特別高等科”的牌子扯了下來，還有檢察廳思想部的牌子也給

---

① 山本宣治(1889—1929)是日本革命家，1929年被日本反動統治者所暗殺；死后被追認為日本共產黨員。

② 渡邊政之輔(1899—1928)是日本共產黨優秀的領袖之一，1928年於台灣被日本官憲暗殺。

扯了下来，丢在地板上。接着，銀幕上又映出东京監獄的阴森的大門，現出“开这扇大門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几个字，跟着監獄的大門靜靜地、大大地敞开了。突然間，镜头的角度一变，就看見一群一群的人組成行列，拿着旗子，被释放的同志們排在前面，从大門里走了出来。这一个大队伍仿佛是直向宏子們这个方向走来似地行进着。行列的正中間有德田，和他并肩站着的是志賀，还有許多宏子認不清楚的人，脸上都带着笑容，高举着双手向迎接的人招呼着，直从对面走过来。队伍的步伐越来越起劲，在另外一边，还可以看見有些同志被人高高扛在肩上。在又一个地方，人們挺起身子，跑步向前，几面旗帜在队伍上面翻飞着。队伍里发出“嗨呀”，“嗨呀，”的地动山搖的声音，和那“嚓”，“嚓”的步伐整齐的皮鞋声响一起，犹如波涛一般冲向前来。逐渐地，这个蜿蜒的队伍向历史的前景远远地走去了。配合几千顆心房的鼓动而发出来的“嗨呀”、“嗨呀”的有力的声音，和那“嚓”、“嚓”地响着把地面震动起来的声响，使宏子感动得哭了，眼泪忍不住直往下流。这时候她的周圍有很多人都在哭。宏子一面擦去脸上的眼泪，一面仍在凝視着銀幕，追求那使她血液沸騰的声音。这时，在她的心眼里，仿佛看見了一个身穿和服、脚穿草鞋、提着包袱的男人，正从銀幕上的队伍消失的那一面向她們这个方向走来。走来的这个男子只是单独的一个人。但是通过他那透明的身体，还听得見“嗨呀”，“嗨呀”的喊声，和“嚓”、“嚓”的震动地面的声响。他象透明的影子一样，从銀幕上走了出来。这个連蓝地碎白点花紋的衣服都看得清楚的男子，是个刚出監獄的人，平头，脸上带着笑容，这人正是重吉。重吉独自一个人走着。他說着“你們能够說話了”，从聚在工場大院子里說着話的人們当中穿过来。他說着“你們能够說話了”，从团团聚在一块談話的女

人旁边走过。宏子看见银幕上渐渐出现了许多画面。她看见了昨天去过的代代木办事处门口上挂着的横牌子。牌子上面的字她觉得好象都在银幕上浮现了出来。那是五个稍带行书体的粗笔大字：“日本共产党”，一看就知道是惯于做大牌子的土木工人写的。写的人浑身用劲，一挥而就，写得又粗又大，一点也不好看。可是挂在正门檐下，全部沉浸在晴和的冬日里，就象一个粗野而真情的鬍子大汉在快活地发笑一样，宏子昨天在街上看见它的时候，不禁在嘴角上泛起微笑来，她象从前的女人掩袖而笑一样，把圆角小袖遮住了自己的嘴。昨天，在那个大门里面，已经有很多人在工作了。其中有不少的人，都是和重吉一样，头发刚刚长起来，看去怪有趣的。重吉那个头发极短的平头，当宏子伸手去抚摸的时候，就和极幼小的毛栗一样柔软而有弹力地触到了她的手心。这些平头的人们匆匆忙忙地在那幢房子里出出进进，他们正在筹备第四次大会。